

[美] 彼得·巴菲特◎著  
赵亚男◎译

你的人生由你打造！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做什么，也没有人有权力告诉你应该怎样去做。



股神巴菲特  
送给儿子的人生礼物！  
*Life is what you make 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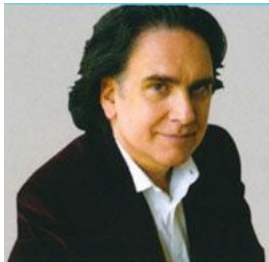
# 做你自己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本书，给所有历经艰难依然不放弃梦想的人！

*Life is what you make 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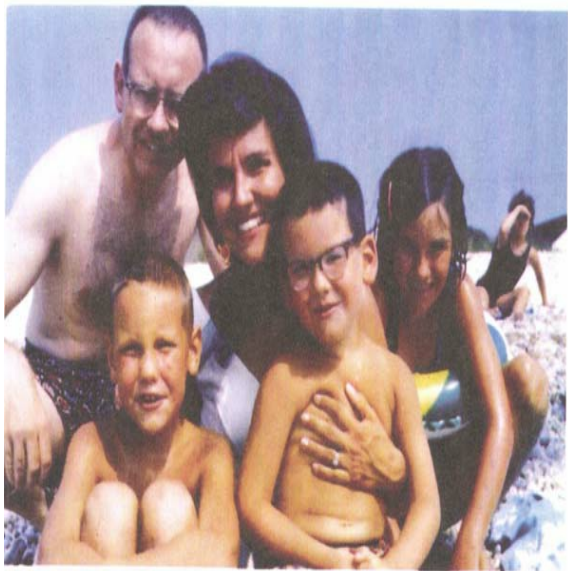
# 【美】彼得·巴菲特

## (Peter Buffet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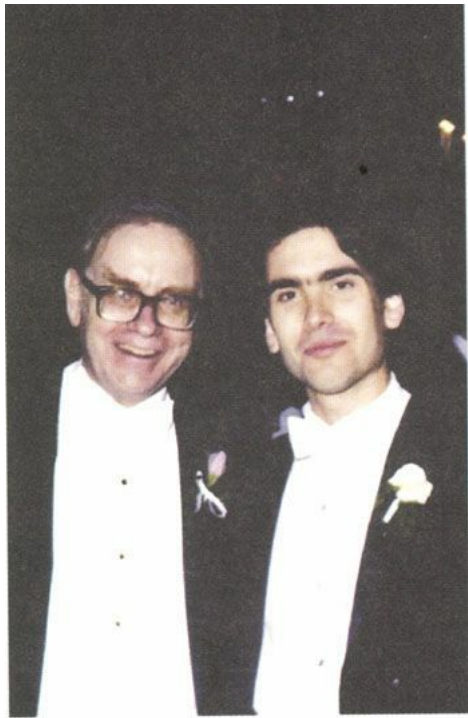
你或许没听说过彼得·巴菲特，但一定听说过彼得的父亲——沃伦·巴菲特，他是名列《时代》杂志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富可敌国的“股神”。然而，身为股神之子，彼得·巴菲特却没有继承衣钵成为华尔街金童，而是选择用音乐谱出人生最美妙的乐章。彼得从父亲那里获益最大的是一套人生哲学：人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能做自己！他在名校斯坦福大学只念了三个学期便决定休学，从零开始打造音乐梦。尽管历经波折，但他终于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大道！他曾赢得美国电视界最高荣誉“艾美奖”，MTV频道刚开播时令人惊艳的片头配乐出自他的编曲，奥斯卡最佳影片《与狼共舞》精华的一幕“火舞”配乐也出自他的手笔。

他曾为美国印第安原住民纪录片影集《500落》配乐，策划、编写、制作美国音乐剧《魂》，并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盛大演出。他与曾获“格莱美奖”提名的歌手阿肯以人权为主题合作歌曲，并成为联合国大会的特殊表演节目。此

外，他还推出了多张音乐专辑。他既是全美知名的音乐人，同时也担任NoVo基金会的会长，投身公益，回馈世界。彼得·巴菲特在本书中以自己的人生体验与读者分享，唯有“做你自己”才能永远怀抱热情，拥有迈向成功所需要的一切意志、胆识和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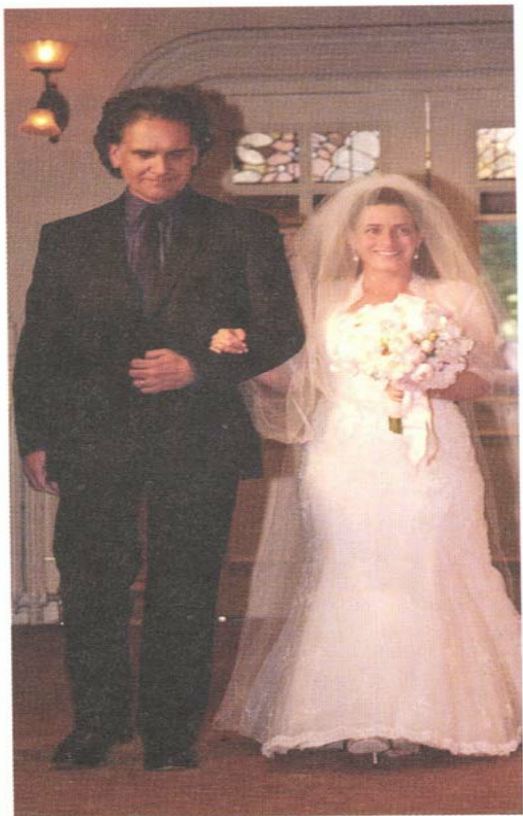
少年彼得与家人在海边度假



1. 彼得与父亲



2. 彼得与母亲在太阳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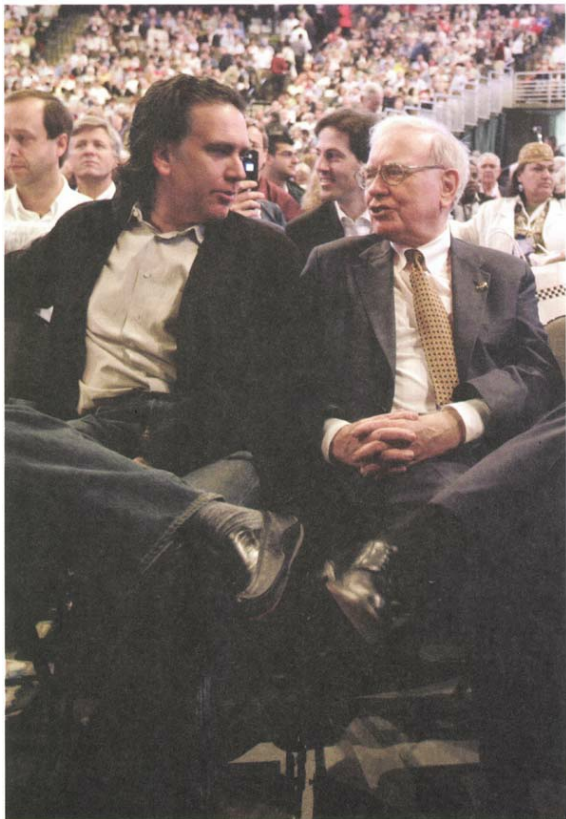




### 3. 女儿出嫁了



彼得与妻子詹妮弗在纽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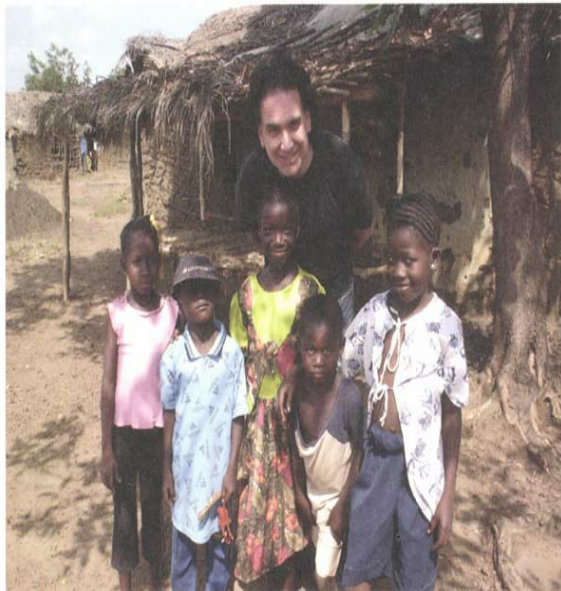




1. 2006年6月26日，沃伦·巴菲特宣布向慈善机构捐款



2. 彼得参加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



1. 彼得在塞拉利昂参加国际救援委员会组织的非洲和利比亚救援行动



2. 彼得和妻子在印度与贫困儿童在一起



1. 彼得陶醉在音乐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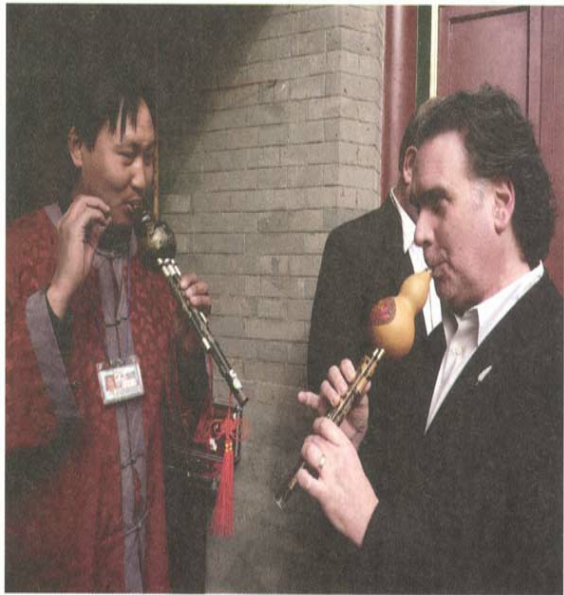




2. 在工作室创作新曲



1. 彼得与他的乐队大提琴手迈克尔·考特在哥伦比亚演出



2. 彼得访问中国时，在北京故宫学吹葫芦丝



[美] 彼得·巴菲特◎著

赵亚男◎译



# 做你自己

*Life is what you make it*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

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 QQ群：550338315

# 人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能做自己！

## 全球顶级名人推荐

◆彼得·巴菲特为我们带来了这本睿智又引人深思的好书。对于每一个正在世界中寻找自己定位的年轻人和每一个希望给予子女最好人生开端的家庭，这本书都应是必读之物。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正如我们对彼得的了解和欣赏，《做你自己》出色地传达了他的精神、理想和价值观。站在为人父母的角度，这本书好像是我们与孩子之间正在展开的一场有关人生意义和机遇的对话。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会阅读并探讨这本书。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及夫人

◆它给我最珍贵的启示在于：你需要设定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以别人的目标为目标；你需要自己定义成功的内涵，而不是因别人的成功而沮丧，甚至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它是每一个向往美



好生活的朋友的宝典——不仅适合富二代，也适合穷二代。

——【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真格天使基金创办人】徐小平

◆很少有人拥有彼得·巴菲特的成长经历……我并非指物质优势，而是指优势的限用。与其他家庭一样，这个家庭非常真实地存在着各种纠结，但它对服务理念和整个人类社会有着不同寻常的信仰，这种信仰通过慈善、歌曲、谈话或写给大众看的智慧之书表现出来。

——【U2乐队主唱】波诺

◆这是一本讲述寻常道理的必读经典，但这本书却并不寻常。因为彼得·巴菲特在本可以承接一种身份的情况下并未这样选择，所以当他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做我所爱的事来找寻那个独特的自我时，他的观点便具有震撼力和公信力。我想不出有谁不会受益于这本激扬、睿智、友善的读物。

——【女权运动先锋】格洛丽亚·斯泰纳姆

◆彼得·巴菲特以他朴素、真诚的智慧思考了如何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做你自己》发人深省，值得一读。

——【CNN创办人】泰德·特纳

# 推荐序一



股神 沃伦·巴菲特

彼得在书中阐释了我和他母亲与孩子们共同分享的价值观。彼得兄弟姐妹的成长环境与同时代成千上万的其他孩子没有多少区别，他们也从

未有过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彼得的人生全凭他自己打造。他衡量成功的标准不是个人财富或荣耀，而是对广阔世界所做的贡献。彼得和我持相同观点，即这个世界并不亏欠于你，而你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来为这个世界做些事情，尤其是为受苦的人们做些事情。我为彼得感到骄傲，也为他写的这本书感到骄傲。

## 推荐序二

# 不要做别人，要做自己

创新工场董事长 李开复

人人都知道学巴菲特投资，但是读完彼得·巴菲特的《做你自己：股神巴菲特送给儿子的人生礼物》后，我的新体会是更应该学沃伦·巴菲特做父母。

一般人可能羡慕生在一个富豪家“嘴里含着金汤匙”的天之骄子。但是股神巴菲特明确地否定了这一点；他认为家庭给了富二代“豪华的环境，贫乏的人生，他们不是生来嘴里就有金汤匙，而是生来背上就插着金匕首”。

因此，沃伦·巴菲特给了彼得独特的教育。虽然他只给彼得9万美金，但却给了他一个支持、鼓励、诱导的环境。他鼓励彼得：如果你想人生多彩多姿，就试着学所有有兴趣的事。他激励彼得多审视自己的内心，寻找自己的热情所在。沃伦·巴菲特理解找出热情所在是一个辛苦又玄奥的过程，需要很大的自由空间，父母若施加压力只会适得其反。是这样的环境和苦心的父母才造就

了今天成功的作曲家彼得·巴菲特。

今天的中国非常需要学习这样的教育方式。中国的有些父母对孩子期望甚高，一味地要求孩子按照父母的理想去做，全然听不到孩子自己心中的声音。有些中国的父母给孩子太多溺爱，教导孩子一切“向钱看”，这反而是在孩子身上插下“金匕首”。中国的有些独生子女在“有求必应”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学到独立自主的生存之道。所以，当我在我的微博转发了一些《做你自己》的精华，我得到了很积极正面的共鸣。其中有一条微博被3万人转发！

彼得完全可以轻松地进入投资界，靠着父亲的名声获得成功。但是，当他放弃了这样的人生，而走向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人生时，他便具有格外的说服力。

《做你自己》的人生哲学其实和我在2005年《做最好的自己》中描述的是一致的：不要做别人，要做自己。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寻找自己独一无二的理想，引领自己的一生。下定决心就勇往直前，成功后不要忘了回馈。简单地说：

Life is what you make it.

# 推荐序三

## 你的选择

阳光媒体集团主席 杨澜

人生最无法选择的就出生这件事。如果你生在索马里的战乱与贫穷中，你很有可能在襁褓里就因病夭折了，或者最终走投无路去做了海盗，在帮派火并中死于非命。这世界有极其混乱残忍的一面，别跟我说这是上帝的安排，或者说苦难本身有什么意义。

不过，如果我们把范围限定在和平的环境中，你更愿意有个富爸爸还是穷爸爸？如果你出生在美国最富有的家庭呢？如果你的父亲是沃伦·巴菲特呢？

彼得·巴菲特最有资格回答最后这个问题。每个初次见到他的人都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巴菲特？请问沃伦·巴菲特是你什么人？”在得知沃伦是彼得的父亲时，对方通常会接一句：“但你看上去很普通哎！”试想，当你几乎每天都要重复这样的对话，你大概也会想：难道巴菲特的儿子就该有三头六臂吗？！不可否认，彼得从小并

不缺衣少食，他申请上大学时给他写推荐信的人中就有《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大学尚未毕业就得到了爷爷9万美金的遗产。如果他想在华尔街谋个什么差事，那还不是老爸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的事？但他偏偏做了音乐人。“音乐人？

噢……成功吗？”这是彼得经常需要面对的另外一个话题。啊，原来如此！作为股神的儿子，你可以不搞金融投资，但不可以不成功。这就是彼得的烦恼。他不得不生活在一种比较中，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生活在人们的期待中。他要多么成功才算成功？他要怎样做才不让父亲失望？他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独立的身份并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他如果成功，人们会说：“他是巴菲特的儿子嘛。”他如果不成功，人们又会说：“他还是巴菲特的儿子呢！”这些问题对于他比对普通家庭的孩子难得多。不少成功人士的子女仅仅是为了怕让父母失望，才选择了自己毫无兴趣的职业，造成终生的遗憾。

人们通常认为穷孩子与富孩子在行为模式上一定会有很大不同。社会学的调查却发现，这两组孩子中有极端行为取向的可能性几乎一样大。他们当中都有孤僻封闭、胆小怯懦的，也都有脾气火爆、叛逆滋事的，原因并非来自家庭的经济状况，而更多地与父母感情不和或长期缺少关注有关。彼得终于认识到，父亲给他带来的最大的

幸运不是他事业的成功，而是给了孩子一个充满爱与温馨的家庭，以及对孩子自由选择的充分尊重。在父亲的鼓励下，彼得的哥哥豪伊成为了摄影师，姐姐苏茜成为家庭主妇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彼得永远记得，当他20岁出头，决心以音乐作为终生职业追求时，他的父亲对他说过的一番话：“儿子，咱们俩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音乐是你的画布，伯克希尔（沃伦·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是我的画布，我很高兴每天都在画布上添几笔。”对彼得而言，有这样一番话已经足够了。

出身富足的孩子往往缺少奋斗的动力。生活无忧，为什么要努力工作？父亲亲身示范了，如果一个人能够选择自己想做、能做、且被社会需要的工作，并为之不遗余力，这就是人生的快乐，这是获得自尊的最可靠的途径。它激发我们生命中最棒的自己。生活中我们总是把事情搞砸，但如果因为怕失败就选择最安全的道路，那么人生的乐趣就会大打折扣。

彼得把生活比作磨刀石。在他的音乐之旅中，他得到过也失去过事业的机会。他曾通过邻居的介绍，将自己对印第安人音乐的研究交给当时正在拍摄电影《与狼共舞》的凯文·科斯特纳，对方很感兴趣，很快就邀请他为电影作曲。然而一直写纯音乐的彼得低估了电影音乐的特殊性，没有下足够的功夫去琢磨音乐如何推动故事情节



的发展，结果最终只有一段两分钟的“火舞”被影片选用。该片日后获得七项奥斯卡大奖，让彼得扼腕抱憾，同时也获取了人生的一大教训——如果你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机会即使到手也会溜掉。功夫不负有心人，若干年之后，他对原住民音乐文化的热情和扎实的工作终于让他在这一领域得到充分的肯定。而当他受邀举办音乐会时，父亲也会前去凑凑热闹，并声称他必须看看自己给儿子交的钢琴课学费到底是不是成功的投资。

拥有亿万家产的沃伦依然每周工作6天。对他而言，兴趣永远是第一位的，财富追随兴趣，而不是兴趣追随财富。有关遗产，沃伦·巴菲特的名言是：“要给他们足够的钱做他们喜欢的事，但不能给他们太多钱让他们可以无所事事。”慈善对于他而言不是一种救赎，而更是一种承诺。在决定把370亿美元的财富捐给比尔·盖茨基金会之后，他也分别给自己的3个子女每人10亿美元设立慈善基金会。这么大的责任也改变了包括彼得在内的子女的生活。他与妻子不得不拿出大量时间研究分析如何有效地做慈善。最终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处于弱势的女童，并决定用父亲的这份礼物有系统地促进女童健康成长和平等地接受教育机会。

今天的彼得把他人生探索的心得与我们分享：真正的人生不是你继承的那部分而是你创造

的那部分，它是你不断选择和努力的结果。不论你有个富爸爸还是穷爸爸，幸与不幸都可能在你的手中转换。

当然，有沃伦·巴菲特这样智慧而开明的人做父亲还是很不错的！

# 中文版序言

## 致亲爱的中国读者

彼得·巴菲特

非常高兴这本书能在中国出版，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与未曾谋面的你们产生美妙的邂逅。对我而言，中国是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国度，它正以飞快的速度崛起，世界在赞叹中看到它的巨变。中国正在改变世界，从商品制造到价值观的传输，巨龙的吼声变得越来越响亮。

而在每一个快速变革的国家中，都会遭遇这样的难题：我们如何抵御各种诱惑和压力，找寻自己的人生志向，以源源不绝的激情去追寻梦想。我在书中分享了很多关于金钱和幸福的价值观念，它们基于我的个人成长经验，以及我在摸索中体味到的各种挫折和喜悦。很多人认为，我的人生起点很高，没有谋生的压力，自然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梦想。对于此种看法，我并不认同。离开大学后，我开始独立地生活，不仅要负担音乐工作室的开销，还有房贷的压力。我和其他年轻人没什么两样，都在为工作和生活不停地打拼。

我承认自己在很多方面非常幸运，但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了最重要的做人态度：你的人生起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最终抵达了哪里！

我父亲沃伦·巴菲特，因为在股市上的巨大成功而享誉世界。对我而言，他不仅仅是一个父亲，而且是以话语、行动深深影响我的一个先行者。他极度享受工作带给他的乐趣，每天都在做自己热爱的事。让他最开心的，并不是赚取了多大的财富，而是他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对他而言，钱买得到的东西始终不是必需品。他生活里的奢侈品很少，开的车也是十几年没有换。他相信，一个人拥有的胆识和决心，比金钱要重要很多倍。

我发现有许多父母会给孩子提供经济援助，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宽裕。但假如父母不尊重孩子的独特性，也不允许他们去发掘自己的天赋，就会导致很不幸的结果。孩子只有通过犯错，才能从中吸取教训；孩子只有通过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功，才能建立自尊。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也都有独一无二的方式，寻找自己在世上要走的道路。

我的父母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让我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寻找属于我的道路，还有幸福（而非财富）。他们身体力行，告诉我快乐有很多方法，而我得找到自己面对失败的方式。

在成长的路上，他们放手让我独立思考，给予我真正的尊重和关爱。

曾有中国读者问我，如果有两份工作摆在你面前，一份乏味但薪水很高，另一份有意义但待遇很低，你会如何抉择？这个问题非常有趣，我选择的答案与本书所表达的价值观很契合：我会选择待遇低的那份，因为金钱是副产品，真正重要的是工作的实质。钱买不到快乐，而人的价值观才是最稳定的货币。

人生何其短暂，做自己最快乐的事，不要被他人的眼光所左右，由自己去定义成功，这样你才能真正地拥抱幸福。准备好了吗？请跟我一起踏上这次美妙的探索旅程。

# 目 录

前言

Preface

Chapter 1

安于平凡

本书谈到的是价值观、信念和直觉，以及成就美好生活的行为与态度。经济上的繁荣一向起起伏伏，唯有人的价值观是最稳健的货币，它为我们赚得自尊，赢得心灵的安宁，带来最丰厚的回报。

Chapter 2

没有什么是谁“应得”的

我们不妨将自己的好运看作让他人也享受幸运的契机，而非一项权利；将我们的优势看作是取得更加辉煌成就的跳板，而非摆脱辛勤工作和个人挑战的一块挡箭牌。

## Chapter 3

### 是否真有“机会平等”这件事

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

## Chapter 4

### 喜忧参半的选择

正确的选择，没有必要都得是稳定、舒适或理所当然的选择，也不是其他人帮我们做出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徘徊在选择迷宫中并不意味着迷失，而是通往正途的一条必经之路。

## Chapter 5

### 志向的秘密

如果是自己的志向，我们渴望超越，渴望冲破屏障。这种向往是美好的，它令我们激情澎湃，它能够使我们发挥最佳水平，引导我们去发现并取得

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成就。

## Chapter 6

### 买时间

好的决策是需要花时间的，它们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不是一时冲动。我们要有足够的自我认知，去审视自己的内心。中途停下来自省永远不会是浪费时间，而是一个人所能实现的最有价值的投资。

## Chapter 7

### 别只发掘天赋，还要造就天赋

如果我们想忠于本真，践行赋予我们的职业使命，同时又能够衣食无忧，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个人能力、爱好与商业世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我们必须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足以让世界愿意付出金钱的代价。

## Chapter 8

### 迈向新境界的大门



如果人生由我们打造，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人生生动而真切，那么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是，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还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既然我们不能消灭错误，那么我们不妨拥抱它。原谅自己犯的错误，最重要的是从中汲取教训。

## Chapter 9

### 要当心自己许的愿

当愿望落空，当我们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时，我们会被迫放眼更远的地方，会更努力、更深入地思考我们真正想要什么？什么才会使我们真正获得快乐？有些时候，愿望不能成真反而是一种解放。

## Chapter 10

### 所谓的“成功”，究竟是什么

真正的成功是由内而外的，并由我们的特质和行为所决定。它来自我们的能力、热情、拼搏以及坚持所产生的神秘化学反应。真正的成功靠我们亲自赢得，它的价值也只有我们自己可以断

定。

## Chapter 11

### 家财万贯的隐忧

如果父母不热爱或不尊重他们的工作，而只是将其看作是通往财富和地位道路上所必须经历的磨难，那么孩子也会吸收这种思想，这往往会给他们今后的生活，带来很多苦恼和挫折。

## Chapter 12

### 回馈，是一门优雅的艺术

人生由我们打造。没有人可以替代我们做什么，也没有人有权力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我们设定自己的目标，我们定义自己的成功。我们无法选择人生的起点，但却可以选择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尾声

开始行动吧

Acknowledgements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

# 前言

## Preface

这本书谈的是获得与回馈、期望与责任、家庭与社会以及周围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被空前的安逸所诱惑，同时又被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忧虑困扰得心力交瘁，我们拖着空虚的躯壳在求索中迷失了自我。

简言之，本书谈到的是价值观、信念和直觉，以及成就美好生活的行为与态度。经济上的繁荣一向起起伏伏，唯有人的价值观是最稳健的货币，它为我们赚得自尊，赢得心灵的安宁，带来最丰厚的回报。

同时，本书还谈到了身份认同，也就是将我们塑造成为独特自我的那些志向、才能、决断和机运。

我认为，只有将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看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才能领会其中的深意。我们的价值观引导我们做出选择，而这些选择又塑造了我们的人格。“人生由你打造”，虽然这个概念很简单，但打造自我人生的过程却错综复杂、充满困惑，各种期许和压力很容易让我们迷失自己。

无论如何，经济状况和机运都在我们的人生抉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我们的人生终究要由我们自己打造。这是最沉重的负担也是最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是本书最根本的宗旨。

那么，我们要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呢？面临众多的机遇，我们是应该挑选阻力最小的途径，还是挑选最有可能获得满足感的途径？在人际交往中，我们是应该羞怯地拒绝深交、坦率和包容，还是应该敞开心扉，投入到实实在在、坦率的交往当中？在工作上，我们是要得过且过，还是应当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我们怎样才能不辜负别人的帮助？我们又该如何学习“回馈”这门艺术？

这些问题，只有我们的内心可以回答。而本书将会引导你的内心，为你的思考提供框架。

但我又凭什么写出这样一本书呢？老实说我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我不是专业的哲学家或社会学家，更不会自诩为心灵导师。事实上，我唯一的凭借就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的，它敦促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期而又艰深的思考。

感谢上天的垂青（我父亲称之为“投对了胎”），我出生在一个充满关爱的家庭，安全感是这个家庭带给我的第一份、也是最重要的一份礼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家变得富有、显赫起

来，这是个渐进而奇妙的额外惊喜。我的父亲沃伦·巴菲特凭借努力的工作、坚定的信念和卓绝的智慧，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之一。我说这些仅仅是出于子女对父辈的一种仰望和自豪感，我也谦逊地承认这些成就属于我的父亲，而非我自己。不管你的父母是谁，你仍然需要探索属于你自己的人生。

众所周知，我父亲在财产继承方面的想法非常明确。他的基本观点是，出生时嘴里含着的金汤匙，最后可能会变成扎在背上的金匕首，考虑不周的赠与会浇灭一个人的雄心并枯竭他的企图心，从而使年轻人丧失寻找自己航向的冒险精神。我父亲在寻找激情、活出自己人生轨迹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那么他又怎么会拒绝让自己的孩子去挑战人生，并从中获得快乐呢？因此，巴菲特家族没有设立庞大的信托基金！我们兄弟姐妹三人在年满19岁之后，每人获得了一笔数额非常有限的财产，很明显，我们不该再有其他奢望了。

当然更不会有丰厚的临终遗产。早在2006年，我父亲就将他的大部分财产（约370亿美元）捐给了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这一善行的捐赠规模史无前例。同时，他还设立了三个“1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基金，分别由我们三个孩子进行管理。

因此，你可能会感觉很讽刺。现年50岁的我虽然肩负着10多亿美元这样庞大数额的管理责任，但这笔钱最终却是要捐出去的。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人，跟我的大多数作曲家和音乐家同事一样，只能通过最新的一部作品来体现自身价值，也无法预知能否在下一份工作中更加成功。

不过还好，我现在从事的是自己热衷的事业，这是我舍此无他的人生选择。可能我不只继承了父亲的基因，还汲取了他的许多人生哲学。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很清楚自己一出生便拥有特别的优势。虽然从父亲那里获得的资助，并没有让我在经济起跑线上领先多少，但这已经超过大多数人了，而且完全不是靠我自己赚来的。同样，虽然巴菲特这个著名姓氏不属于我一个人，但我却从中享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我从不抵制这些优势，而且一生都在思索它们的意义、影响和后果。用一句老话来说，我不得不学会从优势中取胜。

《路加福音书》中有一句著名的经文，对我们的家庭影响很大：获得多的人，也应当多回馈。还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大多数重要的人生恩赐都与金钱无关。这些恩赐包括父母的关爱、亲密的邻里关系以及暖人心肺的友谊，还包括循循善诱并为我们的进步感到欣喜的良师益友。这

些神秘的恩惠还包括才能、同情心和勤恳工作的态度。我们应该珍惜并回馈这些恩赐。

但是采取何种方式呢？我们应该如何回馈这些悄然而来的、随机的恩赐呢？如何将这种恩赐发扬光大，而非单纯地回馈，从而使其超越我们自己的小圈子，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呢？我们该如何平衡追求与奉献、个人目标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避免被困于非我所愿的生活之中？我们又如何定义自己的成功——这种成功基于价值观和基本信念，而非单纯基于金钱和他人的认可，这种成功不会因为世事的多变和经济的低迷而暗淡——该如何面对它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被这些问题所困扰。其中包括渴望活出自我的年轻人，尤其是当他们在追求自我人生的道路上面临风险、牺牲并需要勇气做出不同寻常的抉择时。另外，还包括希望向孩子灌输牢固价值观的父母们，这些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长过程中能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并富于冒险精神，而不是感觉良好并自以为是地生活。

这些人，还有许多其他人，包括教师、护士、商界领袖、艺术家，都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空前富裕但极不公平的社会。他们都心存良知，珍惜自己获得的恩赐，并希望能够利用它们回馈社会。如果这本书能够为那些探求人生真谛的人们提供些许的帮助和抚慰，那么我就实现了自己



的心愿。

# Chapter 1

## 安于平凡

Normal is what you're used to

人生由你打造，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尽可能生活得充实、  
多姿多彩、有价值，  
那么我们就应该尝试什么都去学学，  
不只包括必要的谋生技能，  
还包括专业以外的无数知识。

你就是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可是你看起来好普通！

自我出生以来，曾听过很多人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褒奖——并非对我个人，而是对我的家庭。

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普通”，说穿了就是一个人可以“正常生活”，被周围的人所接纳。换句话说，“普通”就是一个人有绝佳的机会来充分展示自己的人生。

这种自我展示的能力来自于我们所拥有的人际和情感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正是从家庭中学习来的，确切地说，是我们通过耳濡目染吸收来的。

我在本书中谈到的一切内容，均建立在这些核心价值观之上。因此我们不妨对其中一些观念稍作审视，也思考一下它们是如何代代传承的。

如果要列个清单，我认为“信任”是最重要的观念之一。从广义的角度而言，信任可以理解为对美丽世界的坚守。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但值得我们付出努力使其变得更加美好。如果你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想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那么，抱持“信任”的态度会助你一臂之力！

对世界的信任源于对人类的信任，即使我们并不完美，但仍然坚信人性本善。人们都希望做正确的事，但很多陷阱和诱惑会将我们引入歧途。做错误的事情绝非正途，而我们真正的本性，应该是公正而善意的。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这样认为。有人觉得人性本恶——贪婪、好斗、溺于谎言和欺骗。坦白地讲，我很同情持有这种

观点的人。他们无法维系友情、做生意时，无法摆脱算计和猜疑，甚至无法去爱别人。他们吝于付出，生活注定是一种煎熬。

人性本善的信念，是最核心的价值观之一，它可以使我们感受到世间的温情。

这种至关重要的信任感从何而来？它首先来自于一个爱意融融的家庭，以及要有一个安定而互助的社会。

我的成长过程非常幸运。在美国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我拥有一个极其稳定的家庭。伴我成长的那栋房子建于20世纪初，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独栋小屋。我父亲在1958年花费31500美元买下了它，距我母亲儿时的家只隔了两个街区。当时我的外祖父母仍住在那里。我们的周边是所谓的城乡结合部，那时奥马哈市才刚刚开始发展。虽然我们所处的位置是进出城的主干道，但我们的房子更像是一个谷仓，有着电影《鬼哭神嚎》中阴翳的阁楼通风窗。我们还曾经单纯为了好玩，在小小的侧院中栽了几行玉米。

当父母看到我能够在过马路前小心看好来往车辆时，便允许我步行去看望我的外祖父母。前往外祖父母家的路上，我就像是置身在一个充满爱意的气泡或长廊中。一路上都有亲人与我拥抱。我的外祖母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可能现在已不多见，她曾以此为傲。她总是忙着做饭或

是在房子周围忙活。我每次去的时候，她都会给我做冰激凌甜筒，并在里面加入糖果，给我惊喜。而外祖父则总是询问我当天在学校的收获。在我步行回家的路上，邻居们会向我亲切招手或按喇叭示意。

是不是有种田园诗般的恬淡？不错。但是我深知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幸拥有这样一个温馨祥和的成长环境。没能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恐怕得走更多的弯路，才能学会去信任这个世界。

但我要说的是：让我在儿时获得安全感并学会信任的，既非金钱，也非物质上的帮助。

我们的房屋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爱心满溢。周围邻居的富有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邻里之间可以倾心交谈、彼此照料。我对他人的信任，来源于一种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温情，这种温情是在相互拥抱、品尝冰激凌甜筒以及辅导功课的过程中获得滋养的。

如果说“信任”能使我们乐观地看待世界，那么“包容”也同等重要。坦诚地讲，如果人们之间毫无差异，比如来自同一种族，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性取向和政治倾向，生活或许会变得更加简单。但是，那样岂不是乏味透顶？正是这种差异调剂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对差异的包容能力，

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相反，当我们成为偏见的俘虏时，我们的生活将变得狭隘而贫乏。你不相信职场上的男女平等？好吧，你的世界正好缩小了一半。你无法接受同性恋？嗯，你的社交人群又要减少百分之十。你讨厌黑人？拉美裔人？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假如你这个不喜欢，那个也不待见，最终你的世界里将只剩下你自己，以及几个外表像你、思考方式也像你的人，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散发着傲气、死气沉沉的小型乡村俱乐部！这样的一个世界，还值得我们去生活吗？

宽容是我在家中汲取到的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我的父母都积极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对此我感到很骄傲。当时我还只是个孩子，无法理解这些事件背后所蕴含的复杂性和可怕的历史因素。但我并不需要关心种族主义和固执偏见的说教，我需要做的只是留心去看。

我的母亲从来不羞于表明自己的立场，她在汽车保险杠贴上写着“好人不分肤色”。一天早上，我们发现有人在“不分肤色”上打了个叉，并潦草地改写上了“白人”两个字。这种愚蠢的破坏行为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经认为种族主义只会发生在像阿拉巴马州塞尔玛这样遥远的地方，并且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但这是在奥马哈，被认

为是公正和人心开化的圣地，种族主义竟然也如此盛行。

这种情况令人无比失望，但我也从中领悟了一些道理。首先，人们永远也不应将宽容看作是天生的事情，而是要积极地去培养这种态度。其次，自欺欺人地认为偏见是别人才有的缺点，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

如果种族主义给我上了最富戏剧性的“宽容”课，那么显然，它不是唯一需要深究和学习的课题。

我的母亲一直在向我们灌输宗教“宽容”的观念。我十几岁时，她经常带我去不同的教会，让我体验各种礼拜仪式。我们曾经去过南部浸信会教堂，那里的一位极具煽动性的牧师会通过诠释教义使集会人群达到癫狂状态，站在走廊里的身着白色制服的妇女会随时准备扶住并照顾那些由于过度兴奋而晕倒的人们。我们还去过犹太人教堂，那里的稀奇语言和古老仪式虽然少见，但同样令人敬畏。我们家也有很多相关的书籍，内容涵盖了伟大的佛教和印度教等东方宗教。

不断地学习让我懂得，每一个信仰体系都是到达精神彼岸的一条真切、有效的途径。它们无关对错。那些膜拜者也只是试图触摸神灵的普通人，因此他们可能粗鄙、有瑕疵，但每一种宗教都应获得尊重。我母亲深信，宗教应该将那些追

求共同意义与自我超越的人们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他们。

我母亲在培养我们的“宽容”方面，非常坚定并富有激情，因此我喜欢叫她菩萨妈妈。如果她可以去中东传授教义（有人听的话），今天的世界可能会更加和平！

我们家这些有关宗教和种族的看法，其实是为了教育我们要拥有一颗开放的心。一个人应当时刻尊重他人，尊重不同的观念。一个人总要尝试去理解对方的立场。这是道义使然，也是智慧使然：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可以让我们的胸怀更宽广。

我母亲高中时一直是辩论小组的成员。她沉迷于激烈而又文明的讨论，于是巴菲特家的厨房也因此变得生气蓬勃起来。

我的哥哥豪伊也是一个辩手。这使我的成长过程充满挫败感。每次展开家庭讨论，他总是显得更敏捷，更具有说服力。他懂得好多有学问的词汇，像是“纵然”、“反之”什么的。虽然我常常在家庭辩论中落败，但我也学到了宝贵的经验，这让我在这些讨论（甚至争论）中感到更自信和放松：没有人能够成为谈话的赢家，也没有人会输家。

你可以赢得一场网球比赛，你也可以输掉一场棒球比赛，但讨论却不是这样。讨论的目的是



交流思想，并衡量不同观点的优劣。此外，论战中的“输家”实际上也是“赢家”，因为他们在交锋的过程中学到了更多。

这使我想起我们家的另一个核心价值观：崇尚教育。

这里需要做一下区分。这年头所谓的“教育”，即使到了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职业培训的性质。一个特定的专业，就仿佛一张通往特定学位的门票，进而是通向一个特定职业的门票。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我并不是在抨击这种现象。如果你立志成为投资银行家或管理顾问，获得MBA文凭自然是实现目标的最有效方式；而学习政治学专业，也的确是进入法学院绝佳的途径。

但我认为这种相对狭隘、以目标为导向的学习方式，并非教育最重要的方向。人生由你打造，如果我们希望自己尽可能生活得充实、多姿多彩、有价值，那么我们就应该尝试什么都去学学，不只包括必要的谋生技能，还包括专业以外的无数知识。

“从书中学习”当然是教育中很棒的部分。我是通过观察外祖父得出的这个结论，他向我展示了安静地读一本书时，是可以如此的安宁和愉悦。我还记得他悠然地躺在按摩椅上的模样，他

的裤子提得很高，摘下来的假牙好像放到了身边的玻璃杯中！外祖父是我们家的学者，正是受到他的影响，我在初中时就学习了拉丁文。

学习拉丁文有什么用处呢？基本没有。但是，我很高兴能够由此了解到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换句话说，这有点像为了教育而教育。另外，外祖父陪我做拉丁文功课，我们会一同翻书查找不认识的单词，在这种偶尔协作的瞬间，我们体验到了亲情的美好。

我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因此，父母能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不断地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我们家的做法就是广泛地讨论各种问题，并经常提议“查一下”。当我存有疑问时，当某一讨论或学校功课需要更多信息时，我就会求助于家里的《世界百科全书》或多年累积下来的《国家地理杂志》。

需要说明的是，在还没有Google搜索引擎的年代，信息查询真的是件体力活！我小的时候会花很多时间趴在地上，查找关于“东非鸟类”或“亚马逊原住民”的文章。查询资料就像是寻宝，虽然途中充满悬念和险阻，但最终找到宝藏时，就会无比的欣慰。在搜索框中点击几下的做法虽然很省时，但你不会获得满足感！很多时候，我临睡前都抱着好几卷百科全书，那些有关风土人情的故事常常令我着迷不已。

我父母还积极关注我的学校生活，这也是他们重视教育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有太多的家长将子女的学校看成是“神秘城堡”，他们只负责每天早上把孩子送进去，晚上接回，却并不关心他们在学校的生活，只要成绩不错，不违反纪律就行。当然，偶尔会有家访日或家长会，但这些也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或许他们还会觉得异常煎熬！

我的母亲却有着不同看法。她在我上小学甚至高中时常常去我的学校（她很熟悉那儿的环境，毕竟那儿曾是她的母校）。她会静静地坐在教室的后排，观察上课的学生，看看老师正在教什么内容，用的什么教学方法。她的投入程度让我感到自豪，并使我明白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我母亲看重的不是我一年带回家几次的成绩单，而是我日复一日的实际所学。如果有更多的家长像这样关心子女的教育，我认为孩子们会怀着极大的求知欲和进取心，度过他们的学校生活。

上学和读书当然很重要，但我认为那不是教育最关键的部分。的确，像物理或统计之类技术性的学科必须依靠正规学习，别无他法。但从使我们的生活尽可能丰富而有价值的角度而言，书本和学校可能是教育的工具，但并非教育的本质。

教育的本质是对人性的理解。这里的人性既

包括我们自己隐秘的内心，也包括和我们迥然不同的那些人的动机和渴望。这种教育并非来自百科全书或落满灰尘的旧杂志，甚至Google搜索引擎，它来自与他人互尊互敬的交往，以及用心聆听。

在我母亲对我灌输的价值观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告诉我每个人都有一个值得一听的故事。换句话说，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在我的童年时代，母亲便决定尽可能让我了解更多的人和事。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接待了几个来自欧洲和非洲的交换生。其中有个捷克学生和我们一起住了很长时间。我们家经常有世界各地的来访者。有时我放学回家吃午饭时，就会看到母亲在和客人兴趣盎然地交谈着。母亲通常会轻柔而又犀利地提些问题：他们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会遇到什么困难？怎样与之抗争？他们有什么样的抱负和梦想？他们的信仰是什么？

尽管对方的回答我无法完全听懂，但在耳濡目染中，我明白了这些交流是非常必要的。

我还想提一提，我从家里学到的另外一个价值观。我要感谢父亲让我认识到它的重要性，那就是建立属于自己的一种工作态度。

什么是巴菲特家族的工作态度呢？

有些人认为，良好的工作态度就是每天加班

加点地拼命工作，即使他对这份工作毫无激情，甚至心生厌恶。按照上述思路，单纯的努力、压制自己的喜好和时间上的付出，都算得上是基本的美德。

但是对不起，这不是美德，这根本是在自虐！换句话说，这反而是惰性和缺乏想象力的表现。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工作狂，为什么不腾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呢？

在我父亲看来（现在我也这样认为），良好的工作态度，首先就在于勇于发掘自我。当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时，即使异常艰辛、劳苦，你仍然可以在工作中享受乐趣，甚至是产生一种神圣感。

在我童年时，父亲大多时候都是在家里工作。他会长时间待在书房里研究大量深奥的书籍。我后来才知道，他读的是《价值线》和《穆迪投资》——数以千计的公司及其股票的统计分析等内容。即使我父亲研究的都是看起来很枯燥的课题，但他依旧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虽然他的“手稿”中写的可能是市盈率和绩效管理分类等内容，但他却可以轻松达到类似犹太祭司研究卡巴拉圣典或佛教僧人沉思禅经那样的境界。当父亲工作时，他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简直是如痴如醉。他常常穿着卡其布裤子和一件破旧的毛衣从书房里走出来，身上带着一种几近圣洁的平

静，这种平静能够使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与当前的工作合二为一。

众所周知，极度的体力消耗可以促进内啡肽的分泌，内啡肽是一种可以消除疼痛感的自然药物，它可以让我们感到时间放缓，并产生一种充满幸福感的喜悦状态。我父亲埋头工作时的状态说明：极度的脑力消耗也会释放内啡肽。通过观察父亲的工作状态，我明白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工作有时艰难且耗费精力，但却能让人乐在其中。

是什么秘诀让我的父亲面对长时间乏味的工作，还能够保持源源不断的激情？首先，他并不是为钱而工作。虽然最后他也获得了金钱，这是对他商业智慧的充分肯定。金钱是副产品，而不是最初努力的目标。真正重要的是工作的“实质”：激发他无限的好奇心，验证他对实际业绩的预测能力，体验发掘价值和新机遇的可能性。

如果我的父亲以金钱为奋斗目标，那么他的努力将会很快变成乏味的例行公事，工作也仅仅是一份差事而已。多年来，是源源不断的挑战，使他保持了思想的敏锐和投身事业的激情，这些挑战不断循环，让他每天都有新鲜感。

有些人在谈论对待财富的态度时，会认为他们是在谈论工作态度。他们声称自己非常看重勤勉、自律和毅力，但他们并非真正推崇这些

素质。他们真正推崇的是这些素质带来的财富。他们崇尚的是收益，而非过程。

不管是从道德上还是逻辑上，都很容易驳斥这种本末倒置的价值观。不过，我想提出一个很实在的观点：崇尚工作报酬而非工作本身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报酬有可能随时被夺走。

凡是经历过经济危机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假如有人在自身无错的情况下公司倒闭了，那是否就能由此推断：他前一天很成功、后一天很失败呢？假如有杰出的企业家，因为国际大环境的动荡失手，是否就因此认定他已经一无是处了呢？

为什么人们要在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因素上压上自己的全部自尊呢？

一个健全而持久的工作态度所强调的不是变化无常的利益报酬，而是工作本身：实现工作目标的热情、专注和用心。

这些都是别人无法从我们身上夺走的东西。

## Chapter2

# 没有什么是谁“应得”的

No one deserves anything

我们不妨将自己的好运看作让他人也享受幸运的契机，而非一项权利；将我们的优势看作是取得更加辉煌成就的跳板，而非摆脱辛勤工作和个人挑战的一块挡箭牌。

没有人自己要求来到这个世界。

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和出生地。

我们人生的起点，可能是在美国郊区的一间温馨、舒适的卧室，也可能是在非洲西部一间土屋的草席上。父母可能住在林边大道的阁楼里，也可能是勉强维持生存，在公园里流浪。他们可能身体健康，也可能感染了艾滋病毒。他们可能



是运动员、学者，也可能是瘾君子或罪犯。他们可能是坚贞相守的夫妇，并将父母亲情视为人生的重心，也可能只是逢场作戏，毫不在乎会产生什么后果。

事实上，可能性无穷无尽。这些随机事件会对新生命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但请允许我说一个显而易见却又往往被人忽视的问题。

出生于富裕家庭的人，不值得以此为荣。而出生于贫穷家庭的人，也不应当以此为耻。为什么要感到荣耀和羞耻呢？我们甚至连无辜的旁观者都算不上，因为在抽取出生的彩票时，我们甚至还不存在！

很显然，在生命的伊始，没有什么是谁应得的。没有人应该富有或贫穷，享有特权或受到压迫，身体健康或带有残缺。没有人应该拥有好的父母或不好的父母。所有这些随着生命的开始而随机发生，不论公平与否，只是简简单单地发生着。

在运气的一端，那些出生伊始就霉运缠身的人往往会满腹怨恨，怀疑整个世界都在与自己为敌，这种抱怨虽然可以理解，但却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在运气的另一端，那些人会认为他们出身富有或长相俊美，是因为他们理应如此。虽然这种观点毫无依据且不合逻辑，但人们却喜欢这样想，因为这样会让他们心里很舒

坦。

事实上，在生命伊始，一切都是随机的。我相信我们若能接受这一事实，就能懂得谦逊，也才能务实地展开属于我们自己的最独特的一生。

我前面提到过，小的时候遇到不懂的问题，家人常鼓励我“查一下”。直到成年之后，我依然保留着这个习惯，有时候我会查找一些常见字，只是为了看看能否在它们的定义中发现新东西，有些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和概念，往往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我了解到，“应得的”（deserve）这个词源于古法语，并且自13世纪以来，一直用在英语当中。字典对其定义如下：“因自身的行为或品质而赢得、获得或有权拥有……”

看吧！“因自身的行为或品质”。

换句话说，“应得”就是“赢得”。它与出生环境无关，而只与如何利用这些环境相关。

我小的时候曾经注意到，有时谈话中提到“应得的”这个词时，我的母亲就会稍显愠怒。对此我常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不知道是什么惹恼了她。现在我懂了，不仅因为这个词本身用得不准确，而且它反映了一种无意识的偏见。有些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成功、快乐和赞誉，而其他人却并非如此。这种观点曾经令我母

亲不悦，现在也令我不悦。

在我母亲看来，如果“某人”应得好运，那么“每人”都应得好运。由于现实生活中的好运气明显分布不均，所以也许“应得”的可笑观念，从根本上就存在缺陷。

“应得”好运和“赢得”好运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应得”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随机事件，抑或仅仅是我们的臆想，而“赢得”则是我们通过实际行动所争取到的东西。

换言之，我们可以在获得幸运之后不辜负它。如何做到呢？我们不妨将自己的好运看作让他人也享受幸运的契机，而非一项权利；将我们的优势看作是取得更加辉煌成就的跳板，而非摆脱辛勤工作和个人挑战的一块挡箭牌。

我在这里打个比喻，希望可以通过它产生共鸣，并阐明我的观点。

“恩典自会显明”的加尔文主义思想认为，上帝将特殊恩典施予某些人，但由于上帝的意志深不可知，所以我们无法直接得知：究竟是谁获得了这份恩惠。我们只能通过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来推断出这份恩典的拥有者。如果一个人成就非凡，则证明这份恩典一直伴其左右。虽然这种推论无从验证，但它有着良好的道德导向。人们心存善念，以证明他们配得上这份被赐予的恩典。

如果远离所有的宗教教义，用普世观念来代替“上帝”，你就能更加领会我的意思。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和经济上的保障，其实都可以被当作是一种恩赐，一种我们已经享受到的、未经奋斗而获得的恩赐。但是，这份恩赐意味深长，能否真正拥有，取决于我们用何种方式对待它以及如何将其回馈世界。

我们应如何利用起跑线上的领先优势？我们应如何珍惜并尊重所获得的恩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回馈，而不是将其挥霍？我们应怎样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虽然我们都很清楚，没有人一出生便应该位于某个起点，但仍然有人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冥冥中就拥有获得好运的资格。有时这些人会祈求神灵保佑他们身居高位，好像上帝除了让他们娇生惯养、养尊处优外，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传承，好像从前获得政府赠地或创办企业的某个祖先与他们自身价值有直接关联一样。有时，这些自以为是者，甚至丝毫不去劳神思索。他们认为既然已经受到了好运的垂青，那又何必刨根问底呢？

可能我们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是学校里的势利小人，工作中温文尔雅却总是逃避责任的庸人，这些人认为政治头脑可以代替辛

勤工作。他们往往是高尔夫球场中爱耍手段的一员，在打网球的时候，他们往往竞技状态良好，但却缺乏运动道德。在交友时，虽然他们娱乐性十足，但却完全不可信赖。

总之，这些人出生时享尽了意外的好处，因此完全被宠坏了。

如果不是近距离观察，只看重他们风光表象，我们很容易对这些人心生羡慕。他们往往举止优雅、坐拥香车，他们喜欢帆船和马术等高雅嗜好。他们即使看上去没有出众的智慧或敏捷的思维，也往往拥有名校文凭以及对事业起到助推作用的人脉关系。当大多数人在艰苦奋斗时，这些人总是平步青云。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拥有特权，漫不经心地享受着各种优势，他们似乎是在乘船游览的途中便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一切。

很令人羡慕？是不是？

如果进一步探究，或许你就不会这样认为了。

很多享有特权的人往往外表精致、举止优雅，但这背后似乎缺失了什么。他们表面的自信其实非常脆弱和易碎，因为那根本不是“真正”的自信，而仅仅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习惯。他们对名车、游船和避暑山庄的疯狂迷恋其实是在补偿某些更加珍贵、微妙的内心缺失：使命感、对于真正自我的认同和接受，无法将拥有的和内心渴望

的东西做有意义的联结。

最主要的是，这种玩世不恭往往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尊心的缺乏，但这样的精致面具最终都会失去效力。自尊心只能靠拼搏赢得。这一点极其重要。许多养尊处优但内心空虚的人已经在无意间被剥夺了有价值的冒险机会。他们的家庭给予他们的是奢华但已缩水的人生。正如我父亲说的，他们出生时含着的金汤匙，有可能会变成背上插着的金匕首。

没有哪个父亲会剥夺子女活出饱满人生的最佳机会。没有哪个母亲会阻止自己的孩子去找寻自尊并实现个人价值。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家长却总是好心办错事呢？

原因之一就是富裕家庭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和危险没有被足够重视。人们都清楚金钱买不到幸福，但也心照不宣地承认幸福换不来金钱！的确，有了钱，就可以更容易地解决一些生活压力，但这并不证明金钱无所不能，更不能消除个人的痛苦。说实话，当太多家庭挣扎在贫困边缘时，我们很难对富人的后代产生好感。

不过，所谓的富家子女，确实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和诱惑。这些问题真实存在，虽然它们可能与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无关，但也不容小觑。

许多临床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前不久我偶

然看到《特权的代价》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博士马德琳·莱文的研究报告。莱文博士基于2007年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有30%至40%的富家子弟患有抑郁症。在这项统计数据中，年轻女性占到了22%，是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这些抑郁症患者中有10%至15%，最终选择了自杀。

显然，这些问题都非常严重。即使有些没有出现临床症状或者恶劣后果，情况也令人担忧。家长们到底犯了什么错，导致他们的孩子在无意中受到了伤害？

这些错误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首先就是用金钱代替爱。

各类指导手册上对于如何为人父母都有大量描述，而我想说的是，富有的家长往往太关注自己的事业而忽略了对孩子的关心，他们给了子女大量的金钱，却没有给孩子应有的爱。

手中的信用卡可以让你很轻松地就能给孩子买个玩具，这会使孩子兴奋几分钟，也许某些家长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只是转移孩子的注意力，这样他们就能全心投入到自己的事情当中了。可他们却不知道，对孩子而言，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是父母能够花时间陪在他们身边，和他们一起做游戏，观察他们是如何思考的，并尝试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但是，这需要真正的投入，而不是一张信用卡就能敷衍了事的。

同样，拥有金钱和人脉关系的家庭，可以将子女送到最好的学校读书，但这和切实关心他们的教育完全是两码事。约翰在那所贵族学校里学到了什么？他在功课上是否需要帮助？学费真的是给孩子的礼物？还是父母在培养子女、答疑解惑和激发好奇心方面，为了逃避责任而支付的费用？

小孩子是不容易被这类事情愚弄的。我认为他们具有一种长大后就淡忘的智慧。孩子们懂得时间比金钱更重要。而成年人，尤其是当他们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尽情享受公司分红的时候，往往认为金钱比时间更重要。之后，当金钱失去吸引力而时间变得紧迫时，他们才蓦然回首。但那时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们的家庭已经支离破碎，未曾共度的时光也一去不复返了。

几年前，哈里·查宾曾在一首歌中对这种悲剧作过唯美的诠释，歌曲的名字叫《摇篮里的猫》。副歌部分首先是以一个忙碌的父亲视角进行演唱，然后是一个儿子的声音。“我们很快会快乐……我们很快会快乐……我们很快会快乐。”但直至歌曲结束，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富有的家长常犯的第二类错误，与我们探讨的主题关系更密切。如果说人生由我们打造，那么关键是我们必须自己打造人生。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接受帮助，或者不准



利用我们的优势，只不过这当中会有很多界限和灰色区域。当善意的父母给子女铺就的道路太过平坦时，就会剥夺他们赢取自尊的机会，使他们在塑造性格的过程中丧失战胜挫折的机会。而只有战胜这些挫折，才能使一个人拥有真正、持久的自信。

我父亲常说：有能力的父母给子女的财产应该够做任何事，却远远不够无所事事。有个良好的开端是件好事，但让子女习惯于衣来伸手，却往往会害了他们。某些时候，子女应该尽早脱离家庭这个温室！

富有的家长为子女铺路时，最常采用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加入家族企业，或引导他们进入先辈的成功领域。这种做法表面看来似乎是一种善意：为什么不给孩子一个金饭碗，并为他们的发展扫清障碍呢？当母亲是法律或医学界的资深专家时，为什么不让女儿也轻松进入这一领域呢？

不过，当我们对这些情况进行深思时，隐藏的问题就会浮出水面。这些表面上的善意到底真正扮演着什么角色？进入家族企业真是儿子的最佳选择，还是为了满足父亲的虚荣心？这是儿子的梦想，还是父亲的权威和对继承问题的考虑呢？求助于业界的人脉关系，让女儿轻松跟随母亲的职业足迹，这种做法又怎么样呢？难道真正的动机只是想帮助女儿吗，还是为了跟权威同事

进行利益交换，从而重申自己的重要性呢？

换句话说，帮助孩子和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和意志而操纵孩子，它们的界限在哪里呢？这问题的答案，只有每个父母的内心最清楚。

我父母的目标非常明确，他们希望我们兄弟姐妹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并用尽所有心思和力量去追求，这样我们才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在所做的每件事中，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迹。

这是父母对我们的“祝愿”，而不是期望。他们知道寻找激情是一个艰难而神秘的过程，需要很大的自由空间，家人若给太多压力只会适得其反。因此，父母鼓励我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另外，我们也从父母的教导中懂得职业地位或财富潜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对待自己的选择。假使我宣布自己的乐趣是捡垃圾，我的父母看到我整天待在垃圾车上，也会感到欣慰。只要我喜欢自己的工作，对他们来说这就足够了。

父亲是否曾给我们压力，让我们进入家族企业或跟随他的人生足迹呢？这么说吧，我哥哥豪伊是个农场主兼摄影师；我的姐姐苏茜在奥马哈市养育了两个了不起的孩子；我则投身音乐创作。所以我想我已经给出了答案！

如果我选择在华尔街开始职业生涯（我确实考虑过大约15分钟），父亲会帮我吗？我相信他

会，如果我提出这个要求，他会不会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替我安排好一切？我想会的。但是，我要指出的一点是，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有责任证明自己具备从事该领域工作的才能，即便我想走捷径，我父亲也不会帮我。这并不是在善用优势，而是在自贬身价了。

我说过，有些自以为是者，似乎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具有优势，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生命伊始，没有什么是谁应得的。这些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但却不懂得感恩。他们环视四周的时候，看不到这世界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反而觉得身处的这片小天地还挺舒适的。

这些人只是那些生来享有优势的人群中很少的一部分。只有完全缺乏良知的人，才会如此自以为是。

绝大多数优势群体的情况更加复杂和微妙。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知道这些好运带有随机性，并非自己打拼所得。他们希望享受自己与生俱来的优势，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作为有良知的人，他们又难免遭受良心的折磨。看到那么多人在受苦，他们又如何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好运呢？

同时，当他们在享受优势却又感觉受到束缚时，便会滋生出一种不满。嘿，又不是我自己要

求来到这个世界的。人生的不公平，难道是我的错吗？

随即又会对这种不满感到羞愧！

这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情绪，有时被统称为“恩赐罪恶感”。

“恩赐罪恶感”是一种莫名的不安，这种不安破坏了安逸生活的乐趣。这种可怕的疑虑会使人觉得自己永远不配拥有这些好运，无论怎么做都证明不了享受这些优势是实至名归。“恩赐罪恶感”是一种负担，使人精疲力竭……但是你知道吗？更好的方法是去感受它、承认它，而不是掩耳盗铃。

这就是那些自以为是者的隐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表面的自信只是假象，以及为什么他们为所欲为的举止背后只是空虚和自卑。正如心理学家所说，那些我们隐藏、埋葬的东西，往往困扰我们最深、最久。当自以为是者拒绝承担责任时，他们便注定要过着虚假和不安的生活。

反之，如果我们承认这种“恩赐罪恶感”，我们就能够直面这个问题，并设法克服它。

## Chapter 3

# 是否真有“机会平等”这件事

The myth of the level playing field

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  
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  
刻苦努力，坚持不懈，  
最终耀眼的太阳就会跑到你的身后。  
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

政界人士和商界领袖都非常乐于谈论“机会平等”这个问题。

经济机会应该是公平的，政治权力应该是公平的，医疗保健的享有权应该是公平的，追求幸福的成功几率也应该是公平的。在理想世界中，

一切都应该是公平的。

但我们并非生活在理想世界中。

我们这个世界虽然复杂、迷人、美丽，但却并不理想。在现实世界中，这种虚构的机会平等，只不过是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从最乐观的角度讲，它是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最悲观的角度讲，它会变成空洞的陈词滥调，就像“第二十二条军规”或“超完美风暴”这种我们很熟悉的词语一样，无需太多思考就可以脱口而出。

就像完美的圆，机会平等只存在于柏拉图式的理想当中。现实生活并非那样纯净。运动场上总会有主客队之别和胜负之分。生意场上，总有人占尽天时地利并广聚人脉，也总有人欠缺这些优势。政坛中，总有人能够呼风唤雨，而其他人则只能望而兴叹。在物质生活、医疗条件，甚至预期寿命方面，在非洲村庄或印第安人保留地出生的孩子，会比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郊区出生的孩子，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这一切既不公平也不合理，这一切应引起良知者的不安。

但这里还有一线希望。认识到这种不公平之后，我们应当受到激发，并竭尽所能去创造机会平等的竞争环境。而为了争取平等和公正所付出的努力，可以减弱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恩赐罪恶感”对内心的侵蚀。

母亲很早就让我明白，我们应当承认生活的不公平，并尽微薄之力来弱化这种不公平。她总是让我多看看这个世界，靠自己归纳出心得，而非采取长篇大论的说教。

同样，母亲也很重视让我参加各种教会和不同宗教的仪式，她认为有必要让我认识到人们的出生境遇千差万别。她的朋友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时她会带我去探访小镇中某个人们认为“不好”或“贫穷”的地方。显然，这些街区里的人也有着相同的血脉，内心里也涌动着爱潮，脑海中也激荡着梦想，只是他们的出生环境压抑了他们的潜力。

我母亲的关注点是个体困境，而我父亲则具有更宽广的视野。通过他的眼睛，我认识到机会的不平等伤害的不仅仅是弱势个体，而是整个社会。

我父亲曾经与盖茨夫妇一同去过中国，当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工厂和田间劳动时，我父亲震惊了。由于出生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一生或许都要在这样默默无闻的劳作中度过。在这个环境中，不知有多少潜在的企业家、发明家和创新者被埋没了。或者，用我父亲的话说，“那座山坡上不知有多少比尔·盖茨正在干活？”

只因为人们的才华和独创性无法得以发挥，不知多少艺术作品和科学突破成了永远的遗憾？

很显然，丧失机遇等同于丧失人生。

是的，世界并不完美，机会当然也不是人人平等，那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让这世界稍微公平一些呢？哪怕只是些许的改变？我们如何利用自身优势，使他人也享有多一点点的平等呢？这个过程又如何帮助我们活出最精彩的人生呢？

世界上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答案。这些答案形形色色，大一点说叫做慈善事业。小一点说就是日常的善心之举。但是，无论大小，我认为好的答案都建立在几个基本的前提之上。

最首要的前提是人人平等。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但人们却视而不见。很多时候，即使是善意的人们也将他人的境况和本性混为一谈。但是，境况的千差万别不代表本性也是如此。如果你相信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包括你自己），那么你就应该承认，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尊严和价值。

不幸的是，对这个基本事实的漠视（可能是无意识的），有时会令肤浅的善行发生变质。然而，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优于那些受助者，那么这就不是善行，而是居高临下的施舍。

第二个前提更具复杂性，即我们必须谦逊地认清自己的知识所限和能力所限。



我们只能尽力帮助别人，但无法确知到底能帮多少，如果坚持索要结果或为了得到他人的感谢，那么这就不是善行，而是自私。这就是为何最纯粹的捐赠，往往都是匿名捐赠。

此外，认为自己更了解其他人的自身需求，也是一种骄傲自大的臆想。由此，我们根本无法确切地说什么是“优势”或什么是“劣势”。人生并非如此简单，我们要面临许多灰色区域。

让我来举个例子说明。

我的一个朋友在纽约大学读书时，曾在儿童援助协会兼职。他成长在一个工人家庭，在校期间获得过多项奖学金、贷款、兼职工作机会以及全职暑期工等。不过，他仍然认为自己比那些根本上不起学的人更具优势。他的相对优势不单在于经济方面，而是很大程度上来自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和支持。他的家人培养了他的勤奋好学以及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十足的自信心。

他所任职的儿童援助协会支部位于曼哈顿东村。虽然这一地区如今已成为时尚、高雅的街区，但当时还到处是荒凉的房屋、废弃的汽车和焚烧中的床垫。这里的公立学校条件很差，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吸食海洛因的成人和青少年随处可见，盗窃和抢劫案每天发生，健全的家庭非常少见。总之，出生在这种环境中的孩子，面临着极为不利的竞争环境。

“我负责的小组大概有12个男孩，”我的朋友回忆说，“刚开始和他们相处时，我完全不知所措。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每星期只有8或10个小时，我希望做的事情却很多。我急于了解他们在成长中所面临的困难，结果犯了一个错误：我想得过于简单了。我原以为他们所有的困难，都可以用贫穷来解释。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贫穷，不是吗？”

“不过，在对这些孩子进行深入了解之后，我意识到这种看法是多么片面。只有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才会将一切都归咎于贫穷，这种做法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之间的差别。有的孩子会亲昵地紧贴着我，我感觉他们比实际年龄小很多，这些孩子往往都没有父亲。有的孩子会跟我保持一定距离，并不完全信任我，他们往往来自吸毒和暴力的家庭。有些孩子仅仅把救援中心当作一个避难所，在这里他们可以静静地坐下来看书。还有一些好奇心受到压制且学习信心遭到破坏的孩子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只有书呆子才看书。当然还有一些滋事分子，这些孩子精力旺盛，总是挑战各种底线，看你敢不敢惩罚他们。”

几年后，我的朋友碰巧在一家著名的曼哈顿私立学校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

“你知道吗？”他告诉我，“这里出现的许多行

为问题，和我在儿童援助协会时看到的一样。”

我朋友任教的学校有一项特殊的托管项目，专门针对那些“成绩差的富学生”。

他回忆说：“这个项目专门针对那些出现问题的富家子弟。这些孩子已经被其他学校开除了，他们的父母为了给他们争取到入学的机会，每年需要支付3万美元。”

这些孩子的竞争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偏差？从经济角度来讲，他们很明显处于有利位置。但为什么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富孩子、穷孩子，”我的朋友说，“我不再看他们的差异，而是开始关注他们的共同点。子女在贵族学校就读的孩子，家长往往更热衷于自己的事业和社会生活；少数人还是社会名流。他们的孩子很多都像是儿童援助中心里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脆弱、依赖性强、总是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安慰。即使我连一句话都没说，那些被父母虐待或轻视的孩子，也常常发怒并且对我缺乏信任。当然也有的孩子挑战底线，总是处在被开除的边缘，那样的话他们的父母就又要为他们奔波了。”

在与不同经济背景的孩子进行接触的经历中，我的朋友领悟到了什么呢？如果我们把“享有优势”简单地与“拥有金钱”划等号，我们就掩盖了大面积的灰色区域并忽视了很多其他因素。优

秀的家庭教育可以克服（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那些由贫穷导致的困难。失败的家庭教育，则很容易将富有带来的所谓优势挥霍殆尽。你不能绝对地说某一群孩子比另一群孩子更快乐、好调教，或者更能活出最佳生活状态。

我朋友还有更多的个人感悟。他告诉我，“在两种情况下，我都想介入帮忙，结果发现，我需要学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所能教的东西。”

“从穷孩子那里，我学到了自我认同的奥妙——这种真正震撼且鼓舞人心的神秘性格力量，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所畏惧。这种勇气从何而来呢？这些孩子是如何保持乐观心态的呢？那我们其他人若屈服于沮丧，岂不就太无能了吗？”

他接着说：“从富孩子那里，我学到了另一个跟我相关的道理。在我开始从事这份工作，心中有点愤愤不平，对班上的学生有一种憎恶感。我的父母可没有能力花3万美元送我到私立学校来，为什么这些孩子却可以？但是当我用心跟他们沟通后，我看到了他们的脆弱和痛苦。我意识到我必须转变自己的态度。如果只是对不如你的人表示同情，那么这不是真正的同情。同情应该针对你能够给予帮助和理解的每一个人，即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我的朋友说到了他从这些经历中领悟的最后一个道理，也许这点和我们的讨论联系最紧密。“我意识到，”他说，“没有绝对的优势和劣势，这一切都取决于你如何对待它。稍稍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

既然真正的机会平等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而且任何两个人在生命的高地上都不会精确地处于同一等高线，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对自身优势产生质疑或贬低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呢？

我相信这个问题困扰着许多出身富贵的人。他们能否真正相信他们的成绩属于自己？他们会不会因为自己在起跑线上处于领先地位，或是在人生旅途中受到过提携，就使自尊心大打折扣？他们怎样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成绩，并从中获得一种满足感呢？

在某些领域，人们的表现可以很容易衡量，这种情况下，上述问题就很好回答。让我们从体育界选取一个例子。

肯·小葛瑞菲的父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大联盟棒球手，也就是说，他在自己职业生涯起步时便占尽优势。从幼年开始，他就跟父亲学习球技，并且在俱乐部会所和棒球场边玩耍时，就耳濡目

染地培养起专业运动员该有的素质，教练和球探都对他另眼相待，但那又怎样呢？当肯·小葛瑞菲击出全垒打时，谁又能质疑他本身的能力？显然，当他独自一人走向运动场地，全凭自己实力的时候，他的背景已无关紧要了。在有人为小葛瑞菲铺就了通往名人堂的道路后，是他自己的卓越和决心让他到达了那里。

再看一个娱乐圈的例子。凯特·哈德森是歌蒂·韩的女儿，除了继承了一副甜美的相貌，她还生长在好莱坞的环境之中，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到代理商、制作人和导演，但那又怎么样呢？当她在镜头前诠释角色时，这些优势背景便无关紧要了，唯一重要的是她在这时刻的全情投入和她所释放出的才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缺乏才能和激情，那么世界上所有的起点优势和人脉关系都不足以确保你能成功。还记得南希·西纳特拉和弗兰克·小辛纳曲吗？显然，每扇成功之门都为他们敞开着，但他们的音乐才能根本达不到他们的名人父亲所设定的标准。我并非以贬抑的口吻来说这件事情。西纳特拉家的孩子进行了尝试并付出了努力，这一点他们做得很不错。我想说的是，如果成功与失败、卓越与平庸可以衡量，并被大众所见，我们便可以更容易地看清继承优势和个人成就之间的那条界限。

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能通过击球平均数或奥斯卡提名奖或格莱美奖，对自己进行定义，这就是问题的复杂之处。我们只能在隐秘的内心深处，用最诚实的方式判断我们的成就究竟是自己奋斗所得，还是仅仅借助了不劳而获的外力。

在开始判断之前，我想有必要先做一个简单但很重要的心灵剖析。我认为我们应该在选择职业或生活轨迹时扪心自问一下，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到底是出于真正的信念，还是因为它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换一种方式来说，我们是否在选择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还是仅仅为了获得有利的竞争优势而做出的决定？

我前面提到过，我曾短暂地考虑过在华尔街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我会喜欢这份工作吗？可能不会。我会在这个行业中保持出色的表现吗？这个我无法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我选择了这个行业，我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之中。仅仅是看在我父亲的情面上，也一定会有人雇用我。我在前行的道路上，会一直备受照顾和扶植，而且不可能被解雇。

如果我对银行或投资业怀有激情，如果我确实感觉华尔街是我职业的归宿地，那么“尽管”具有优势，我可能依然会从事这一行业。任凭别人去说“他能成功完全是因为他爸爸是沃伦·巴菲

特”！我为什么要在意呢？如果我确实全身心地热爱这一行，我会找到证明自己能力的方法……

但是，这个“如果”所引出的选择太重要了，它可以毁灭我们，也可以成就我们。

拿我自己来说，我剖析了自己的内心，并很轻易地得出了“华尔街不适合我”的结论。我想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做出的一个明智选择，不过从更深一层来看，这会给人一种缴械投降和缺乏想象力的表现。

只有自己可以对自己的内心进行剖析，没有人能够代替我，也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己确定那份激情所在，即使它会将我们引向竞技场中的有利高地。



# Chapter 4

## 喜忧参半的选择

The(mixed). blessing of choice

正确的选择，  
没有必要都得是稳定、  
舒适或理所当然的选择，  
也不是其他人帮我们做出的选择。

在很多情况下，  
徘徊在选择迷宫中并不意味着迷失，  
而是通往正途的一条必经之路。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长期受到卓越的工作态度的熏陶，这种熏陶来自我的父亲。我从母亲那儿也学到很多待人处世的态度，母亲对各类人都充满着无尽的好奇，她无畏而坚定地与他们

交往，倾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生活。

尽管如此，当面对自己的未来并做出关乎前途的决定时，我也像许许多多的同龄人一样，茫然、困惑、无所适从。

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打算完成高中学业——或至少不会以常规方式完成。由于迫切地渴望开创自己的新生活，我曾想过要提前毕业和跳级。

我对摄影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个兴趣是我八年级时参加男孩俱乐部时产生的。我不太喜欢体育，音乐是业余爱好，但还没有达到为之痴狂的程度。我需要在人生中找到一项特长来确认自我价值。摄影很符合这个需求。我上高中时，经常给校刊和毕业纪念册投稿，并在一家本地周报社做过暑期工。在我不断地学习和进步当中，相机已经成为我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识。

凭借这点小小的成就，我制定了一个相当浪漫但是欠考虑的计划。我想提前完成高中学业，然后去怀俄明州的杰克逊谷当一名摄影记者，一边自食其力，一边享受世界上最壮丽的大自然美景。

这个方案虽然出于我的年少气盛，但并非完全没有可操作性。我确实发表过一些有水平的照片，也可能会在报社获得一份工作并在杰克逊谷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对此我永远不得而知了，

因为当时父母对我的计划持有不同观点。他们清醒而又理性的期望，制约了我的青春幻想。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非常复杂的境地当中，并引出一些棘手问题。

例如：父母的引导和过度干涉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帮助会变成控制？有多少父母的关爱衍变成为专制，又该随着孩子的成长怎样调整？年轻人在决定人生道路时，到底有多大的选择权？他的自由度应该有多大？是否存在“过度自由”和“过多选择”的问题？

巴菲特家族在这些问题上，有着特立独行的作风。我的父母从来不会告诉孩子应该做什么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相反，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得到的不断教导是，我们可以成为心中想要成为的人，我们应该追寻心中想要追寻的梦想。

但生活绝非那么简单，不是吗？

因为这里有两条平行线，一条是显性信息，即我们可以自主做出选择，我们基本上享有无限制的自由；另一条是隐性信息，这种信息往往会引导我们的选择并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些隐性信息中，自然寄予了父母的期望，每个家庭都是如此，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我们家对孩子有一个不明言的期待，即孩子们应当在学校中竭尽全力。父母并没有施加压力要我取得全优成绩，但他们希望我认真、专注地

对待学业。这种期许绝非坏事，它能够调动我的积极性：他们期待我在学校表现出色，这肯定意味着我有能力这样做。有了这种自信，我确实在学校表现出色，而且为此感到自豪。

不过，这又将我带回那个跳级和闯荡世界的年少计划。在这个交汇处，显性信息“找出你的天赋”和隐含信息“不要过早找寻你的天赋……沿途也不要跳跃前进”狭路相逢。

作为一个典型的不安分的年轻人，我不由自主地就把第二个信息，看作是对我激情的阻挠和我自由的束缚。但是我后来意识到这种告诫很有道理，只是我当时未能领悟。我的父母并没有试图阻止我，而是劝告我不要在成长过程中操之过急，担心我可能会在匆忙中与美好的东西擦肩而过。我的成年生活就在前方，等待着我出现并安顿于此。通往那里的路可能会布满荆棘，但走捷径也许会令我得不偿失。

无论如何，我的辍学计划着实让父母惊愕。终于，母亲在我高三即将结束时进行了干预。幸运的是，我后来才了解到此事的来龙去脉。如果当时知情的话，我可能会一时反叛与父母对峙，而这种反叛情绪，会使家庭关系变得紧张并可能断送我的未来。

事情是这样的：那是我上高中三年级时的一个春天，有一天，我的新闻学老师找我私下谈

话。他说想让我在高中四年级（美国高中为四年制）时担任毕业纪念册的编辑。当然，这样的话我就得重新考虑自己的提前毕业计划。能够受到邀请是一种荣幸，而且编辑工作可以系统提高我的摄影能力，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也说明我对杰克逊谷的计划不够投入，不过这就是青春嘛！）

我在高中四年级末的时候获知，母亲曾在前一年春天去找过我的新闻学老师，并且两人共同谋划了这个计策。

我当时是什么感觉呢？事实上，在35年后的今天我还在想这个问题。

我现在知道，并且当时也隐约知道，我母亲费尽心机让我留在学校的做法是正确的。而且我也相信我的新闻学老师是真心实意地想邀请我做编辑。

但还是有点气恼，两个大人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共谋转移我的人生轨迹。这让我心里不太舒服。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感激还是怨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两者都有。我从不怀疑父母心里都是为我的前途着想；但即便如此，他们的介入仍然令我不太能接受，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疑惑。编辑工作是一个不大的成就，但我能肯定它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吗？我是被温柔地导向了正确的人生航线，还是被善意的意图倾覆了自

己要走的路，背离了原有的轨道？

如果有人期待我对这件事做一个明确的总结，我必须抱歉地承认自己没有结论。这件事引出的问题无法简单作答，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做家长难，做孩子也难，他们都无法扮演一个完美的角色。（事实上，当人们尝试完美时，可能就会出现虚伪造作和精神崩溃的情况。）关爱孩子的父母总是希望插手孩子的成长，有时难免会干涉过多。孩子们经常会对大人的干预感到恼怒，即使他们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这就是人生啊！

不过，我发现亲子之间这些矛盾，关键不在于意见相左，而是这些问题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互相理解和体谅。我永远无法知道如果当初前往杰克逊谷的话，我的生活会是怎样。但是我确实知道留在家里完成学业是个正确的选择。我曾试图相信自己已经准备充分，并且有能力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现在我承认事实并非如此。我当时还在学习如何做出正确的抉择并享受充分的自由，但还未学有所成。这个过程真要说起来有点玄：我并非通过贯彻意志，而是放弃意志，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

顺便一提，我对自己高四那年创作的那本毕业纪念册感到非常骄傲。

这个纪念册的故事，使我想到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话题，它包含了许多灰色区域、矛盾情绪和潜在的不适感。这就是父母运用关系帮助孩子获得特殊优势的做法，和对孩子产生的影响。

我前面提到过，小时候我家并不富有。但在我青少年时期，父亲已经相当知名并且深受尊敬；他的朋友几乎遍布世界，其中不乏地位显赫之人。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回避的，那就是巴菲特这个姓氏和一封来自《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推荐信，帮助我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这并非什么不光彩的特例。所有私立大学都会向杰出校友和潜在捐赠者的子女，提供一定名额的“荣誉”入学许可权。通常这些孩子跟那些以第一名成绩入学的学生，都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种制度公平吗？不公平。但是，我所关注的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制度对个人产生的影响。

老实说，我不太确定是什么原因让我同意去了斯坦福大学。难道是我在那个人生阶段对高等教育怀有热情？我说不准。难道是斯坦福大学对我独具吸引力？我也说不准。我能够确定的一点就是，我之所以去了斯坦福大学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不应该错过，而不是因为我把它看作一段证明自我的冒险旅程。

总之，我目标模糊，积极性不高，而且心中的责任感大于喜悦感，这也无疑是我三个学期后退学的一个原因。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个决定进行详述，但现在我只想讲导致我选择退学的原因：我从未真正确信自己有资格进入斯坦福大学。

如果不是巴菲特这个姓氏，斯坦福大学会接收我吗？如果没有重要人物的推荐信，我的申请表会引人注目吗？我有资格和那些平均学分拿4分并拥有完美SAT考试成绩的学生在课堂上平起平坐吗？

我不能说自己彻夜难眠地被这些问题所烦扰，但它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我的自信心，并影响了我内心深处的公正观。

父亲帮我进入斯坦福的决定是错误的吗？当然不是。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能够在孩子的人生道路上提携一把？我也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明确解决方案的两难问题；同时也说明了家长不可能做得完美，青少年也不可能不出状况。

虽然通常家长会比孩子懂得多，但没有人能够懂得足够多。我们心怀善意并希望自己动机纯洁，但有时这些动机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我们大概都清楚，家长送子女去哈佛或耶鲁，多多少少有炫耀的意味。“哦，你的孩子在欧洲闲逛了一年啊？我的孩子是普林斯顿大学法律专业的预



科生。”我们能够肯定地说哪个年轻人的经验更宝贵吗？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费，到底是用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还是家长的虚荣心？

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种回答。我不是在无事生非！仅仅是提出问题而已……

在斯坦福大学期间，我曾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那里的教学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明确目标也成了一件好事，虽然没有什么特定兴趣，但我充满激情，对一切都感到新奇。所以，凡是带有“初级”和“理论”字眼的课程，我都尽可能地报名。

尽管说我是个“浅薄的涉猎者”好了，不过请记住这个词的起源。它衍生于意大利语中的一个动词，这个动词的意思是“享受快乐”。而我也正是这么做的，在自由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中享受快乐。这就是斯坦福这类大学的真正优势所在，但当时我可能并未完全体会到这点。由于没有立即选择专业的压力，我可以阅读伟大哲学家的著作、研究基础科学、涉足文学巨著。如果当时立即确定专业的話，就会局限我的视野，并将我引向某个僵化且竞争激烈的行业，从而进一步制约我的选择。

文学院的课程设置，滋养了我漫无边际的好奇心，但现在我知道是我的家庭在更早的时候，

培养了我的这种自由观和选择观。在父母送我的所有礼物中，最珍贵的无疑是一个信念：要相信自己无需被生活挤压，可以通过更开阔的视野来支配人生，而不是自我蜷缩到一个预先设定的缝隙里。

我在斯坦福大学读一年级时，发生了一件事，它让我真正懂得了自由的难能可贵。

有一天，我经过宿舍走廊的时候，听到一个女孩正通过电话动情地说着什么，这个女孩我认识，我不希望偷听或介入别人的事情，就小心翼翼地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她沿着走廊哭着走了过来。

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她是喜极而泣。她刚才是在给自己的父亲打电话，并跟他做了一次倾心交谈，她告诉父亲自己现在有多么不开心，多么不知所措，告诉他如果自己继续沿着现在这条道路走下去，未来只会一片黑暗，甚至注定会失败。她父亲在听她讲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最后终于同意她不必非得做医生，她可以遵循自己的愿望，去当一名律师。

我同学擦掉眼泪，她从压力中释放出来，现在几乎要破涕为笑了，她说：“是不是太棒了？”

我站在那里，极力想找些安慰和鼓励的话，但满脑子想的只是“可以选择真好……但这就是选择吗？！医生或律师？在所有能够实现梦想

中，你只有两个选择吗？”

我不记得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我只是点了点头。但它引发了我对许多事情的思考。当然，其中一个是关于选择以及不同的人如何做出选择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选择与优势之间复杂而又矛盾的关系。

什么是真正的“优势”？大多数人只是通过金钱和金钱所能买到的东西对优势进行定义，认为拥有优势就等同于拥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能够享受华服美食，有一张洁净且冬暖夏凉的大床。这一切虽然美好，但这就是优势的本质吗？我想不是。

如果人生由我们打造，如果我们直面挑战去开创自己想要的人生，那么我可以很明确地说，优势的本质是拥有最广泛的选择权。

想想那些非洲村民，由于政府的腐败或缺乏教育机会，他们只能通过耕种或放养几头瘦弱的牲口来勉强糊口，终此一生。想想那些旧城区的年轻人或保留区里贫困的印第安人，他们的视野中满是破碎的家庭和痛苦的绝望。对于处在这些环境中的人们而言，生存往往意味着整日工作。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显然是如何能让自己和家人吃饱并找到一个住所。但是，经济安全和物质享受并不是这些人被唯一剥夺的东西，他们往往还被剥夺了选择权，这和其他任何东西的缺失

一样残酷。饥饿和干渴可以逐渐得到解决，但渴望改变却无计可施，这种挫败会产生一辈子的阴影，甚至会代代相传。

这又使我想到了斯坦福大学的那个同学。显然，她很“占优势”。她的家庭很富有，她享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机会。从理论上讲，她几乎拥有无限的选择权。

但事实上，她的选择空间受到了家庭偏见的挤压，这种偏见狭隘地定义了什么是“好的”、“适当的”、“有社会地位的”职业选择。当然，我并不是说成为医生或律师有什么不对，只要这是一个人真正的理想。但以我的同学来说，她的个人理想，似乎并未在人生方程式中占据多大比例。别人在她身上强加了一个未来，至少在当时，她逆来顺受了。

换句话说，她虽然很“占优势”，但她在审视自己的选项时，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优势。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一方面，她的父母给了她无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剥夺了其中大多数可能性。如果她想成为一名老师或舞蹈演员将会怎样？如果她在无数的可能性当中，挑选了一个不太稳定但很有满足感的职业将会怎样？如果她真正喜欢的职业，不被当时的特定文化所接受又将会怎样？

毫无疑问，这个女孩子的家人是为了她的最

佳利益着想。他们希望她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并享有社会地位。他们希望她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是正确的选择，没有必要都得是稳定、舒适或理所当然的选择。其他人帮我们做出的选择通常不能算作选择。如果只能僵化地被动地接受，那就是对我们所谓的优势的一种浪费。

我再讲个轻松点的故事，来跟我的斯坦福同学这件事作个比照。

我在保险杠贴纸和T恤衫上看到过一句话：“游荡的人，未必都是迷路的人”，如果你告诉我它起源于佛或者老子说过的话，我也丝毫不会吃惊。我相信这里面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尽管它可以被轻易曲解。我的意思是，有些游荡的人，就是迷路的人！但是很多情况下，徘徊在选择的迷宫中并不意味着迷失，而是通往正途的一条必经之路。

最近，一位朋友跟我讲起了他的一个老同学，这个同学几乎每个学期都要换一次专业。他刚上大学时想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但他很快就厌倦了工程学中那些具体、实际操作的内容，开始热衷于更加虚幻、抽象的东西。

于是，他转到了物理学专业并为之着迷了一段时间，但他发现自己对这门学科真正感兴趣的

是其中描绘的那些美丽、有序的模式。

接着，他又转学数学专业，数学中有很多美妙的模式并且跟实物完全脱钩。他对数学的兴趣仅保持了一两个学期，就开始感到自己的世界变得过于抽象了。现在他所向往的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象的东西。

他再次换了专业，同时还转了学。那时候他的父母无疑已经抓狂了，连他的朋友都怀疑是否可以简单地将他归类为那些聪明但不可救药的怪人。他后来就读于罗德岛设计学院的美术专业，并专攻绘画。

这个转变似乎没有起初看上去那么不可思议。这家伙对美丽的模式有一种痴迷。但数学的美妙模式是抽象且无形的，而他的愿望是将这些模式带到现实中来。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尝试用美丽精致的线条或颜色搭配将其具象化呢？

出人意料的是，绘画也不能满足这位仁兄的要求。首先，他对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才华产生质疑，他不知道能否将自己关于绘画的见解转化成现实的艺术作品。此外，他发现画家的生活太过孤独，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于是，他再次调换了专业，这次他转到了建筑学。建筑学是一门合作性和社交性很强的学科。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行当。建筑设计会用到物理知识和数学模式，他还可以利用掌握的

绘画技巧，将自己对模式的热爱付诸实践。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对不对？

嗯，差不多。但建筑学也有一些困扰他的地方。比如大多数的建筑设计都无法得以建造，最后只能以设计图纸告终。实际兴建所需的钢筋、玻璃和石材是怎样的呢？这位仁兄发现自己越来越对材料及其不同特性感兴趣。换句话说，他回到了圆圈的起点，他正在以一个机械工程师的思维进行思考！

而这些假想建筑物，如何使它们融入一个城市的网络和格局中？它们的美学元素、规模、性质及其建筑成本会对生活和工作在里面的人们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些建筑物蕴藏了什么更大的模式呢？

对了！他终于找到了，这门学科可以覆盖他的所有兴趣，并能够应用他的全部技能。他打算当一名城市规划师。他最后一次换了专业，并一直修完硕士课程，然后开始了自己精彩的职业生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说这位仁兄在徘徊于学业的这几年中“迷失”了吗？或者说他走的是一条尚不明朗的小路，但这条路却最终将他带到了目的地？

是否存在“过度自由”和“过多选择”的问题

呢？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显然有些人会持不同观点。很多年轻人会滥用手中的自由，或面对生活中的选择变得茫然失措。当孩子们染上毒瘾时，这绝对是滥用了自己的自由，但并不是自由本身造成了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吸毒者都是因为受其他问题所困扰，在尚未找到更好、更健康的解决方式时，他们选择求助于毒品。当缺乏抱负和目标的年轻人，跌跌撞撞地步入成年世界后，他们很有可能无力选择自己的道路，并断然放弃其他的可能性。

但是，让我们弄清楚并且不要找借口。当人们滥用自由时，自由没错，而是他们有错！

我们必须对自由进行管理，并从自己的内心开始进行调节。我的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实际上已经成了她的个人口号），可以概括这个问题。她曾经告诉我，我可以任意而择，但不可以任意而为。换句话说，我的思维可以天马行空，但我的行为必须遵守适当的规范。这些界限的决定因素包括个人道德和操守，以及人们对于处世与伦理的共识。这些东西不会制约我的自由，反而会对自由起到引导作用。毕竟，自由不等同于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同样，如果人们被自己的选择所困扰，那不是因为选择太多，而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清醒的



判断和足够的意志力。

然而，一个人如何才能具备这种清醒和意志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志向问题。

# Chapter 5

## 志向的秘密

The mystery of vocation

如果是自己的志向，  
我们渴望超越，  
渴望冲破屏障。  
这种向往是美好的，  
它令我们激情澎湃，  
它能够使我们发挥最佳水平，  
引导我们去发现并取得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成就。

2008年秋天，我有幸在佩利媒体中心位于纽约和洛杉矶的分会场进行演出。至少两个原因，使得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些融合了音

乐、录像和谈话的演出活动，让我有机会分享并升华了很多思想，进而成就了这本书。而洛杉矶那场音乐会，也因为我父亲的参加，而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听我弹唱。父亲不只是来当观众的，他还加入到了我的演出当中，他带来了那把小有名气的夏威夷吉他，我们在一首合唱中迎来了音乐会的开场。在一曲《她是不是很甜美》的激情演奏之后，我父亲跟观众说他来这里是为了看看我在钢琴课投资中获得的回报”。逗得观众们哄堂大笑。

如果我当时思考一下的话，我可能会问他是哪次钢琴课。因为我总是开始学琴，然后又放弃，这样折腾过四次！

我认为这也反映了我想提及的一个核心观点：人生的志向往往神秘莫测，极少有人能够沿着直线靠近它们，也不会有人在找寻它们的过程中一帆风顺。

回想起来，我似乎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到音乐这个志向一直都在召唤着我——这就更令人费解了，为什么我用了这么长时间才完全投入它的怀抱。在这一点上，我怀疑自己跟很多人一样，越是那些最常浮现、距离最近的事物，往往越是视而不见。

母亲曾经跟我说，我甚至在咿呀学语时，就

东倒西歪地转着圈唱“一闪一闪小星星”。我之前曾经提过，自童年伊始，我就能听到脑海中回荡着的旋律。当然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同寻常，难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到这种内心深处的乐声吗？在我刚能触到钢琴琴键时，我就用力敲击低音来模拟雷鸣并轻敲高音使之发出雨声。

我4岁时想象“约会”是这样的，我邀请一个名叫黛安娜的朋友来到我家，她是第一个令我倾心的女孩儿。我在家里的壁炉处出现，壁炉就像舞台的前端一样将我框起来，我为她献上了一首小夜曲，并唱着保罗·安卡的歌，“噢，请留下来陪我，黛安娜！”

我5岁时发生了一件轰轰烈烈的事：甲壳虫乐队在“埃德·沙利文的节目”中首次亮相。我被震撼了，我被征服了。像其他数百万的家庭一样，巴菲特一家也跑到当地百货商店购买了一张维杰唱片公司发行的《介绍甲壳虫乐队》。我很快就成了一个娴熟的——不，不知疲倦的——空气吉他信徒。我学约翰·列侬弯曲膝盖，还模仿保罗·麦卡特尼在唱他的代表句“Yeah, yeah, yeah, YEAH!”时伸脖子的动作，我用西尔斯便携式唱片机把这张专辑听了不下上百个小时。有一天唱针断了，我就把母亲的缝纫针换了上去，竟然成功了！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把音乐和技术结合起来。

我6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我的老师是个典型的“街道老妇女”，她曾教过我的姐姐和附近的其他孩子。从她那里我学到了基础的指法、和音，以及简单的和弦和识谱。

我还学习了大调和小调的区别，前者欢乐、明快，后者阴郁、哀伤。有了这些非常基础的知识，让我明白音乐在传达情感上是如此有力、如此生动。那可能是我7岁时的一个晚上，我当时心情郁闷，就绕过父亲读晚报时常坐的那把椅子，坐到了旁边的钢琴前。我没有试图用语言诠释我的烦乱心绪，而是用小调缓缓地弹奏了一曲《洋基歌》。奇特的是，这首轻快的进行曲被我弹成了哀乐，我的家人很快意识到我心情不佳。

虽然我如此喜爱钢琴，而且钢琴已在我生活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但两年后我还是打算放弃继续学习。

为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需要中断思绪，来思考一些更艰难的问题：为什么年轻人在承认并接受自己的职业时感到那么难呢？他们在途中会遇到哪些障碍和无法避免的弯路呢？

我认为困难之一就是，承认和接受一种职业必然会加重人生的负担。试想一下：多数人在多数事上都是马马虎虎而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般水准”。多数人都是一般的学生、一般的

高尔夫球手，一般的……就连盖瑞森·凯勒也说过，你不可能使城镇里的每个人都高于一般的水平，因为那些“一般”的人也不甘落后！

在生活的大多方面，“一般”已经足够好了。事实上，处在一般的水平是很有优势的。因为这样没有压力，而且不需怀抱太高的期待。

然而，当涉及一个人的真正职业时，“一般”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的职业是做一名厨师，“一般”的厨艺显然不够优秀。没有一个尽职尽责的教师只想拥有“一般”的教学能力。没有一位作家只想达到“一般”的写作水平。

在我们的职业领域中，我们渴望超越，渴望冲破屏障。这种向往是美好的；它令我们激情澎湃。它能够使我们发挥最佳水平，引导我们去发现并取得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成就。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人们在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职业时，是如此的胆怯。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的某方面注定“一般”，即使我们有些许不足，那又何妨？但如果我们在希望证明自我的事情上遭遇挫败，那就会很严重。

这使我回想起第一次放弃学钢琴的情形。我当时8岁，还不具备成人思维。以我有限的词汇所能说出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对学钢琴不感兴趣了。

但为什么不感兴趣了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钢琴课变难了。之所以变难，是因为我开始深入了解它，而且非常在乎自己是否能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不管当时的想法有多天真，但我开始明白，我与钢琴有很深的情结，不只是玩玩而已。因此，我对音乐的热爱既能让我快乐，但又掺杂着一定程度的不安和隐隐约约的恐惧感。

我不得不相信，很多人在接近或逃避人生使命的初期，都经历过这种混杂的情绪。

生活是错综复杂的，我们怀有的很多情感常常看似相互矛盾，但最后却发现它们完全相容。在因为课程日益变难而拒绝学习的同时，我萌生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我靠自己也能学好音乐。

既然我自己的音乐可以从某个神秘的地方走来，并以生动、活泼的色彩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么学习其他人用白纸黑字记录的音乐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自信心虽然令人振奋，但也很危险。相信自己能够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这是件好事。但我当时的知识储备还不足以驾驭这种能力，或者说是相差甚远，所以这种臆想只会导致弄巧成拙。对于那些急着崭露头角、并误以为自己胜过老师的早熟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教训。

最终，我不得不承认，技艺的练就没有捷

径。我必须学会虚心求教。

所有伟大的精神传统和宗教传统都尊敬它们的老师。而且有趣的是，许多传统似乎都认同一个观点，那就是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众多老师。佛教中有句箴言“诸多途径，诸多导师”。基督教中的《福音书》的作者不止一位，而是四位。希伯来旧约正典，也就是犹太教颂祷词中有一段最著名的祷文，原本颂扬的是亲爱的师尊，后来变成歌颂逝者的祷文，其中的深意就是：走在我们前面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

换一种方式讲，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就需要多少老师，老师是数不胜数的。

我之所以将这点与钢琴课并论，是因为我在学有所成之前又有了另外三位老师（三位受聘的老师，也就是说，那些无意中传授并影响过我或那些我未曾表示过感谢的老师，可能还有几十位），每一位老师都在我相当分散的钢琴学习中，融入了一些弥足珍贵、不可替代的内容。任何一个领域中的好老师，都远非传递信息这么简单，他们会传授自己的一些要领。因此，每位老师独具的教学方式，可能更重于他们在技巧上对我的助益。

我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比较中规中矩。读音符，数拍子，正确地把手指放到相应的琴键上。



虽然不是很有创意，但这种做法完全正确而且十分必要，它包含了一个可能在各个领域普遍适用的真理：只有把基本功练扎实后，你的想象力才可能有质的飞跃。如果没有枯燥的磨炼做基础，创造力不会为你酿造杰作，只会带来四不像的残次品。

第二位老师从五年级时开始教我，她采取的是一种巧妙而非常独特的策略。比起音符，她对声音更感兴趣。比如说，为什么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歌曲不同于莫扎特的奏鸣曲？简单的C大调和弦可以发出多少种声音？如何用同一种乐器弹出肖邦或杰里·李·刘易斯的感觉？

从第二位老师这里，我懂得了每次把手指放到琴键上时我都会面临一个选择，不仅是弹奏哪个音符的问题，而是如何弹奏的问题——如何使它听起来像我弹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如何使它听起来有我的风格。

第三位老师以此为基础将其提升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对她而言，音符和规则只是最基本的原材料，我们学习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将其升华。声音只是一种手段，其目标是到达一个更为重要的终点：自我表达。

相互融合的各项元素开始变得丰富起来！令人兴奋、惶恐！你如何操控心中的情感，如何通过头脑中掌握的知识使之升华，并将之转化成为

指尖弹奏的音符呢？人生方程式中包含了多少灵魂、冒险和自我袒露？需要多少自我认知，多少自我放纵？如果你深入到内心深处，将最原始和最切身的感受投入到音乐中，最终却所获无几，你会如何抉择？

我当时没有冒险进行尝试，我甚至对人生或自己的内心都还不够了解。我决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摄影当中，因为这项技能更有保障，也比较不那么私密。我对音乐的这份矛盾感情，再一次让我滑离了人生的主道。

但关于我的事情就说到这儿吧——至少暂时！

让我们更多地讨论一下“志向”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话题。

首先，这些强大的天职感召来自何方？我的答案很简单，但可能不尽如人意：没人知道。显然，当孩子追寻父母的足迹时，人们倾向于认为是遗传或家族文化在起决定作用。但对于那些背道而驰的年轻人，又该如何去解释呢？詹姆斯·美林是美林证券公司创办者的后代，但他却成了一名优秀的诗人。你怎么解释他的职业呢？答案是，无法解释。我们可以庆祝它成为了人类拥有无尽潜能的最佳例证，不需费力去解释。

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更加难于回答。是不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生的“志向”呢？

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其定义。如果我们把“志向”看作是一种工作热情，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在理想世界中，所有人都能够在付薪工作中获得快乐，但那是乌托邦！现实中的情况往往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力图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我们可以努力在工作中表现出色。但可惜的是，这不等同于我们热爱这份工作，也不等同于这份工作可以反映出最真实的自我。

不过，我希望能够对“志向”下一个更加宽泛的定义，这个定义可能会将我们所有人包含进去。我希望把“志向”定义为我们对人生的一种追求，这个人生属于我们，是我们自己真正拥有的人生。这个人生可能会以工作或某一特定职业为中心，但并非必须如此。这段人生的天赋，不论正确与否，都有其最独特的展露方式。

我来讲一对合作伙伴的故事吧，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恰好可以给我们作为最好的范例。

两个伙伴中的一人，从小就认定要当作家。“关键不是才华，”他说，“而是因为我的性情。虽然我和其他孩子相处得很好，但是当我真正全身心地专注于某事时，我还是喜欢独处。能够与内心对话，能够探寻其中因由，这对我都是非常重要的。很早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有很强的

纪律性，但必须是‘自’律。如果其他人试图支配我的话，我往往会表现得固执、粗暴、叛逆。所以，我不适合受雇于人，我想我会因此失去95%左右的工作机会。”

最后这句话，对确定志向很有帮助：通过明确什么是我们不想做的，来简化选择！

总之，这个朋友决意当作家，他还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备选方案。我一生中只动摇过两次。一次是刚上大学的时候。事实上，把写作当做谋生手段看上去非常冒险，所以我初步打算念医学预科，但在第一次进生物实验室并不得不解剖一只青蛙后，我放弃了这个想法。我意识到自己神经太脆弱了，绝对当不了医生。第二次心血来潮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在总统竞选期间当过民意调查员，这个工作真的非常有趣，它使我有机会跟很多人进行交谈。但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因为这能使我获得写作素材，写作永远是我最为在乎的事。”

因此，这个朋友决定，不管有多冒险，他都要以写作为生。“很幸运，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我还年轻，还能够坚韧地面对所有不可避免的反反对意见，”他说，“我基本上身无分文，直到30岁之前，我还一直像个穷学生一样生活，但我并不介意。我做的是我想做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否准确，我只是无法想象如果从事其他职业将

会怎样。”

总之，这个朋友的人生，显然是以自己的工作志向为中心。

相反，他的合伙人则信奉一种截然不同的职业观，但我认为这也行得通。

“我从来没有想过真正属于自己的职业，”他说，“也从来没想到拥有一种职业。我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承认赚钱的必要性。但是，我把它看成一种手段，不好也不坏，它只是你维持生活所必须做的事情。”

正如他的合伙人很早就知道自己注定要成为作家一样，这个人从小就知道，他完全不想被某份工作束缚。“小学的时候，”他回忆道，“老师通常都会提一个问题：你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孩子们会说：消防员、航天员、科学家。我则会说‘快乐’。有的孩子告诉我说这不是一份工作。我记得自己当时就想‘才怪，它就是一份工作’！”

“当时，”他说，“我真的无法解释这种感觉，不过人们生活中的主题无外乎创业、赚钱、买车、买房——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快乐。那为什么不切入重点，直接追求快乐呢？”

快乐本身是一种志向吗？怎么不是？在我看来，认真、热切地追求快乐，与在其他领域实现成功，都需要具备相同的品质：耐心、自知之明、走出逆境的能力和坚定的信念。

总之，两个人的不同职业观，让我想起了一个关于“想”和“做”的古老争论。

东方哲学通常把“想”放在首位，即安静的沉思和天人合一的体验，简而言之就是快乐。西方传统往往强调“做”，实现、完成、打上烙印，简而言之就是工作。

我们能说一种哲学比另一种“更好”、“更真”或“更有益”吗？这个争论永远不会停息。但我要说的是：对于一个真正拥有“志向”的人，做等同于想。对于一个以“快乐”为志向的人，想等同于做。在我看来，冲突消失了。

与此同时，让我们回到钢琴上来，我对选择自己志向的矛盾，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那时我有个朋友叫拉尔斯，他和我一样对钢琴着迷。我们开始合作搞音乐，不久后，我们便自己写歌、编曲。

在与人合作前，我一直认为钢琴是孤独的避难所。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乐队演奏，也从未有过这种想法。现在，钢琴已成了一种友谊的黏合剂。其他的孩子在一起玩球、钓鱼或在森林中漫步时，拉尔斯和我则在一块儿搞音乐。

这真的很不错，但也为我的人生路上设置了另一个障碍，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拉尔斯和我并没有公开竞争过，音乐很少会引发这样的

情况，但我还是忍不住跟他比赛，并以他为标准来衡量我自己的音乐灵感和天赋。我总感觉自己技不如人。

或许这是事实，或许这只是我的不安，这就是人的本性。总之，它束缚了我的自信心，让我对音乐热情大减。我简直不能想象，如果与仅有的同伴相比我还排第二，我又怎么能让音乐成为自己的终生职业呢？

我最终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方法，也知道这其实只是一种完全虚幻的困境，但我为此多花费了几年的时间，还经历了更多的自我怀疑和失败尝试，并在若干巧合的促成之下，才实现了这个突破。

那是我高中时的一天，一个幸运的巧合发生了——如果是巧合的话，而不是我母亲运用了神秘的智慧——巴菲特家突然出现了一台录音机。

我前面提到过，自己曾经用缝纫针修好了我家的便携式唱片机，以此来说明我一直对音乐和技术的融合感兴趣，也许有些牵强，但录音机把这种融合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在我眼中，它不仅是一个机械装置，而是一个可以实现无尽愿望的魔盒。我自学了如何录制乐曲，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混录，以及如何抹去第一支曲子并对其进行改进。总之，我学习的不仅是如何演奏音乐，而且是如何制作唱片。

别弄错了，这些东西都相当初级。有的孩子喜欢摆弄化学用具，我则喜欢捣鼓钢琴和录音机。即使不能有所建树，我也认为过程非常重要。这不仅适用于音乐这个职业，而且也适用于所有领域中的自我定位。

在录音机被导入我的人生之前，我不确定自己到底知道多少条道路，可以通向音乐人这个职业。我曾认为音乐人等同于钢琴演奏和乐曲创作。但技术元素的出现，让我意识到这个定义过于狭隘了。成为音乐人还意味着我可以从事与演奏和旋律相关的一切事情，首先是磁带录音，然后是在录音室工作。

换句话说，音乐制作不代表单一的技能或喜好，而是多项技能和喜好的综合体。乐曲创作就是一种喜好，爱好使用电子器材又是另一种喜好。当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时，就产生了折射和叠加效果。好像在一个布满镜子的大厅中，“音乐人”这个单一概念呈现出了无数可能的影像效果，也许其中之一正适合我。也许我能找到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创作音乐，而且可以创作我自己的音乐。

如何将这种叠加作用应用到其他领域呢？有一种情况是，我们许多人在最开始的时候都会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有一种模糊的认知。只有将这种认知和我们的能力性情进行联姻，认知才能变成



真正的志向。

譬如说，一个人最初的模糊认知是想当医生。但他要成为哪类医生呢？如果他是那种喜欢独自与化学器具为伴的人，那么他在研究领域可能比在临床领域更能获得快乐，从而更能体现自我价值。同样，成为一名律师的想法太过宽泛，但如果他又对新闻业充满热情，那么他可以向捍卫言论自由的方向进军。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情况，远比前面的例子更加复杂。决定我们喜好的不仅仅是两个因素，而有可能是几十个因素。有些因素可能活跃于我们的眼前，有些可能藏匿于我们的身后，还有些可能相互矛盾——比如，一方面想追求实现自我的成就感，一方面对金钱有无尽渴望。

但我的观点是：不管我们的喜好、才能和性情有多错综复杂，各种因素总会有一个交汇点。只要有耐心、眼界开阔，或许还需要点运气，那么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个交汇点。我们真正的志向，会在那个交汇点上静候我们的光临。

这并不是说钢琴和录音机的结合，让我一瞬间拥有了自信，并坚定地向前走去。因为即使在开始大学生活后，我仍然在黑暗中摸索。

但思维的运作方式很神奇。我们自以为拥有清晰而理智的思维，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大脑

会耍些花招，狡猾地进行迂回。头脑往往滞后于心灵。对于那些心里感受到的事情，迟缓的大脑需要通过文字和逻辑，才能对其进行解释和证明。

在我开始斯坦福大学的学习生涯时，摄影仍然是我表达创意的主要方式。我还参加了摄影课程，不断地拍摄照片。我享受着一种与相机为伴的人生。但与此同时，一些困惑悄然而至。在拍摄了数千张，甚至可能数万张照片之后，我仍然无法底气十足地指出自己作品中的“艺术”所在。我知道它们达到了一定水准，但又无法说出有何独到之处。相机这个器械，将我和我希望表达的东西隔开了。我看不出这些照片中哪里能体现“我的”特质。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心中已不再对摄影存有热爱，只是我的思维还未曾试图放手。似乎我必须在痛苦地经历了摄影梦想的幻灭之后，才能纵情于音乐的激情当中。这有点像浪漫喜剧中的场景，主人公最终发现自己真正爱的人不是新认识的尤物，而是陪他一路走来的那个坚贞不渝的朋友。对我而言，这个朋友就是钢琴。

虽然我越来越急于承认并抓住自己人生中的志向，但当时我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另外还有一些棘手问题需要解决。自信心是其中之一。我常

常问自己：我足够优秀吗？我今后能做到足够优秀吗？

另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是家庭的期望。我的父母总是鼓励我去找寻自己的幸福，我可以做自己喜欢任何事情。他们在这一点上很真诚，但这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吗？父母对孩子寄予着他们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梦想，这难道不是朴素的人性吗？如果我选择音乐这个前途未卜的非主流行业，我会让他们失望吗？如果我选择一个与学历无关的领域，会不会“浪费”了斯坦福大学的优越教育机会呢？

或者我之所以感到内疚，是因为内疚是自信心不足的一种恶魔形态吗？

无论如何，我需要某种深刻的体悟，来扫除我的恐惧和疑虑，让我的决定看上去不只是清晰，而且舍此无他。

大学二年级时的一个晚上，我朋友邀请我到他的宿舍去听一个吉他手的演奏。这个吉他手弹得真是棒极了，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乐曲中所蕴含的那种朴素。没有华丽的指法，没有为了花哨而花哨的技巧，但是每一个音符都恰如其分、深情可触。我当时想：音乐就该如此，而我完全可以做到！

我不记得是如何离开宿舍的，我只记得自己回到家后开始在这种狂热的状态下创作乐曲。我

写了两首歌，然后打开录音机，开始叠录其他部分。我边写边听，边增边减，边试验边修改。我不想要那些浮华的东西，也不希望有张扬的成分在里面。

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第二天早上，一个朋友开车接我去海滩，我带上了那盘新录制的磁带在路上听。

到了海边，我经历了一生中最奇妙、最震撼的感觉。我打开车门，发现自己无法离开，简直无法移动。我被一种由责任和狂喜混合而成的引力，钉在了座位上。

在这段短暂的行车旅程中，通过土褐色的二手本田扬声器，我听到了自己的未来。

# Chapter 6

## 买时间

### Buying time

好的决策是需要花时间的，  
它们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而不是一时冲动。

我们要有足够的自我认知，  
去审视自己的内心。

中途停下来自省永远不会是浪费时间，  
而是一个人所能实现的最有价值的投资。

优势无疑是一种喜忧参半的赐福，它在提供机遇和安逸的同时也会给许多人带来困惑，有时甚至会削弱他们的人生价值。

首先，我们所谓的优势到底指什么？

当然，通常我们都会用金钱和物质对其进行定义，但我认为这种定义还不够全面，因为实际优势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

家庭的关爱与支持是一种优势，老师的关怀与照顾也是一种优势。教育是一种优势——我谈论的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包括最广义的教育。我所指的是接触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种人，并与之交流。这种教育可以加深我们的认知，并培养起同理心。

但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优势有哪些共通之处呢？

每一项优势都应该增加我们的人生选择范围，但你有没有发现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我认为优势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开辟一个充满选择的世界，另一方面，它往往带来压力，有些是外部压力，有些是自我施加的压力，从而会严重限制这些选择。

父母的期望构成了这样一种压力。老师和榜样的影响，即便是正面的，也会形成一种压力。还有所谓的流行趋势，比如今年哪类职业最受追捧，更是一种压力。最后，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经济时代，所以人们往往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最主流的职业，走多数人走的那条路，以获取安全感。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那些拥有优势的人，往

往会感到他们的选择范围似乎比大多数人都狭窄。这种情况很遗憾，甚至有悖常理，但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正如我那个斯坦福大学的同学，她似乎只有两个人生选择：要么做医生，要么当律师！

优势就像是一个望远镜。从一端观望的话，你可以放眼无边的宇宙；但从另一端望去，你的世界就会缩成一个窄条。既然人生由我们打造，那么望远镜朝哪儿转就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

什么样的优势能够给予我们从容生活的保障呢？经济上较宽裕，可以降低我们赚钱的紧迫感。家庭的支持，能够给孩子更多时间去发掘自身的天赋。良好的教育会使我们在未知事物面前变得谦逊，它会使我们有耐心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优势应该有助于避免我们出于对未来的担忧而仓促决策。就选择而言，优势应该给我们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时间。

但在许多富家子弟身上我们却看不到这一点。世界上还会有比他们更急迫的人吗？他们匆匆完成预科，就着急进入“合适”的大学。他们为了讨好“合适”的研究生教授，就匆匆完成大学课程。他们的暑期在实习中一闪而过，为的是拥有一份漂亮的简历，以便尽快进入银行业或律师事务所。难怪有些人在30或35岁时便会遭遇所谓的

中年危机，因为他们自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忙得气喘吁吁了。

我要明确一点，我并不是批判他们，而是想声援他们。我明白，有许多现实的压力将他们推向这种匆忙的生活轨迹。正如很多文章中写到的那样，这一代青年面临的职业前景，并不如父辈般光明。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挫折完全可以理解。没有人希望当列车渐去渐远，自己还在站台上游荡；也没有人希望在供给短缺时，自己会落得两手空空。

不过，我常自问，一方面我们积极、务实、有力地地下决心抓住时机，另一方面我们因害怕落后心生恐惧，又以恐惧为动力盲目向前。它们的界限在哪里呢？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在匆匆而过的人生中，错失的比得到的还要多？

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时的人们强调的是“回归自我”的价值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们阅读《流浪者之歌》和《在路上》。他们中断大学生涯，背着简便的行李徒步欧洲或去尼泊尔环游。在大学毕业后，他们不会马上继续研究生学业，也不会研究生毕业后马上开始全职工作。这样做的目的不是简单地适应人生，而是要找寻最适合自己的人生。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归自我”的概念



从一种追求变成了老生常谈，然后演变成了恶意讥讽的素材，讥讽婴儿潮（美国1946-1964年间）出生的一代人是一群满嘴跑火车、刚愎自用的家伙。强调回归自我的做法，可能有点极端，所以才产生物极必反的钟摆效应。

这正是我要讲的重点：我认为近年来这个钟摆已经过于偏向另一端了。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无论是电脑还是经济周期，一切事物都在加速前进，我们似乎把自我反省，看成了一种已无力消受的悠闲和奢侈。我们被一种害怕落后的恐惧所驱赶，不敢给自己时间放慢脚步进行思考。

但是，人的本性不会因为经济的起伏或即时短信代替了蜗牛邮件而发生改变。正如一句老话所言，“万变不离其宗。”

很重要的一点是，好的决策是需要花时间的。它们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不是一时冲动。我们要有足够的自我认知，去审视自己的内心，甚至是花上一点时间去静坐。

在一个忙碌的年轻人看来，这种静坐似乎是在浪费时间。但我想说的是，中途停下来自省永远不会是浪费时间，这是一种对时间的投资。我认为这是一个人所能实现的最有价值的投资。

我19岁那年继承了一笔家庭财产，确切地说，这份礼物来自我的祖父——出售祖父一处农

场的收益，我父亲把它转换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当时，这些股份的价值约为9万美元。能给我的就那么多，我知道我不该再有其他奢望了。

接下来，该如何处理这笔钱呢？这份继承的财产没有附加条件，我可以用它来做任何事情，这完全取决于我的选择。我是买一辆豪华汽车还是搬到一幢海滨公寓去住？或是坐头等舱环游世界？所幸的是，这种奢侈不是我的本性。此外，我目睹了自己的哥哥姐姐如何快速挥霍殆尽他们的大部分现金，我不想走上这条路。

同样，我也完全可以什么都不做，让那些股票静静地躺在账户里睡觉。如果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那么，这些股票现在应该价值7200万美元了。但我并没有那么做，也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这样说的時候人们会认为我在撒谎，或者疯了，但事实就是这样，我用积蓄购买了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时间。

很幸运，也许是命中注定，当我即将在音乐领域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时候，我得到了这笔财产。我最终在音乐事业的追求中下定了决心。我希望明确一点，那就是我对音乐的选择，代表着我向前迈出了严肃的一步，这意味着我至少已经开始尝试面对自己的矛盾心理、所有的不安全感，以及他人对我的期望。虽然下定决心是成长

的必经之路，但光靠它开展职业生涯远远不够，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我去学习。

在纯音乐方面，我还在学习钢琴技巧，第四次——目前为止也是最后一次——开始上我的钢琴课。在制作音乐方面，我努力紧跟日新月异的录音技术。但无论是我的钢琴弹奏还是我日渐提升的录音能力，它们本身都不是最终目标，这些独立但相互关联的技能，是为了助我达到一个更重要且更艰难的目标，那就是：做属于我自己的音乐！

我父亲和我曾经谈到过这一点。他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格伦·米勒的故事》，其中他最欣赏的部分，就是当伟大的乐队队长在发现“那种声音”时的痴迷。可能就是这种神秘的东西使格伦·米勒的歌曲或乐曲与众不同，让人一听便知。这种与众不同对于很多（也许是所有）音乐家来说就是一只圣杯——想一下鲍勃·迪伦或艾拉·菲茨杰拉德——相信我，这真的来之不易。（即使是伟大的雷·查尔斯，在他成名之前也是以模仿纳特·金·科尔开始职业生涯的。）

尽管说发现“那种声音”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那么这还不是最困难的地方。作为一个务实的，积蓄有限的中西部牛仔来说，我得想办法将创作冲动变成谋生手段。但该怎么做呢？我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听众或客户，或者其他什么方式来出售

我的作品呢？虽然苦无对策，但我越来越明白了一点：继续留在大学学习“初级……”和“……理论”不会帮我找到答案。

我决定离开斯坦福大学，用我的财产购买走上音乐之路可能需要的时间。

在父亲的帮助下——家里有人擅长这方面真的很方便，我做出预算，以节约成本。我搬到旧金山，在那里过着节俭的生活：很小的公寓，质朴的汽车。唯一的奢侈品就是我更新添置的录音设备。

我弹钢琴，作曲，试验电子音乐和加录技术。然后，我在《旧金山纪事报》刊登分类广告：为所有来我公寓录音室的人提供录制服务。此后，我就耐心地开始等待。

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财产并非巨额，但远远高于大部分开始新生活的年轻人。拥有这样一笔财富是一种特殊待遇，也是一份不劳而获的礼物。对此我心存感激，如果我一开始就面对必须自己谋生的压力，可能就无法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可能会坚持做音乐（对于这一点我现在很坚定），但我会先在录音室找一份差事。然后谁知道呢？我可能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在音乐业务方面更加精明，起步更早。也可能会建立了广泛的人脉，从而对我的职业生涯起到助推作用。

很多事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如果当初选择另一条路，会有怎样的结果。

无论如何，我最终走上的道路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很幸运自己有能力购买探索职业道路所需要的时间。很多年轻人在金钱、情感支持、某一独特机会或才能方面拥有类似的优越条件，但他们并没有利用时间这个奢侈的优势，而是直接投入到了工作当中，这份工作不一定会适合他们，也不一定会给他们带来成就感。人们为什么这样做呢？

我想首先是因为许多人都没有弄清金钱和时间的相对价值。

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不可代替物比可代替物更具价值。事实证明，金钱是唯一真正可以代替的东西。货币是抽象的，每一美元和其他任一美元都是相同的，但金钱是可以代替的，你今天可以拥有，明天就可能失去，后天也可以再次拥有。

但你不能复制一个人或一段经历，你不能让夕阳或爽朗的笑声精确重现。你甚至不能重新找回悄悄溜走的一个生活瞬间，浪费的时间也会一去不复返。

因此，时间比金钱宝贵得多。然而，从人们的生活方式来看，似乎是金钱比时间更加宝贵。好像对于自我的认知和完善即使推到明天或明年

也不算晚，但钱必须今天去赚。仿佛梦想可以等待，但薪水不能等待。

当然，很多情况下薪水的确不能等。如果人们真的在基本需求方面出现危机，那么赚钱必然是利用时间的最佳方式。

但是，我们如何界定这些“基本需求”呢？

其实很多人并没有把自己需要什么和自己想要什么区别开来，因此扭曲和夸大了需要这一概念，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利用他们的时间优势。

如果我们对基本需求进行一次审视，就会发现其实人们必需的东西极少。瓦尔登湖畔的梭罗在清点那些人们生活中堆放的家具、衣服、小摆设后，认为人们只有两个基本需求：食物和温暖。但即使这样梭罗还是觉得很浪费，他认定粮食的作用仅是提供“体内温暖”。因此，他最终将人类需求简化成了一个词：维持体温！

不过，我知道没有多少人愿意像梭罗那样简朴地生活，而且对他的话也不必过于较真。但道理却非常明显，即我们的“绝对需要”非常少。我们想象自己需要的东西越多，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复杂。

这些虚幻的需求促使我们去获取，而获取的冲动又支配着我们如何利用时间，这样就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因此，我们的需求越多，自由就越发受限。反之，我们的需求越少，也就能越多地

享受自由，控制自己的时间。

遗憾的是，很多人不善于过简朴的生活。他们似乎不愿意节衣缩食。或者说，如果必须节衣缩食，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一种强加于他们的处罚。

但我觉得，对于青年人来说，简朴的生活就像是在崎岖道路上磨炼自己以掌控生活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不是处罚，而是一项有益的挑战。一文不名的状态完全适合于职业生涯的初期。它可以考验我们的智慧和心境，并恰当地将我们的视线从“物质”转向人和领悟上。它不是灾难！

显然，并不是所有年轻人都有同感。困难之处就在于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节俭，如何过简朴的生活；他们从来没有学习过这项生活技能，应该说，他们的父母和整个社会都对此负有责任。

这也就导致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被宠坏的孩子太多了。慷慨和宠溺的家长为他们的子女提供了过度优越的条件，有时还寄予了不切实际的期望。这就像是在子女背上插着的金匕首，对于他们在确立价值观、梳理生活、利用时间等方面都产生了本质的影响。

如果一个小男孩从小到大，在每次圣诞节和生日时都会收到奢华、昂贵的礼物，那么他会很自然地把这些礼物和背后的关爱与安全感联系起

来（更糟糕的是，他们会将礼物看作安全和关爱的代替品），长大后也会不断地在购物中寻求舒适和安心，但当他没有办法消费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匮乏。如果一个女孩的成长环境是一间洒满阳光、有管家收拾的大卧室，那么她可能很难适应和室友挤在一间狭小公寓中过拮据的生活。

因此很多人都混淆了“需要”和“想要”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至少要部分归咎于家长的慷慨，这一误导行为扭曲了合理的生活期望，以及该在何时抱持这种期望。

显而易见，对于一个刚刚融入外界的学生或年轻人，生活上的奢华是一种不合理且“不正常”的现象。这几年是他们开始认真地对待生活并开创自我人生的一段时期，也是他们踏上探险旅程，靠着自己的能力打拼的一段时期。如果我们希望彰显独立，赢得自尊，那么就不应该不切实际地想象自己可以继续富有家庭的生活方式，哪怕只是稍想片刻。

按照常理，获得回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是我们生活中的悬念和乐趣，我们感觉自己在进步，在获得能力和知识，我们在金钱、职业发展或各式成就感正因自己的付出而得到回报。不管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它都是一点一点显现的。

成功的过程应当细细品味，匆匆而过的结果



只能是得不偿失。而金钱和时间，哪个更有价值？我们应该一开始就对金钱存有渴望并因此接受一份带有签约奖金和丰厚起薪的工作吗？还是应该过着简朴的生活，从而可以探寻并选择我们真正心仪的工作？（或者我们应该完全放弃独立，然后搬回家去，那里的冰箱总是满满的，我们的房间也有专人打扫？）

我们应该走那条通往牛排和香槟的最近路线，还是先吃软干酪和苹果维持一阵，从而给自己时间去发展自我呢？

我个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因为吃软干酪和苹果生活过一阵而受到了伤害。

时间还有一项功能：运气要通过这个媒介才会降临。

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它们都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扮演着角色。虽然人们都认为好运是自己应得的，而厄运来自于外部的邪恶，但运气需要时间才能找到我们。如果我们已经为之付出努力，那么我们在发现并把握运气的过程中就会更具优势，正如路易斯·巴斯德那个看似偶然的科学发现一样：“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1981年的一天，是我的好运降临的时刻。

那时候，我已经差不多独自生活了两年。我

在积蓄上精打细算，维持到了我开始靠音乐赚钱的时候。我的工作还算不上是营生，因为它的收入少得可怜，而且是零零星星，完全没有保障。但我还是做得不错的，起码我私下感觉自己配得上“工作中的音乐家”或者至少“奋斗中的音乐家”的光荣称号！

我之所以能够保持忙碌，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几乎对任何音乐方面的工作都来者不拒——即使没有报酬。我写歌是为了学习歌曲创作的技巧。我为电影短片作曲是为了探索音乐和图像结合的奥秘以及如何用音效为故事情节推波助澜。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有趣的挑战，更是一个羽翼未丰的作曲家所依赖的生存技能。

我把赌注押在了音乐与科技的结合上面，同时在我有能力负担的情况下随时升级我的录音设备。我不仅在音频技术方面，还在视频技术方面一直努力紧跟最新的发展潮流。我把每一份工作都视为一份大学功课——不愧对于所学的知识，如果还可以附带薪水，那自然再好不过了。

当时，我正站在旧金山的某个路边，洗着自己破旧的汽车。

我弹琴休息的时候就提了桶水，抓了一些海绵，到外面去洗车。那天风和日丽，是旧金山相当罕见的好天气，人们在外面散步，收拾花园，或者只是悠然静坐。一位与我仅有点头之交的邻

居刚好路过，我在打肥皂冲车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我觉得自己有点像汤姆·索亚在粉刷围栏。

我们聊了起来，谈话过程中他问我以什么为生，我告诉他，我是一个作曲家，正在自己奋斗。他建议我与他的女婿联系，他女婿是一个总需要音乐的动画制作人。

我抓住这次机会，去见了他的那位女婿和他的同事。他们确实有工作提供给我，但是坦率地说，这份工作听起来很令人失望。他们负责制作10秒钟的“动态广告”——一个为新成立的有线电视频道设计动态商标以及声音标识的超短广告。

10秒钟？除了一串叮当声，你认为10秒还能做什么呢？

有线电视？说来奇怪，1981年时的有线电视还属于边缘媒体，分布还不是很广泛，并且前景未卜。

还是新成立的有线电视频道？谁知道这东西到底会不会启动，会不会入户？

不管怎样，我接下了这份工作，有线电视频道不但启动了，还直冲云霄。这个频道被称为MTV！它成了当时最热门的事物，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现象的代名词之一。

突然之间，很多电视运营商都想在视觉和音效上向MTV看齐。广告商也希望他们的产品拥有类似MTV的图像和音效。甚至是电影界也受其影

响，他们想要一些劲爆电音风尚。我非常高兴自己终于不用再无偿工作了！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自己洗车很值，如果不是过着如此简朴的生活，我可能会到专业洗车店去洗车，这样就永远碰不到我的邻居了！

不过，严肃地说，我认为更重要的收获还是学会了如何利用时间。

如果我曾试图追赶命运（仿佛命运可以追赶似的！）我一定不能如此从容地发现并利用自己的命运转机。如果不是无偿花费数百个小时摆弄我的录音设备，我不会摸索出自己的声音和风格。这需要耐心，而耐心又需要信任——相信美好的东西会以其自然的节奏出现在眼前。如果认为自己可以迫使节奏加速，那是一种傲慢愚蠢的行为，我所能做的只有做好准备。

究竟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我无法预知。另一种能够帮助我们以最优方式利用自己时间的态度是：谦逊。不得不承认，以我有限的认知经历，我无法预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说得精确一点，我无法知道自己希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因此，在我们真正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之前，何必一股脑地盲同向前冲呢？

## Chapter 7

# 别只发掘天赋，还要造就天赋

Don't just find your bliss—Do your bliss

如果我们想忠于本真，  
践行赋予我们的职业使命，  
同时又能够衣食无忧，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个人能力、

爱好与商业世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我们必须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而且足以让世界愿意付出金钱的代价。

在打造人生的路途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志向，但这只是第一步。

而购买时间去探索这个志向所蕴含的意义及其带来的挑战，也是一个重要的过程，不过这只是第二步。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一旦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志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由于深受中西部人和我父亲的影响，我对这个问题有着非常务实的看法。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志向是一种谋生手段而非爱好或无关紧要的朦胧梦想，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酷的现实就是，我们必须想办法将其转换成为赚钱的手段。

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想要做”和“需要做”之间的相互影响。更确切地说，我是在谈论“自发去做”和“受雇去做”之间的复杂关系。

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年轻人都对“出卖自己”这个概念感到困惑和恐惧。任何与商界关联的行为都会使人心生疑虑，就职于大公司的做法也会招来他人的异样眼光。这个概念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当我们接受一份“常规”工作时，或是完成老板交给的任务时，或是取悦客户时，我们都在违背自己的本真。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背叛整整一代人的理想和个性。

现在看来，上世纪60年代的极端个人主义及其所坚守的那份激情，显然是在抵制50年代的极端服从主义，50年代的一个标志就是驯顺的职员和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好像没有灵魂一样的上班

族。谁会希望成为这样的人呢？

问题是这种对出卖的恐慌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而且也忽视了一些非常现实的经济问题。即使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时候，也只有少数人是依靠生产扎染服装或出售熏香或打铃鼓为生！

最近这些年，在动荡经济的压力下，许多职场新人似乎对“卖出”这个问题漠不关心，反而往往因为“买入”的压力而显得有些疯狂。他们不仅不对商界产生怀疑，而且非常迫切地投入它的怀抱，毫无质疑地采纳它的价值观。

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怎么办？他们的激情怎么办？他们关于美好生活的信念怎么办？

我认为在经济堪忧、前景暗淡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将自己的梦想和爱好看作是无力承担的奢侈品，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并保住一份工作。虽然这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不认为这是追求快乐和自尊的长久之计。

我并不是主张回到“逃避”状态或推崇嬉皮士作风。我承认赚钱谋生的必要性，甚至很赞赏这种做法。

然而，我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平衡思想。如果我们想忠于本真，践行赋予我们的职业使命，同时又能够衣食无忧，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个人能力、爱好与商业世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我们必须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而

且足以让世界愿意付出金钱的代价。

几年前，我偶然看到作家伯纳德·马拉默德的一句话并一直把它记在心里。马拉默德似乎是个才华出众、拥有一切的幸运儿。他的作品受到众多评论家的赞扬，他的短篇小说发表在《君子》和《纽约客》等知名杂志上。马拉默德不像许多“文学”作家那样生活清贫，他在商业上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他的小说荣登畅销书排行榜，其中至少两部小说——《天生好手》和《修理匠》被拍摄成了商业大片。

马拉默德在一本短故事集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好的作家不会完全随性而作。”

我开始并没有在意这个简单、平实的句子，直到仔细思考之后，我才领悟到其中的精妙。

好的作家不会完全随性而作。

请耐心等待我对这句话作个解析，因为我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我认为马拉默德的意思是，人们都有一个误区，在他们的想象中，不管一名专业作者有多少天赋或经验，他只需要坐在键盘前面，然后任文字流淌就可以。事实并非如此，这中间还会有一个调节过程。首先这名作者要有创作冲动，这是激情之所在，然后他会很实际地考虑到潜在读者群的反应，最终完成的作品就是综合这两个因素后的产物。

我并没有说它是妥协，这不是一种妥协。



相反，它代表了几个不同技能的结合，每一项技能都是马拉默德的才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除了我们想到的纯“创作”才能，还有了解市场所需的辨析能力，以及将一种想象力呈现给读者所具备的学问和技巧。马拉默德运用所有这些才能找到了艺术与商业的最佳结合点。最厉害的是，与此同时他还能在作品中保持个性。

如果这个原理只适用于写作领域，或者基本上只适用于“创作”领域，那这句话也就没有分析的价值了，但我认为马拉默德的话对我们所有人，自然也包括那些希望将职业激情转化为生计手段的人，都是很重要的启示。

简单地说，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这样的道理。当我们为了报酬而工作时，无论是写一篇小说还是挖一条水渠，我们需要取悦付酬者，但成品仍然不失个人的风格，这一点不容置疑。

矛盾之处在于，不管这种成品是什么，它在属于购买者的同时，也属于我们。我们已经留下了自己的印迹，我们已经将自己的个性融入其中，因为是我们完成了这项工作，它也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接受“出售它后仍然拥有”这一矛盾能够帮助我们走上专业道路，并且帮助我们发掘自己的天赋，进而去打造自己的天赋。

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编曲走向专业作曲这条道路的。广告这个领域无疑使创造性和商业性彻底地结合起来。著名的先锋广告代理商本顿和鲍尔斯有一句座右铭：“没有售出就没有创造性。”这种观点可能会使某些教条人士发疯，但事实就是如此。

我在广告编曲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其中大部分都是让人懂得谦逊，最基本的一条便是：我从事的是服务行业，我创作的音乐不是最终目标，它只是更大概念的组成部分，这个更大的概念不是创作艺术，而是实现产品销售，我必须承认并接受这一事实。

我说这些不是想找借口或遗憾。广告编曲也像生活中的其他一切事物那样有着做好做坏之分。另外，我要为客户提供服务，这也是个现实。接受这个现实，并真正理解它，这是我走上专业道路并将职业使命转换为谋生手段的重要一环。

在此，我也不得不承认，我为之付出心血和灵魂的音乐，很少成为商业包装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产品是最重要的部分，接下来是画面，毕竟电视主要是一种视觉媒体，其后可能是带有新鲜感的创意或吸引人眼球的广告语。然后才是音乐。在最好的情况下，音乐可以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奠定调性，营造氛围。在最坏的情况

下，它只是一种补白或填充物。

但我从中领悟到了一些东西，我相信它可以适用于各个领域中的职场人：不管音乐是否发挥重要作用，我都要把它看作是最重要的部分来完成。

我这么说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自尊。当你为了报酬而工作时会出现一个矛盾：虽然你将它售出，但它依然是你自身的一部分。如果我漫不经心地工作，如果我让自己相信我的贡献其实无关紧要，那么我不仅是在欺骗客户，还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这种情况下我工作时就不会竭尽全力，即使除了我没有谁会注意到，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堕落。一份敷衍完成的作品，将成为你心里永远的疙瘩。

我之所以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最重要的部分来完成，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若想在行业里有所成长，这是最好的方式。生活是一所学校；每一次演奏会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世界向我们发出的每一项挑战，都是磨炼自己技能的一个机会。

我认为有个佛教意象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一点：磨刀。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把刀，而外界的要求和期望则是磨刀石和砂轮。我们保持自身锋利的唯一办法就是甘受磨刀石的打磨。面对巨石无情的磨砺，我们需要一定的勇气，也需要一定的

谦卑，要了解当我们自身微不足道的物质耗尽之后，砂轮依然久久不会停息。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和最锐利的刀锋，我们要懂得何时该进，何时该退。我们必须屈服于磨刀石的打磨；但同时要稳住阵脚，摆出最合适的角度，并保持一份坚守，伴随着飞溅的火花——创意、激情和坚毅的火花——我们会焕然一新、浴火重生。

而在现实工作中，激起火花飞溅的不是来自砂轮的打磨，而是来自与他人之间的互动。因为带有报酬的工作必然意味着人际交往，事实上它意味着整个人际关系矩阵。我们在处理与老板、同事和客户的关系时所采用的方式，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专业成功程度，而且决定了我们在平衡“自我”和“事业”这两个时常冲突的需求时所拥有的心境。

我来试着用实例说明这个原理。

我是一个严格律己的人，极少对自己做的事情感到完全满意。但在早期为商业广告编曲时，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爱上某一段旋律或某一种声音，我会信心满怀地去见客户并认定自己能搞定这份工作。

有时客户不太喜欢我的作品，有时客户很讨厌我的作品，有时客户不认同的部分恰恰是我喜欢的。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呢（除了咬牙切齿气得腹痛之外）？可能人们的本能反应是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我知道自己不会错！那家伙一定是个傻瓜！

这种反应可以理解，但是有什么用呢？从短期而言，它可能让你被解雇。从长远来看，它剥夺了你的学习机会。

也许那个客户并不是傻瓜，也许他懂得这一行的所有门道，也许他比你视野更开阔，也许如果你真的虚心听他说些什么，而不是急于辩白并认为受到了侮辱，就可以帮助自己把工作做得更好。

此外，平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起着十分必要的作用，同时它也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我们的快乐和自尊。我们必须平衡好自我意识和工作要求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生活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工作属于我们自己，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世界对我们进行评价。如果我们不能虚心、诚恳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反馈，我们如何能真正了解自己的表现呢——我们是否正在做有价值的事情？我们究竟有没有成就？

所以我后来懂得，虽然我对音乐的热爱是做好工作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是最紧要的，其他人也必须喜欢我的作品才行。如果得不到他人的认同，我就必须进行修改或将其锁进抽屉，重新

创作。

我发现只要自己不抵制这些反馈，不沉浸于挫折或伤感中，最后总能做得更好。

而且我也认识到，对于那些引导我完成最终乐曲创作的客户和同事，即便磨合过程中会有很多障碍，我都亏欠他们一份感激之情。听取他们的意见——尊重我们之间的关系——使我做得更好。

音乐创作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行为。一首曲子、一段节奏或一种模式会在作曲家的脑海中神秘地显现出来，变为键盘上弹奏或五线谱上标注的音符，只有这时才可以与他人共享。

然而，虽然作曲很私人化，但是为谋生则难逃团队协作。这是另一个矛盾之处，也是自我与外界之间发生冲突的另一个潜在根源。一首曲子什么时候便不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他们？我要如何应对这种经常性“放弃”的痛苦呢？弗洛伊德称这种放不下的执著是庸人自扰。也许是，也许不是。但其中的痛苦却不可否认。矛盾之处在于：我不喜欢别人乱动我创作的东西，不过一旦我将其卖出，其他人便可以完全合法地进行任何改动。

如何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

在我的职业生涯初期，我曾经害怕面对那些

不可避免的时刻，客户站在我旁边，我坐在键盘前，他们从我身后看过来，并会要求我：“给这里加点东西”或“给我们来点拉美风格”或“这里再欢快一些怎么样”。

在这种外界介入和期望所构成的压力面前，我会感到一阵焦虑，但我尽量不表现出来。不过我会口干舌燥，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低头看看熟悉的键盘，瞬间之中我竟对它感到如此陌生。通常我都会设法创作出令客户满意的作品，这毕竟是我的工作，但是这个过程却异常痛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能够轻松应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经历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心态调整过程，这种调整是经验使然，而非有意识的省思。最初几年中，每当别人要求我现场作曲时，我都把作曲过程看作一种对立局面。我被要求演奏，而作为客户的他在提要求。我被要求创作，而他可以随时发表评论意见。

然而，随着经验和信心的增强，我发现自己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既无益处也不准确。在完成当前工作时，不应该有我和他之分。重点是我们在共同完成一件事情。我们是队友，而不是对手，我必须尊重他为这一过程所作的贡献。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放松并克服自己的局促不安。

我需要明白我的作品依然属于我自己，当我

摒弃其专属性而承认其协作性时，或许它会更加属于我自己。

我之所以强调这个转变过程，是因为我发现所有的工作首先始于个人的努力。即使是对于带有明显协作性的团队工作，也需要先由个体做到最好，再与其同事齐心协力。

你有没有看过影片结尾时滚动出现的所有演职员名单？是数百人的辛劳才将那部电影搬上了银幕，真不敢想象如果是更大的合作项目将会怎样。然而，在完成他们各自任务的当下，每个人都都要单独工作。每个人都把他自己的一些东西融入到作品当中，每个人都功不可没。

这种情况不单出现在电影制片场，还出现在学校、诊所或基金会之类的场所，这些地方的人们在工作时既分工又协作，为的是共同完成一个包含他们所有人激情和愿望的目标。通过齐心协力和团队合作，人们可以完成比个体成就更伟大的事情。但只有人们将自己的独特性和特殊才能贡献出来，大家才能在一起实现团队合作。

每个人都贡献一点，但每一份贡献依然属于他们自己。

我相信这种认识是搭建“发掘自己的天赋”与“造就自己的天赋”之间的桥梁。

本质上讲，发掘自身天赋无异于自我探索：  
我们具备什么样的才能？



我们又在意何事？

什么样的追求才能使我们忠于自我并实现自我？

而造就自己的天赋，则是一段超越自我的旅程：

如何将我们已经发现的这些才能和癖好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

这个世界对我们的需求又是什么呢？

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和世人对我们的价值认定，它们之间最重要的交汇点又在哪里？

寻找这个交汇点是人生中的一项重大挑战。如果我们有幸找到它，或者更幸运地在这个交汇点谋得生存，那么我们就拥有了事业成功的最佳机遇。

# Chapter 8

## 迈向新境界的大门

### Portals of discovery

如果人生由我们打造，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人生生动而真切，  
那么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是，  
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还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既然我们不能消灭错误，  
那么我们不妨拥抱它，  
原谅自己犯的错误，  
最重要的是从中汲取教训。

“天才不为其过而受咎，因其所犯之错是有意为之，并因此迈向了新境界。”

詹姆斯·乔伊斯在提到莎士比亚时这样写道。

也许天才真是这样，谁知道呢？但我们只是普通人，因而会大量地犯错，而且也不是故意地犯错。

我们犯错，是因为我们懂得太少。我们犯错，是因为我们自认懂得很多。

我们犯错，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当下的重要性。我们犯错，是因为我们只在意当下。

我们犯错，是因为我们太过急躁。我们犯错，是因为我们举棋不定。我们犯的错误中有愚蠢的作为，也有愚蠢的不作为。

我们会因胆大而犯错，我们也会因胆怯而犯错。当我们过于雄心勃勃时会犯错，当我们胆怯懦弱时也会犯错。

当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价值观脱节时会犯错。

错误的缘由各异，错误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导致我们尴尬的失态举止，有让我们懊恼、悔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重大失误。而我们所有的过错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学习改进的好机会。

它们是人们迈向新境界的大门。不仅对天才如此，对我们这些普通人也一样。

当我们在无数人生问题中答错了一个问题，我们至少离正确答案更近了一步。当我们由于不够专注和投入而消沉时，我们内心的刺痛对于保

持自我警惕是一个有益的提醒。当我们混沌度日并勇于面对后果时，才有机会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思考如何应对。

总之，我们在犯错中成长。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发现许多人，特别是当他们处于困难或徘徊期时，似乎极度害怕犯错，就好像犯错是一种永远无法弥补的个人耻辱，或被永久记录的可怕“污点”。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几乎没有什么错误会是永久性的。其中大部分错误的补救过程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和曲折。犯错并不可耻，但是恐惧犯错，反而会制约我们的发展。

如果我们让自己受控于害怕绊倒的恐惧，我们就只能走最宽广、行人最多的那条道路。如果我们拒绝犯错，那么我们将会拒绝把握机遇；如果我们不把握机遇，就可能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激情所在或最真的自我。如果我们惧怕内心的节拍可能会导致失误，那么我们只能随大流地行进。

而且，即使我们采用最保险的方式，我们仍会犯错！每个人都会犯错。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人生的一部分。

如果人生由我们打造，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人生生动而真切，那么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是，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还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既然我们不能消灭错误，那么我们不妨拥抱它，原谅自己犯的错误，最重要的是从中汲取教训。

我来讲一个两兄弟的故事。

他们成长在加州一个舒适但称不上富有的家庭。父亲是工程师，在一家同美国航天局签约的私人公司工作。母亲是教师，她曾在两兄弟幼年时期中止了职业生涯，后来成了一名英语老师。

但工程师似乎成了职业生涯的模板。他们的父亲已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几十年。他拥有稳定的收入、社会保险、带薪假期、各项福利。他虽然工作辛苦，但很庆幸自己能够摆脱许多其他行业所面临的压力和不稳定性。此外，他似乎还能从工作中获得乐趣。他会像孩子似的热情地谈论某片机翼的优雅曲线以及火箭发动机的惊人推力。

兄弟俩似乎继承了父亲的一些特质，但并非所有特质。他们都非常聪明，学起数学和理学来特别轻松。从职业方向来看，他们似乎很适合子承父业选择工程师这一行。

但是，他们缺乏一种激情。对父亲而言，工程学可以令他激动并获得成就感。但对儿子而言，它只意味着墨守陈规，工程师这条职业道路似乎是最保险的选择。

哥哥杰夫轻松地走上了那条行人更多的道

路，成了一名电气工程师。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电气工程是一个热门行业。他去了一家软件公司工作，过上了相当不错的生活。他不喜欢他的工作，但也并不讨厌，这只是一份工作，仅此而已。

弟弟丹则顶住了压力（他没有照父母的期望选择自己的职业）。但他还没有真正确定自己的兴趣所在，这让他的家人焦虑万分，也令他自己感到十分困惑。他做事没有长性，经常改变主意。他获得了工程学学位，但并没有打算要用到它。他幻想着能够成为一名厨师，却发现虽然自己着迷于餐厅的流程运作，但食物本身并不能引发他的兴趣。好极了，他现在拥有一个派不上用场的学位和一些无用的工作经验。真是错上加错，连环错！

在新千年来临之际，网络泡沫破灭，拥有更稳定工作的杰夫失了业。这不是他的过错；他像许多人一样，在无人能够预见或控制的经济危机中成了一名受害者。不过，解雇通知书也迫使杰夫对自己曾经的选择进行反思。

在提到这些反思时，他说道，“过程很艰难，但真的很有趣。我首先想到的是，被解雇是我的错误。这很自然，对不对？我今天还有工作，第二天就失业了。失去工作后我很消沉，但后来我意识到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被解雇不是什

么错误，这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契机，让你考虑一下所犯的 error。真正的 error 是一开始选择了那份工作。

“我为什么会选择那份工作？我从来没有为之感到兴奋过。我选择它是因为我认为这份工作很稳定。因为它可以使我不劳神费心地考虑其他选择。我的 error 是认为我能避免 error！”

他痛苦地承认了这一点。然而，error 只是一种暂时性挫折，而不是永久性灾难。是修正人生跑道的契机，而不是失败。如果说最近几年金融危机可以带来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苦日子可以迫使人们对自己重新审视，以活出更充实的人生。

失业后，杰夫终于有时间思考自己对之前那份工作的热爱和憎恶。他喜欢科学，但他真正为之兴奋的是技术创新的无限可能性。他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隔间里，跟机器而不是跟人打交道。

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他借鉴了之前所犯的 error，重新转换了一个新的人生轨迹。他申请了一所法律学校并从此成了一名专利律师。他可以运用自己的理科背景，还可以与创新领域中的人士密切合作。这对他来说是个完美的结合。

弟弟丹在厌倦了工程学后，进入了餐饮业，然后又退了出来。之后的情形又怎么样了呢？他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

的“综合模式”。

工程学课程并不能真正满足他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一面。他向餐饮业进军的尝试，说明他无意当一名厨师。虽然在餐厅厨房工作，但他发现自己会像一个工程师一样去思索。在他眼中，每间厨房都是一个工厂，每件器具和工具都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齿轮。怎样才能使工厂最有效的运转？怎样才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怎样才能改善工业安全，怎样才能保护厨房工作人员不被烧伤手指或不会背部酸痛？

丹开始意识到，他的错误起点和历经的曲折使他具备了相当珍贵、有用的技能。他会画示意图，他懂得热量和材料学原理，他亲自体验过有柄平底锅有多笨重，并了解厨房间距的重要性。

他最终成了一名工业设计师，专门从事商业厨房的设计工作。他跌跌撞撞地找到了自己确切的人生志向。

不过既然我在谈论犯错，似乎我也得坦白几个自己犯过的错误才算公平。还好，我有很多案例可以拿来说！

先说一个经典错误，我说它经典是因为很多人在我之前犯过同样的错误。我听说过，也看到过别人犯这样的错误，但在现实情况中，我却没有在意之前的所见所闻。不管怎样，我犯了这个



错误。

这件事凸显了导致我们犯错的一个根本原因。那就是，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了解错误如何发生，认为自己很精明，知道陷阱在哪里。但是，我们只有在自己犯错后才会真正明白。

本杰明·富兰克林有这样一句名言，“经验是一所最宝贵的学校，但愚蠢的人只有在这里才能学到知识。”我有什么资格质疑富兰克林呢？那么我们大家都是愚人。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最高明、最善意的忠告仅仅是忠告而已，而不是能防止人们犯错的灵丹妙药。

事情要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说起。当时我在广告配乐业务中正如鱼得水，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我结了婚，和当时的妻子及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女儿一起度日。所以我不但是个比较成功的作曲家，还想当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于是买房变得顺理成章起来。这时，恰巧有个机会可以买下我们当时居住的房子，于是我便成了房屋的主人。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我负担这所房子不是很吃力，房屋大小也很合适。

但接下来我陷入了困境。

为了扩展自己的音乐业务，我签约受雇于总部设在密尔沃基的纳拉达唱片公司，他们可以把我的推向市场并发售我的专辑。另外，纳拉达公司

会鼓励其他签约艺人到我的工作室录音，从而可以帮助提升我的制作水准。最后，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很笼统但很响亮的头衔——执行制作人。又因为我出生在中西部，对那里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就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去了密尔沃基。

首先需要做的是卖掉旧金山的房子。我很幸运，或者说当时看来很幸运。旧金山湾区的房价正在飞速上涨，所以我很快就卖掉了房子，并且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益。

如果这是个好消息，那么它也是个陷阱。它使我接连犯了一系列的小错误，并最终酿成了大错。

错误一：我在第一次买卖房子中获得了成功，于是我便想，嗯，这很容易！

错误二：当我们其实只是运气很好时，却总是认为自己有多聪明，这是人的天性。我当时也得意地想，嗯，也许我在房地产方面眼光不错……

在密尔沃基进行交易的时候我还在持续犯着这些错误。密尔沃基市的房屋价格比旧金山湾区要低很多，于是我就想，何不现在投资买幢大房子，这样等威斯康星州的房价上涨时，可以像旧金山的房子一样赚一大笔钱？

回想起来，我当时就像是一个沉浸在房地产泡沫里的人！我以为价格只会上升。如果说这种

投资还算不上盲目，那么也算是雄心勃勃，我认为这种投资不可能失败。

所以我在密歇根湖边买了一幢非常大的房子，大概是我们旧金山房屋的5倍。于是我有了一间很棒的工作室，并可以腾出房间来接待来访的演艺界人士。这幢房屋大大超出了我能承受的价格范围，房子的维护费是一笔巨大而又无止境的开支，不过没关系，它肯定会升值的，而且在此期间我的职业生涯显然处于上升期……对不对？

但这个看似合理的思路又一次错误百出。

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自己的事业会遭遇坎坷呢？我之前提到过，商业广告配乐依然是我的谋生手段。为了给旧金山的客户提供服务，我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并且往返更多路程，其中一些客户不可避免地就会流失掉。

想到那间非常棒的家庭工作室，我认为其他纳拉达艺人会来这里录制音乐并可以帮我分担开支。但是，如果他们不来怎么办？

我喜欢执行制作人这个称谓，但事实上，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还是愿意当一个自由职业者。我不喜欢坐在桌前处理其他人的问题，也不喜欢其他人等我的答复去做事。

总之，我发现房款大大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并感到从未有过的工作压力。在我所做的工

作中，真正属于自己想做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

我为什么这样对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回答人们在犯大错时引发的很多“为什么”和“怎么会”，所以请允许我好好考虑一下。

我认为自己在买大房子上所犯的错误，基本上是因为我把“为什么”和“怎么会”这两个概念混淆了。

我把每一阶段认为应该买一幢大房子的原因梳理了一下：我曾在卖旧金山那幢房屋的时候赚了钱，密尔沃基的房子相对来说很便宜，等等。

但是，所有这些原因都不能成为我买大房子的事前理由，而是我做完想做的事情之后的事后借口。因为事实上很简单：我真的很想搬回到中西部去住，我爱上了一处美丽的地方，而且，在那个人生阶段，我就是想要一幢大房子！

为什么我看重大房子？原因既复杂又模糊，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弄清。也许是出于相当普通的原因，也许我误以为拥有一幢大房子是成熟的一个标志，也许我还误以为自己在专业上所取得的进步，需要用一种可见的标志来证明。

不管我的准确动机是什么，我认为重点是，我很荒唐地相信自己完全处于理性状态，但事实上我正在欲望和压力的驱动下远远偏离了理性的

轨道。

于是很多错误就这样发生了。

我在大房子上所犯的错误是不是很幼稚？是的。是不是可以避免？也许吧。很多年后我会不会对此感到尴尬？绝对不会。

这使我转了整整一圈后又回到了本章开篇的观点上。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不妨接受他们，原谅自己，然后继续前进。我们的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可能会消耗我们的时间和金钱，但只要这些都是诚实的错误，它们就不可耻。每一个失误都是一个学习机会，它是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所历经的曲折道路上的一个标记。

如果由于害怕被抛在后面或出现无法弥补的失误而逃避犯错，那么我们就剥夺了自己从中学习的机会。更糟的情况是，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但出于固执、不安或不在意而拒绝承认的话，我们就会错过从失误中汲取经验并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行的机会。

每当我尝试用简单的话语，来表达生活中一些真实而基本的东西时，我都会想到一句很矛盾的话：我们既是昨天的那个自己，但又不完全相同。

当然，我们的存在是连续性的。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每天早上可以认出镜中的那张脸，为什么我们记得让我们开怀大笑的瞬间，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人际交往中保持忠诚和稳定的情感。

但是，我们在不断变化、发展、进步，这同样也是个事实。每一天我们都会对世界多一份了解，也会对我们自己的心灵与精神多一些感受。我们所犯的错误以及对错误的修正过程都是促使我们进步的关键环节。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对现在的自己感觉良好，那么我们就应该以坦诚和包容的心态看待当时犯下那些愚蠢错误的自己！

举例来说，当我回想起自己在买大房子上犯的错误时，我承认自己的决策有疏失，我渴望大房子的冲动使我偏离了真实的价值观。我并不否认这个失误，但我几乎把这件蠢事看成是另一个人，一个更年轻的好朋友所为。我不会为自己的幼稚感到尴尬，而是为自己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而感到满足。

这并不是说我以后可以不再犯错。我仍然在犯错，也仍然会在将来的某一时刻犯错，这些错误无疑会像我今天看待买大房子的错误一样令人头痛。我知道我将会不断地回过头来对自己说，彼得，你当时到底在想什么？

虽然这个问题时而会令人难堪，不过如实地回答，是对自己最好的磨炼。

## Chapter 9

# 要当心自己许的愿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当愿望落空，  
当我们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时，  
我们会被迫放眼更远的地方，  
会更努力、更深入地思考我们真正想要什么，  
什么才会使我们真正获得快乐。  
有些时候，  
愿望不能成真反而是一种解放。

.....因为极有可能成真。

在我看来，这句谚语中蕴含了非凡的智慧，  
道破了人的本性，因而它的适用性不受文化和时代所限。

想一下希腊传说中的国王迈达斯。出于对黄金的贪婪迷恋，他的占有欲无限膨胀。事实上，他希望能够把一切都变成黄金。他的这个草率而危险的愿望以“点石成金”的形式得以实现。在短时间内，国王对于这种新本领和暴涨的财富感到非常高兴，直到他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使这个正在欢笑的小可爱迅速变成了一座毫无生气的黄金雕像。

几个世纪过去了，迈达斯的故事听起来依然发人深省。为什么？我认为有两点原因。首先，它完美地展示了人生中悲剧而矛盾的处境：渴望已久的礼物变成了可怕的负担，梦想的实现演变成了一场灾难。但事实上：这种残酷的事情并不是莫名其妙地发生在迈达斯身上的，而是他咎由自取。这是一个关于人性而非神力的故事。迈达斯的悲剧，源于他自己的内心，他误把自己以为会带来快乐的东西，当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第二个原因是：它还是一个能够引发共鸣的痛苦隐喻，暗示了富有父母所面临的危险境地。如果父母将追逐金钱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追求，那会对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从隐喻的角度上看，孩子会变成黄金雕像吗？

让我们来看一些其他愿望成真的情况，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不可预见的后果。



我认识一个人，他在一家风光无限的国家级杂志社长期担任编辑，并且工作愉快。他开始是做助理，负责接听电话、冲咖啡，同时学习基础业务知识。在随后的20年中，他的职位不断上升。他并非闪电式往上爬，而是依靠专业能力和累积的人脉一步步提升。终于，他晋升为执行编辑，跻身于刊头名单的第二位。

于是，他拥有了一份完美的工作。作为执行编辑，他有权挑选作家并分配故事稿件。他还有时间亲手编辑、润色并修改文章。这些他都非常擅长，更重要的是，他享受这一切。

至于主编的工作，那需要另外一种性情的人来担任，并且主编需要承担的任务也不同。主编需要负责预算并处理与母公司相关的管理决策。他是杂志的公众形象人物，必须花很多时间招待客户并做官方亮相。大多数杂志的主编都很少或没有时间亲自负责编辑工作。

“我喜欢排名第二，”我的朋友回忆说，“我喜欢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看稿件。我喜欢我和外界之间的那层隔断。”

不过后来主编决定退休，这时原来已经心满意足的二当家开始向往最高职务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次晋升是一次实质性的提升，”这个朋友说，“但这不是为了钱，而是自尊心的问题。我

希望最终能够看到我的名字，以粗体出现在刊头顶端的位置。还有就是，如果我没有得到那个职位的话，我会感到羞愧、丢脸。如果我被淘汰的话，那将是一种当众出丑，或者至少在行业内很丢脸。”

我觉得所有这些感受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幸的是，它们与成为杂志主编后的日常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我的朋友荒谬而又完全合乎人性地希望：能获得那个实际上不会使他开心的职位。

不管怎样，他的愿望实现了。他获得了这个职位，并且加了薪，搬进了位于角落里的那个主编办公室，同时他也获得了许多经常性胃痛和不眠之夜。在沮丧并充满压力地工作了两年后，他放弃了这一职位。

这个故事能否有一个更加圆满的结局呢？从理论上说是可以的。这个朋友可以放弃竞选主编职位，甘愿位居第二。但会有多少人会真的这样做呢？

此外，我们总是将“自己真正想要的”和“我们认为自己想要的”相混淆，这是人性当中无可避免的一面，而社会压力又使得这一面进一步加强，这些压力与我们认为自己应该要的东西，诸如加薪、晋升、公众认可等相呼应。要想根据自己的快乐而非误导性意愿做决定，已经变得极具

挑战性。

不管我们心里怎样想，我们所处的社会都在怂恿着我们追名逐利！很少有人可以抗拒这种诱惑和压力。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路易斯·莱夫科维茨这个名字。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10年间，他一直担任纽约州的首席检察官。作为一个无懈可击的正派人士，他在民主党州长和共和党州长手下任职时，都做得很成功。他任职期间，似乎自始至终从未有人与他为敌，也从未有人对他进行过诋毁。纳尔逊·洛克菲勒在任职期间去世后，人们要求莱夫科维茨成为副州长并准备竞选升任该州州长。每个人似乎都认为他将赢得压倒性的胜利。

莱夫科维茨拒绝了这次晋升。他已经拥有了适合自己的职位，他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莱夫科维茨完全没有想过要当州长，他向新闻媒体说，“为什么要接受一份不是你真正喜欢的工作？为什么要让自己不快乐呢？”

这句话充满了智慧，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纽约时报》将它放在了头版的顶端，作为当天的引语。

不过说真的，为什么莱夫科维茨的看法会引发如此的轰动？人生由我们打造，我们所有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人生阶梯面前选择是否向上

攀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不断追逐下一个愿望。

但也许更快乐的人，是最能与生活步调合拍的人——能够承认、尊重并尽情地享受已经实现的愿望。

而许愿潜藏着多种形式的危险。

其中之一是人们有时会误以为许愿等同于做好准备。毕竟，严肃认真的许愿，需要人们付出巨大的精力并给予充分的重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有时会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希望某事成真”和“准备好如何应对成真的愿望”是同一件事。

这完全是两码事！

许愿不等同于做好准备。希望梦想成真也不等同于整装待发。我这样说是充分有根据的，我所犯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失误，正是因为我混淆了这两个概念。

事情是这样的，我前面提到过，自己之所以离开旧金山搬到密尔沃基，一部分原因就是希望能够扩展自己的音乐事业。我仍然喜欢创作广告音乐，当然也很高兴能够因此获得报酬。但是我开始因为音乐形式受限而感到烦恼；毕竟，30秒钟不足以表达我的音乐想法！

此外，随着年龄渐大，专业领域的新鲜感也开始逐渐消逝，于是我开始被一些问题所困扰。

我的音乐为何而生？难道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推销产品吗？音乐能否实现更高层次的目标？是否有些意义层面远远超越了我的现有经历？

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下，我越发焦躁不安，于是便产生一个想法：我希望有机会为电影作曲。

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妄想，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我在创作广告音乐的过程中学习了音乐与画面的融合技巧，并且已经在小规模地使用音乐来推动情节的发展。的确，从30秒钟的商业广告到2个小时的故事片，这是个相当大的跨跃，不过没有关系，我的愿望就是涉足未知领域。

当然，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个想法。

传统观点认为，如果你想在电影业发展，那么洛杉矶就是你需要抵达的目的地，那里是影视业的中心，也是搭关系搞交易的地方。如果你想进军娱乐圈，你就要花时间社交、参加聚会、广结人脉、溜须拍马，而不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突然空降。

然而，在这方面我从父亲身上学到一个经验，如果说是有意学习倒不如说是脾性相通。我父亲在创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时候，纽约是金融世界的绝对中心。由于尚未经历过经济动荡，所以这个中心的地位甚至比当前更加稳固。如果你想拥有“华尔街”的职业生涯，你必须得去华尔街闯闯。

我父亲却有不同看法。他本能地意识到了人云亦云的危险性。太多的人在同一地方追求同一事物，必然会引发混乱和从众心理。行话取代了真实的想法，表象理论也浅薄地代替了真知灼见。陈腐的想法以为天才会崭露头角，但实际上大多数人都被同化了。所以，我父亲留在了奥马哈，他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并相信自己的思维和方法。

在类似的心理驱动下，我决定放弃洛杉矶，前往密尔沃基。我希望建立自己的音乐品牌。既然我跟其他人一样在追逐同样的工作，并试图用本月最流行的风格写歌，或仿效最新成功的配乐方式，那么我又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这并不是说我无视电影业的运作现实。当我在中西部之行的路途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跋涉时，我尽最大努力思考着这个难题，并试图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几乎在所有的电影制作中，音乐都是最后添加的一个元素。首先是画面拍摄，然后是电影剪辑，最后才是配乐。不过这利于导演对最终的配乐有一个整体概念，因此电影编导在剪辑电影的过程中，常常会使用“临时音乐”。他们会找一个大致符合电影基调的录音，如果导演喜欢它的感觉，就会优先考虑让这首乐曲的原创者来配乐。

我的当务之急是录制并发行一张CD。我很幸运，当时正在流行一种新时代（New Age）音乐，基本上这种音乐也是我的创作类型。1987年，我的第一张专辑《等待》在纳拉达发行。我可以很自豪地说，这张专辑在业界颇受好评并且在市场上取得了不错的销量。不过我真正希望的是有电影剪辑师或电影制作人，能够通过这张专辑找到我，请我为他们的电影配乐。

不管怎样，《等待》确实是个极为贴切的专辑名称。发行专辑后……我就一直等待着。除了等待还是等待。

与此同时，我开始考虑发行第二张专辑。一切都是相对的，第一张专辑做得很轻松，它用尽了我抽屉里的灵感片段，这些都是我几年来的创作积累，所有的旋律和思路都在徘徊，等待着我去探索和延展。但第二张专辑则需要新鲜的元素。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挣扎和沮丧之后，我仍不知道灵感将来自何方。

后来跟我家关系很近的一位朋友送给我一本书。书名叫《晨星之子》，作者是埃文·康奈尔。这本书彻彻底底地征服了我，书中故事涉及到了美国19世纪末印第安人的很多史实，并讲述了他们在受压迫状态下不断发起反抗，以及政府在扩张意图下，不惜一切代价对他们背信弃义所施行的暴行。读完这本书后，我既感动又愤怒，还有

种挥之不去的怅然若失。当印第安人的传统遭到践踏时，当古老的智慧遭受贬抑时，不仅仅是流离失所的印第安人被剥夺了他们的古老文明，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所损失。

我对《晨星之子》的强烈反应，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我的工作之中。我不敢说自己在写印第安人音乐，我只是在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并尊重某一传统，并对一种几乎遭到摧毁的文明表达我的崇敬和怀念。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于198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逐一》。

这张专辑发行后不久，我得知凯文·科斯特纳正在筹备一部以19世纪平原印第安人生活为原型的电影，这时离我初次酝酿为电影作曲已经四年了。这不是意外的好运是什么？我的专辑，简直就是为我获得这个机会而专门创作的样带。

我通过斯坦福大学的一名校友，把我的录音转交给了科斯特纳，他很喜欢这支曲子，并邀请我为电影配乐。就这样，我的夙愿即将实现了。

真的吗？

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小问题：我其实不懂如何创作电影配乐！

回想起来，这件事真有点戏剧性，不过它却真实地发生了。我也不故作谦逊，在向电影业发展的过程中我确实做得很明智，但不知怎的却忽略了最根本的要求。我被希望所缠绕并在白日梦



中恍惚迷乱（对自己公正点说，我也忙于许多其他项目），我没有付出努力去实际学习配音技术。在人生路上的某个地方，我陷入了一种假想，认为心怀愿望，就能让我做好把握机遇的准备，或者关键时刻会奇迹般地出现一位完美的导师。或者某个工作室老板将我视为璞玉，并欣然“接纳真实的我”。

可惜的是，哪种情况也没有发生。

太晚了，我开始拼命追赶。我咨询了管弦乐方面的资深作曲家。我在电影制作技术方面，给自己制定了速成课程。但我内心深处很清楚自己准备不足并缺乏自信。我在不知不觉中发送的信息是：这家伙没有准备好。

在其他情况下，我也许能够说服制片方，告诉他们我可以很快学会这些东西，他们应该给我一次机会。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复杂因素：凯文科斯特纳原本是一位著名的演员，这是他首次执导影片，因此会令人紧张。他正在筹划的这部名为《与狼共舞》的影片历时漫长，耗资巨大，走的是彻底的非传统路线，这也会令人紧张。如果负责为电影配乐的作曲家又让人心里没底，无疑会害大家更紧张。

因此，我失去了这次机会，但是收获了一个教训（事实上是两个教训）。

第一个教训是关于好运的本质。我受平原印

第安人的启发录制了专辑，凯文·科斯特纳需要有关平原印第安人的电影音乐。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幸运？

但好运和得心应手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好运气极少意味着事情会变得简单，相反，好运气常常是带来挑战 and 困难的一个契机。你必须随时准备好把握机遇，才不至于辜负这份好运。

这又使我获得了第二个教训，当然，这个教训与准备有关。我能为《与狼共舞》写出一段令人满意的配乐吗？老实说，我相信我能。但我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临场恶补，而这就不尽如人意了。我认为“有能力做某事”和“有准备做某事”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

用心准备需要预先完成大量的工作，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艰难险阻，并仔细思考潜在的陷阱。这种事前的筹备，能使我们保持一个清晰的思路，向准雇主证明我们能胜任眼前的工作。只有充分的准备，才能为我们赢得真正的自信。

虽然我和《与狼共舞》失之交臂，但也并非一无所获。

科斯特纳最终让我写一个名为《火舞》的小段，虽然时长只有两分钟，但坦白地说，我很喜欢创作这种充满节奏感的乐曲，更重要的是这份编曲工作挑战了我驾驭主题的能力。在这两分钟

里，我尽力捕捉并浓缩故事的精华，从而将一个人突然改变时的那种神秘感和兴奋感传达出来。再加上超强的视觉效果，和科斯特纳制造出的一种近乎神秘的张力，一切都显得那么完美。

对于我来说，后来能够创作《火舞》，不仅是一个安慰奖，更是一个证明自己电影编曲能力的机会。我当时的水准可能更适合为电影片段作曲，而不是负责统筹全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实现了为电影作曲的愿望，让这故事的结局很圆满。

即便如此，我在《火舞》上面还犯了两个错误。同样，它们也是因为我业务领域和自身技艺方面准备不足造成的。

原本有些人对这部影片持怀疑态度，但令他们吃惊的是，《与狼共舞》既叫好又叫座。于是发行电影原声专辑就变得顺理成章，但负责主体配乐部分的作曲家约翰·巴里不希望把我的音乐收录其中。在他看来，这是他的电影原声碟，我只能接受了这一说法。

回想起来，这是一个错误。与人高声跺脚地争论不是我的风格，但是我应该采用专业和适当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然而在这件事中我却没有这样做。虽然这是一个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推广自己音乐的机会，但我却没有做好准备接受现实的残酷，没有想到有时即使是同事，也会在跑

马场上跟你抢地盘。我想让自己相信，放弃争夺原声碟收录权的做法，让我看起来是一个好人。但事实上我是在放弃一种专业精神。我一心想的是避免冲突，却没能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最大的可能性。

我在《火舞》上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创作方面的。

既然《与狼共舞》电影原声碟中没有收录我的作品，我在协商之下有权把它录制到自己的第三张专辑《迷失边境》当中，这也不错。音乐电台播放了我的音乐；科斯特纳这部电影的成功为含有印第安人元素的音乐聚集了更多的听众。但是《火舞》存在一个根本问题，这个作品时长仅有两分钟，而电台通常很少播放两分钟的曲子。

我应该把它扩充成一首三四分钟的歌曲，但我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我可以清高地说，这首曲子本该是这个长度。但这种艺术上的偏执，不会带来任何益处，有时还可能会暴露自己技艺不足的事实。坦白地讲，我之所以没有将《火舞》扩充成适于电台播放的形式，是因为我当时不知该如何扩充，我完全找不到灵感。

这件事再次说明了“有能力”和“有准备”之间的区别。如果我对创作《火舞》这个机会做好了充分准备，我应该会预计到这首曲子可能会取得成功，并产生后续影响，应该会做好准备，挖掘

它的最大价值，而不是局限于我当时做的这点事情。然而，我只是希望能为一部电影配乐，却没有做长远考虑。

这使我认识到了愿望的另一个危险之处。

我认为人们常常将愿望的实现看作是一种完结，但如果将其看作是起点难道不是更有意义吗？看到愿望指引我们走得很远，才会真正让人感到兴奋和充实。

那么，如果愿望没有实现又会怎样？

虽然人生可能并不公平，但它却往往呈现出惊人的矛盾性，试想：愿望成真，就像迈达斯的故事一样，有时会成为一种诅咒。而愿望落空，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同一个问题：我们误把“以为自己想要的”当成了“自己真正想要的”。当愿望落空，当我们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时，我们会被迫放眼更远的地方，会更努力、更深入地思考我们真正想要什么，什么才会使我们真正获得快乐。有些时候，愿望不能成真反而是一种解放。

我认识一个律师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她是一个认真、专注的学生，在相当出色地完成了本科学业后，她考入了东海岸一所著名的法学院。为了充实地度过开学前的这个暑期，她向纽约一所

知名的律师事务所提交了实习申请。

她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入行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她的姐姐就是这么做的：从无偿实习到付薪工作，再到助理职位，并沿着这条路向着合伙人的目标前进。暑期实习在她看来是一个完全合理的愿望。

但她并没有得到这个实习的机会。这不是她的错，她的学历和她姐姐一样出色，我也毫不怀疑她在面试中表现得同样优秀。但时局发生了变化，经济放缓了脚步，律师事务所的业务量也在收缩。工作量的减少导致了实习需求的锐减，报酬丰厚的助理职位也更加稀少了。这就是生活不公的一个明显例证。

可以理解，愿望的破灭使这个女孩子感到沮丧和愤怒，她一时间不知所措。毕竟，希望的幻灭有点像小小的心死，需要她学会放手，但放手绝不是件轻易的事，只有在经历一段过渡期后才能慢慢释怀。

但她还是要面临如何度过暑期的问题，她没有时间就这样在闷闷不乐中挥霍掉。最终，她从纽约长岛的一家大型非盈利环保组织那里，获得了一份薪水微薄的实习工作。

“我开始加入这个组织时心中有点愤愤不平，”她承认，“我觉得这和我的第一选择相差甚远，办事处的工作完全是例行程序。我的恶劣态

度使情况变得更糟，我就是有点抵触，拒绝去寻找工作中的乐趣。”

后来，事情发生了转变。这个女孩子被邀请陪同她的资深同事去野外作业，探访湿地、松林地，以及其他环境恶化的地区。

“真的很神奇，”她回忆说，“我穿着沾满泥土的靴子，如此兴奋地站在那里。我感到精力充沛，就像只出了笼的猴子一样，对一切都感到好奇。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是否愿意终生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既然我可以穿着卡其布短裤享受户外阳光，为什么还要穿着西装和丝袜在日光灯下工作呢？”

接下来，这个女孩子做出了什么决定呢？故事仍在继续。她虽然按照计划开始了法学院课程，但已经决定将侧重点从公司法转向环境法。她说自己可能最终会成为一名律师，任职于某个经常需要进行野外作业的非赢利组织。她也可能会全盘放弃法律，改行走环保路线。

不管她最终如何决定，重点是：第一个愿望的破灭让她改变了方向，重新评估自己做出的选择，并且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人生志向。

愿望载着我们驶向某个盼望已久的目的地，它往往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个特定焦点上。这很好，制定目标并为之全力以赴，常常能提升自我尊重，且带来很大的快乐。

但是这也潜藏着危险。精确的目标会使我们对其他选择视而不见。当目标搁浅，当愿望幻灭，我们就会被迫擦拭自己的眼睛，并放眼于更广阔的世界。



## Chapter 10

# 所谓的“成功”，究竟是什么

What we mean when we say “success”

真正的成功是由内而外的，  
并由我们的特质和行为所决定。

它来自我们的能力、热情、  
拼搏以及坚持所产生的神秘化学反应。

真正的成功靠我们亲自赢得，  
它的价值也只有我们自己可以断定。

可以这么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迷恋“成功”的社会。

我们争取成功，我们梦想成功，我们在书中阅读获得成功的黄金定律。我们赞美、羡慕，甚至奉承别人的成功。有时我们也会明里暗里地嫉

妒他人的成功。我们似乎认为，成功必然意味着幸福和满足，而成功的缺失只能滋生失望和沮丧。

但有一个问题：既然所有人都对“成功”如此迷恋，那么我们在谈到“成功”二字时又明白其中多少含义呢？

在我看来，“成功”应以个人成就的本质进行定义。那个人究竟完成了些什么？她对别人有帮助吗？他是否发挥了自己独特的潜质？她在工作 and 生活中是否充满激情和创意？他正在追求的东西中是否有内在的价值？

但可惜的是，如今人们对于成功的定义，与本质似乎没有多大联系。我们不再关注企业或事业的本质，而只关注它所带来的回报，这种回报一般都以金钱来衡量。

换言之，我们的关注点似乎是收益，而不是过程。这种重心错位的情况贬损了“成功”的真谛。事实上，人们常说的“成功”二字已成为“高薪”的一个代名词了。

想想看，在很多社交场合，如果说某人是“一个挣很多钱的外科医生”或“腰缠万贯的业务主管”就会给人一种粗鲁的印象。不过，通常当人们谈及某人的“成功”时，这不正是他们的真正所指吗？

然而，我绝不是说赚钱有什么错，那不是我

的观点。我要说的是，我们应该把钱看作是成功的副产品和附加价值，而不是衡量成功的标准。

真正的成功是由内而外的，并由我们的特质和行为所决定。它来自我们的能力、热情、拼搏以及坚持所产生的神秘化学反应。真正的成功靠我们亲自赢得，它的价值也只有我们自己可以断定。

外界可以对我们施以金钱奖励，但不能用这种更根深蒂固、更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成功来同化我们。

另一方面，外界也不能带走我们在心灵深处获得的那份成功。这一点影响巨大，而且非常现实。

如果近几年来你留心观察，那么至少可以发现我们所处的经济体系变化无常。这个月还在工作中春风得意，下个月可能就会沮丧之极。某一年还在大把吸金的投资银行家，接下来可能就会突然失业。某一业务主管业绩蒸蒸日上，没想到公司突然就破产了。

这些人在顺风顺水时所享有的“成功”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成功是否会随财源的枯竭而立即消逝？如果它可以去得如此匆匆，那么起初又能有多么稳固呢？难道这种成功一直都是一种幻景？

如果我们在这里只谈论金钱，这些问题就不

是那么重要了。但事实上，我们正在谈论的是用于界定成功的一些更加内在、更加关键的东西——比如自尊、信心和内心的宁静。

如果一个人的自尊与薪水高低成正比，那么她在薪酬缩水或消失的时候，又该如何评价自己呢？

如果一个人的信心建立在下一次加薪或晋升的基础之上，那么他在进程受阻的时候，会感觉如何呢？

为什么我们要将自己托付于一个多变且不可控的外部世界，不仅让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自己的收入几何，还要它告诉我们自己真正价值几何？

我认为关键问题是，盲目地用金钱来定义成功的做法太过危险。通过工资单来告诉我们在生活中表现如何的做法，是一种既懒惰又危险的行为。

然而，如果说被动接受以金钱定义的成功，会将我们带入各种险境和死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定义成功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万全的答案——确实如此。

只有个性化的成功定义才具有意义并能够引发共鸣。我无法确定你的成功由何构成，更不要说对其进行主宰，你也不能对我的成功进行定

义。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通过努力，探索属于自己的成功模式。

此外，我们在定义自己的成功时所做的努力，也可以加深我们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和理解，并成为构建我们成功的一个部分。

下面这个事例，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这一点。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也是个非常棒的音乐家。他对金钱和财产的漠视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这其实是件好事，因为他在音乐创作上收入一般，而且零零星星。有时，他甚至不得不住在自己的汽车里。大多数人都不会羡慕这种生存状态，至少可以这样说，这个朋友一直面对着各种挑战和挫折。不过，他认为自己在生活上很成功，我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在过他想要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他自己的选择。

创造并安于这种生活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矛盾心理和不安全感。他不得不正视来自他人的期望，并不得不为此付出物质和情感的代价。

由于母亲是一位钢琴教师，他从小就对音乐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有一个慈父，出于很现实的想法，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这位父亲为自己孩子的教育和发展做了很多努力和牺牲。为了尊重父母的付出和期望，他

决定去上医学预科，并将自己的音乐梦想放到了次要位置。

“在大学期间，”他回忆说，“我感受到了这份爱意并尊重这份父子情谊。他为我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性。他希望我能成功并快乐。所以在上医学预科的时候，我没有这样想：‘爸爸，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我真的认为自己的意愿就是如此。我告诉自己，不管这个选择结果如何，我都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然而，大学三年级时，一个问题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我朋友在医学方面的兴趣逐渐减弱，而音乐则在更加强烈地召唤着他。当他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时，两人之间的谈话使双方都陷入了痛苦和困惑当中。“他并没有威胁说要跟我断绝关系，”我的朋友回忆说，“但很明显，如果我放弃学医，一定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不指望在经济或感情上得到他的支持。我必须依靠自己。这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

于是漫长而曲折的抗争开始了，我相信当年年轻人选择了他们父母期望以外的道路时，通常都会出现这种抗争。有一段时间，我朋友试图遵循他父亲的意愿，继续学习医学预科课程，并获得了生化学位。毕竟，他想成为一个好儿子。而且，借由追逐他父亲的梦想，可以逃避为追逐自我梦想而引发的焦虑。难道他真的知道如何以音

乐为生吗？他准备好成为一名职业演奏者了吗？他足够优秀吗？他今后能做到足够优秀吗？

遵循父亲的意愿，使他不必要再回答这些令人畏缩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别人为自己规划的成功模式，比冒着失败的风险追寻自己的梦想要容易得多。

然而，冥冥中自有定数。在某些时候，我的朋友下意识地在通往医生这个职业的道路上为自己设置路障。他只申请重点医科学校中最难的课程，他努力学习并刻苦研究，但同时又在抗拒前方的那个目标。他心里有个轻柔但坚定的声音

（苏格拉底将它称之为灵音，我朋友把它称作自己的天命），让他去别处另寻自己的人生。

最后，我的朋友还是放弃了行医这条路，并让音乐成为了自己生命的重心。他的母亲对此表示支持。但可惜的是，他和父亲之间出现了一条裂痕，不是愤怒的决裂，而是一种充斥着相互歉疚和失望的距离感。

“我不得不接受并承认这一点，”我的朋友说，“然后必须由它而去。久而久之，我试着看到其中积极的一面。我父亲对我的期望首先基于什么？是基于爱和我能力的信任，他相信我能够给予世界一些东西。所以没关系，虽然我没有走上父亲为我选择的道路，但我仍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证明这种信任的正确性。”

这个故事有一个意外的欢喜结局。

不久前（距他做出放弃医学这个艰难的决定已有30年），我朋友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演出结束后，听众当中有一位医生走向我的朋友，并告诉他这场音乐会有多么振奋人心，并称我朋友是个可以疗愈人心的人。

“终于，”我的朋友说，“有人只用寥寥数语，就将父亲对我的期望和我自己的选择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何等释然啊！”

我想为这个故事补充一个非常简短和个人化的尾声，因为我也曾感受过寥寥数语所释放的能量。

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已接受了音乐的召唤但还只能获得有限的收入，我到奥马哈去看望家人，并跟父亲做了一些交谈。在谈话过程中我试着向他解释我的志向、目标，以及我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计划。事实上，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在用这些谈话对自己解释一些事情，我在把父亲当作一面纠错镜，这面镜子可以收集那些零散的思想碎片，并以清晰的排序反射给我。

父亲以他的习惯，认真倾听，不妄加评论，也不直接提建议。直到有一天，他在快要出门时随口对我说道：“彼得，你知道吗，你和我其实是在做同一件事情，音乐是你的画布，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我的画布，我每天都在上面画上几



笔。”

他就说了这些，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这就是我需要的回答，直到现在我仍觉得很珍贵。我的父亲，事业如此成功，却把他的工作和我的工作相提并论，平等看待。当然，这种平等不是从经济收益的角度，也不是从对世界的影响而言，而是基于个体的志向。

我们不必以相同的方式定义“成功”，也不必采用相同的标准进行“计分”。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相同的心路历程，重要的是我们都在追寻各自的激情。

我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在于，我们都在全力追寻自己选择的人生。我父亲能承认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一份意义重大的礼物。

我认为前面这个故事，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

最真实、最持久的衡量成功的方法需要我们自行选择和确定，但这些选择和定义并非凭空而来。即使是最带有个人色彩的选择和价值观，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外界的影响。

家庭期望自然属于这类影响中的一种，这是难以避免的。毕竟，家长比孩子的生活阅历更丰富。他们想给儿女最好的东西，并且对“最好”的标准，有着既定的看法。有时孩子们会愉快地接

受家长所界定的成功，有时也不以为然。

子女可能会服从也可能会反叛，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的选择都会参考家人的期望，这是人类的本性。即使我们决定违背家人的期望，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期望的影响依旧强大而真实。

就像家庭期望一样，同侪的压力和社会风气也会对我们产生影响。但是，当涉及成功的定义时，风潮是多变的，就像裙边的长短或衣领的宽窄一样。

没有一种“成功”模式可以被所有人接受，或在任何时空都受到推崇。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成功意味着有时间和闲暇与哲学家一同外出和交谈。在修道院生活中，成功意味着抛开一切牵挂和欲望，并斩断对物质世界的依赖，做到无欲无求。但成功也可以用牛羊满圈和子孙成群来衡量。有时候“荣耀”远比财富更受人尊敬，而变换时空背景，财富又似乎比其他东西更受看重。

既然成功有如此丰富的定义，可以清楚地看出，“成功”其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词汇！

在回答什么是椅子时，所有人可以取得相当一致的意见。在谈到“树”或“书”或“方向盘”时，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想象出一些真实而具体的画面，这些东西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成功”是否也是如此呢？

基本上，我们认为成功是什么，它就是什

么。

虽然无从定论，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解脱。为什么人们要被一种虚幻的东西所俘虏，尤其是人们关于这种东西的共识，还处于不断变化当中？

即使这样，人们还是被身处的时代和社会所塑造着，并且无法否认社会风气的影响力。就像家庭期望一样，我们可以接受或抵制一个时代中的主流成功模式，但却无法假装它不存在，或宣称其丝毫不会影响我们所做的选择。

接受主流成功模式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这并不是说取得成功很容易；成功几乎从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某一时期朝着成功的主流类型前进就行了。这不需要很强的创造力或探索自我的内心，你只需随波逐流就行，也就是遵循大多数人所推崇的同一套标准和优先顺序。

与此相反，采纳与风气相悖的个人成功模式，则需要相当强的思想和人格力量。它不因主流成功模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早在1969年前后，一个年轻人需要具备真正的想象力和勇气才能说出，“你知道吗？我想我真的很希望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

当然，最近几十年里，我们所定义的成功，越来越狭隘地与金钱挂钩。除了赚钱能力外，其

他一切价值都被漠视。

这种趋势也曾经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那10年当中，商学院的申请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时代》杂志对雅皮族的兴起也专门做了封面报道。我的一个朋友讲了件轶事，它一针见血地概括了当时的主流风气。

“我当时在参加一次聚会，”他回忆说，“主人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女性朋友。她问我从事什么工作，基本上当人们想了解对方时，都会提这个问题。我告诉她我是一个作家。她上下打量着我——从鞋子到发型——然后只说了三个字：‘成功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无礼也很粗鲁，以至于我一时说不出话来。这个人对我的实际工作毫无兴趣。我都写些什么？是什么动力驱使我从事写作？我写的是喜剧还是悲剧？不管我是在写打油诗，还是刚刚完成了一篇阐述生命意义的大论文，对她来说都毫无差别。唯一重要的是：我是否正在大把地赚钱。我最后含糊地说：‘过得去’，然后转身走向吧台。”

如果这种狭隘甚至迷恋式的金钱观所导致的只不过是聚会上的无礼言辞，我想这不会是个很大的问题。但事实上，通过报酬而非实际工作本质来界定成功，会引发一系列非常现实和严重的后果。

也许最严重的是：我们在某一时期对成功的定义，会使人们趋向某些行业。如果金钱是我们区分“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唯一标准，那人们往往都会奔向钱最多的地方。或是看起来金钱最多的那个地方。

然而，这会引发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热门职业是管理咨询，所以很多人都去追逐这只圣杯，管理顾问很快便供大于求，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于是风向标又指向了律师……后来律师也人满为患了。最近，潮流转向了投资银行。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在这种定位中所犯的错误。问题的关键是，即使我们追寻的这道彩虹金光闪闪，彩虹的尽头也不一定会出现一桶金。

不过没关系，这只是“唯钱是图”的成功模式所潜藏的风险。那么其引发的情感、精神和社会风险又有哪些呢？

那些由于没有“钱”途，而被我们放弃的职业怎么办呢？

那些看似会干扰追逐金钱，而未能实现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怎么办呢？

那些以功德而非报酬计量的职业该怎么办呢？

以教育为例吧，没有哪个职业比它更重要了。没有哪个职业可以触动更多的生命，也没有

什么职业在塑造个人和群体未来时，会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此外，教师还必须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这种投入包括心灵、思想、体能以及专业知识。

以功德来看，教育是无价的，但报酬却未必占优势。这意味着当我们将金钱置于首位时，会有很多人才对教师这个职业不屑一顾。

当有人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老师，却放弃这个职业时，这显然是孩子们的损失。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为了高薪而放弃教职的这个人，对他本身而言，可能是更大的损失。

他在追求丰厚报酬的过程中，错过了哪些满足感呢？他所获得的奖金，是用哪些个人成长机会换来的呢？当一天结束之际，是在公司供职还是教书育人，更能给人带来美好的感觉？

此外，人们在采纳某一时期的非主流成功模式时需要具备勇气和想象力，要有勇气决定自己的真心所爱。有些职业带给我们金钱上的富有，另一些职业带给我们精神上的富有。如果选择了后者，我们需要抛开金钱这个衡量标准，怀着一份尊重和敬仰投入其中，我们必须看到它们珍贵的内在价值。

庆幸的是，至少有一些人确实在这样做。其中有一个人名叫泰勒·马里，是一位诗人兼教师，他将提升教学神圣感视为自己的一项使命。我最

近偶然看到了他的一首诗，诗中描述的是一个由各界人士参加的晚宴。人们在某个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将谈话转到收入问题上，于是聚会上有一名律师问这位教师的所得。马里出色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你想知道我的所得是什么吗？

我让孩子们学习得更刻苦……

我让父母们看到自己孩子的本真和未来……

我让孩子们产生好奇心，

我让他们提问。

我让他们批评。

我让他们道歉并真心忏悔。

我让他们写、写、写。

然后我让他们阅读。

你想知道我的所得是什么吗？

我让世界因我而不同！你得到的是什么呢？”

几年前，我在一本有关禅宗的书中看到过一句话，并一直铭记于心，因为这句神秘而简单的话语蕴含着深远的意境：开启宝藏的钥匙，就是宝藏。

我之所以在此提及，是因为我认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成功这个概念。

想一下：我们似乎习惯将“成功”想象成一种

具体的东西，比如一只装满黄金、珠宝等珍贵物品的海盗藏宝箱。但是，如果我们打不开这只藏宝箱，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们手中握有的钥匙和我们试图打开的藏宝箱不相配，又怎么能开启它呢？

我认为这就是“开启宝藏的钥匙，就是宝藏”其中的含义。许多宝藏等待着我们去认领；但只有我们手中的钥匙，才能确定哪个宝藏属于我们。

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这把神秘钥匙是由什么制成的呢？它是我们自身的才能、癖好和激情的混合体。那个能够并且只能够被这把钥匙开启的宝藏，就是我们为自己确定的成功模式。

人生由我们打造，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在于突破自我并清晰地了解自己的成功愿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如何衡量或描述成功，也没有人能够判断我们是否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外界可以给我们报酬，也可以收回报酬。但是，外界不能对我们追求的基本价值观和合理性加以判断，因为这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为自己定义的成功，是一份不会被玷污也不会被剥夺的宝藏。



# Chapter 11

## 家财万贯的隐忧

### The perils of prosperity

如果父母不热爱或不尊重他们的工作，  
而只是将其看作是通往财富和地位道路上  
所必须经历的磨难，  
那么孩子也会吸收这种思想，  
这往往会给他们今后的生活，  
带来很多苦恼和挫折。

我始终坚信人与人之间的相同点大于不同点。

除了出生地、肤色和物质环境等先天条件外，我们拥有很多共同的愿望、恐惧、需求和憧憬。我们都能体验到爱与友情的喜悦。我们对争

执与失去时的痛苦都不感到陌生。我们在界定有趣和悲伤时都能达成基本共识。我们都是探寻人生意义旅程中的同路人。

为什么那些经典故事和传世神话，至今仍发人深省？因为它们所阐释的情感和渴望正是我们大家的共通感受，这一点可以在迈达斯的故事中得到印证。

为什么音乐被视为全世界共通的语言？因为它可以直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情感与能量，而不需要依赖于特定的文字和语言。

在这本书中，我尽力颂扬人类的共性，并于其间谈论了一些普世性的问题：对牢固价值观的需求、寻找自身抱负所面临的挑战，承认我们所犯的错误并从中学习、吸取教训的重要性，以及为自己定义成功真谛的重要性。

我相信这些问题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但它们在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展现形式。就这一点而言，出生地和物质环境固然重要，但当一天结束时，无论是美国预备学校的学生还是非洲西部的村民，他们对安全、自尊和内心的宁静都有着相同的渴望，尽管他们到达那里的具体路径和沿途所面临的挑战可能大不相同。

因此，我也想深入地探讨富有家庭在向孩子传递良好价值观时所面临的具体困境和隐忧。

显然，所有的家庭都希望能够将好的价值观

代代相传。我从未见过有哪个父亲希望自己的孩子在骄纵或懒惰中成长，我也从未见过哪个母亲希望培养一个贪婪并自以为是的孩子。但问题是，发送的和接收到的信息之间，会存在巨大差异。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非常复杂且令人困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没有父母可以做得完美。

我曾经听到过一个故事，它生动地说明了为什么这些想要传达的信息会受到曲解，明明是用心良苦，结果却事与愿违。

有一个人，他虽然出身贫寒，但家人都很辛勤地工作，而且对教育高度重视。他的父母为了供他读完大学，作了很多牺牲。他自己也做了几份兼职，并申请了学生贷款。当他决定继续念医学院时，贷款成了他沉重的负担。

但他最终获得了医药和工程专业的双学位。他利用自己在技能和专业知识方面的综合优势，设计了一种装置，可以让重病患者以安全的方式自行控制药物的剂量。他为这个设备申请了专利，后来授权给一家大型制药公司，获得了一笔巨款和持续不断的专利使用费。

他在一夜之间成了富人。

等到他自己的孩子出生时，他已经享受了好几年的富有生活。这时候他们全家住在环境优美的大房子里面，他和妻子开着闪亮的新车，可以

在高档餐厅就餐，还可以到四季如春、阳光普照的地方去度寒假。

已为人父的他很高兴能让孩子过上舒适而优越的生活，但他也很担心孩子们会对人生产生扭曲的价值观。

他眼前浮现出了自己过去的辛苦打拼以及最终走向富有时面临的挑战。他想起了那些努力、牺牲、负债的压力和焦虑。他记得是他不太富裕的父母给自己增添了信心和动力，让他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他还记得自己在设计止痛装置时，并不光是为了赚大钱，他一直在试图帮助他人，并渴望为医学做一点有意义的贡献。

这一切，他的孩子们无法亲眼见证。这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他的错，只不过他们在人生曲线上所处的位置不同。尽管如此，这位父亲还是面临着一个困惑。他不是那种吹嘘自己成绩的人，当然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因生在富裕之家而心生愧疚。

同时，他真的希望孩子们明白，财富和物质享受不是魔术一般变出来的，也不是因为他们家有何优于他人之处。这些东西都是努力拼搏得来的。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懂得，财富和人的基本价值之间的本质差别；他们不比穷人高贵，也不比巨富卑微。

今年夏天，他的大儿子已经16岁了，于是这

位父亲谋划着让儿子增加点人生历练的机会。这家人是一所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这所俱乐部用的还是旧式场地，所以人们在高尔夫球场上打球时，旁边会有球童帮着提袋子。这位父亲决定让儿子夏天去做球童，这项工作不错，可以在户外活动。同时这项艰苦的工作还能培养奉献精神。如果指望获得丰厚的小费，还需要在工作中时刻面带微笑、保持礼貌。此外，跟儿子一起工作的人，都已经当了几年的球童并有可能永远是球童。这位父亲希望他的儿子能够融入这些人当中，敬重他们的专业，并明白辛苦且收入不高的工作中也有其尊严。

于是儿子给别人提了两个月的的高尔夫球袋，夏末的时候，父亲问他从这段经历中学到了些什么。

“我懂得了，”儿子说道，“我最好能赚很多钱，这样就可以让别人给我提袋子了。”

这就是儿子领悟到的东西吗？我们可以想象这位父亲是何等的困惑和懊恼。这与他的本意大相径庭。为什么儿子看不到艰苦的体力劳动可贵的一面？为什么他不能同情一下那些一生都在干这种体力工作的人？为什么儿子没有接收到这些信息？

这位父亲无法回答，事实上，谁又能说清楚呢？也许让他提高尔夫球袋的那些会员，给他灌

输了与他父亲意愿相悖的思想，也许其他球童对他不是很友好。

或许是各种复杂的人、事、物塑造了儿子的基本品格和价值观，起到这种塑造作用的还包括富有的成长环境所带来的微妙影响。

这位父亲能不能做得更好呢？他能否在儿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中，而不仅仅是儿子长到十几岁时，才花一个暑假对其进行教导呢？他能不能更明确地传达出依靠实力从无到有所获得的成就感呢？他可不可以更清楚地告诉儿子：成功的本质在于专注的努力和进取的心，而不在于由此获得的报酬？让孩子当球童的尝试是不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了呢？

可能也只有这位父亲自己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将好的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是一个既微妙又深奥的问题，我们必须多加思索。

在上面的小故事中，儿子接收到的信息和父亲想要传达的信息相去甚远，这位父亲没有想到儿子为了享有优越的生活，燃起了赚钱的志向……但至少这个孩子是有某种企图心的！

某些富有家庭的问题所在，是自己的儿女似乎缺乏企图心。既然已经衣食无忧了，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呢？既然奋斗后所能得到的东西，现在都已经有了，那为什么还要努力呢？既然父母

或祖辈已经在世界上雄霸一方，并为家族树立了威望，我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

这些情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们很危险且极具破坏性，会将人生的乐趣和活力吞噬殆尽。因此，让我们赶紧试着回答一下这些问题。

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因为它是赢得自尊的最可靠途经，并且可能是唯一的途径。

为什么要努力奋斗？因为它可以激发我们的最大潜能，让我们认清自我、告诉我们有何东西可以奉献给他人，能够成就多少事情。

如果家庭已经相当富有，那么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什么都可以做！

这点是显而易见的，毕竟赚钱只是整个人类活动和可能性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我们的社会却过于强调了谋生之道的重要性，从而使其他目标和理想黯然失色。

绝大多数人是不得已而工作。柴米油盐需要钱！房租或房贷也需要钱！这些都是很现实的经济问题，他们能够应对这些挑战，理应受人尊重，且应该自豪。

然而，当钱不再是主要的驱动力时，其他挑战也同样紧迫，需要我们着手去解决。

是这样吗？

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做一下区分。

我完全相信其他挑战和志向（比如创造性成

就或公益事业），同以金钱为目标的志向一样重要。重要的不是我怎么说，而是你内心深处怎么想。对于一些富家子弟来说，这个问题成为了一块绊脚石。“出身富有”在他们自我定义和定位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需要在想象力和勇气上实现真正的飞跃，才能拥抱内心最真实的渴望。

我认识一个女孩儿，她家在零售业已经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资产。在青少年时期，虽然她对经商毫无兴趣，但还是顺从父母的意愿，在大学里选了工商管理专业，并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这条路对她来说是一种默认选择，这种选择很适合她家的社会定位，但不一定适合她自己。

而绘画才是她的激情所在。她小时候非常喜欢上美术课，在整个大学期间，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去画室上课。她相信自己有某种天分，但同时她又很难对艺术爱好给予认真考虑。素描写生与现实生活扯得上什么关系吗？或者说与她家人赖以谋生的——赚钱——有什么关系吗？她不过只是跟自己玩玩而已吧？

她被这些问题困扰了好几年，期间她一直在家族企业中无精打采地工作着。正如她后来所描述的，她感觉自己像在梦游，浑浑噩噩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虽然她还会画画，但一想到绘画只是自己的业余爱好就感到烦恼。并不是说拥有



这个嗜好有什么不对，只是当某项活动已经真正成为生命的中心时，自己却称它为业余爱好，并且别人也是如此认为，这就有点令人沮丧了！

这种沮丧情绪终于让她忍无可忍，于是她鼓起勇气告诉父母，她要离开家族企业去做一名全职画家。

“我当时真是五味杂陈，”她回忆说，“我无比轻松、兴奋、充满活力。而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我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我不认为是父母给我施加了这个压力，而是我自己这样认为。我觉得我在离弃所谓的主流生活，然后任由自己成为一个放荡不羁的人。有意思的是，我觉得父亲可能会喜欢跟朋友吹嘘他有个当画家的女儿。我们家出一两个古怪的人也没太大关系，这有什么害处呢？唯一的问题是，我是否相信自己选择的生活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如果咬文嚼字的话会很有意思。价值？怎么计算？用美元？你能计算美丽吗？你能计算个人表现吗？同样，这个女孩子所面临的障碍是：如何相信自己这个不以赚钱为重心的志向，是正确的选择。

最终，她坦然接受了自己的选择。她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某种程度上，”她回忆说，“我取得了一个突破。我意识到正确的衡量标准不取决于我做了

些什么，而取决于我如何去做。如果我在绘画上偷懒或是自满，那么我就只是个比较有钱的业余爱好者而已。其中的自尊在哪里？但是，如果我努力工作，如果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绘画当中，并且不断挑战极限，那么我才配称自己为一名画家，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世界会认为我很伟大吗？谁在乎？我会从中赚到很多钱吗？也许会，也许不会。我必须重新接受新的观念，让自己知道除了我们成长过程中所推崇的志向外，还有很多其他可贵的选择。”

说到此，还是让我回过头来讲一下自己的家庭和成长经历吧。

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小的时候我们家并不富有。我们生活在中西部，日子过得还算舒适，但也毫无炫耀之处。我父母开的经济型小汽车很多年都没有换过，我们兄弟姐妹都是穿非名牌、耐穿的衣服。我们这些孩子从不把任何事情看作是理所当然。我有很少的零用钱，但这钱并不是伸手要的，而是通过给家里做杂务挣的。如果我借了几块钱到市区去，剩下的零钱还得带回来。

渐渐地，我们家变得越来越富有，我非常幸运地观察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的价值和重要性值得我去慢慢品味，为此我对父母充满了无尽的感激。

我所观察到的是：即使家境在逐渐变好，我

的父母也没有改变。

我的母亲依旧那么热情、大方，她的朋友遍布城镇的每一个角落，她还是那么关心别人。

父亲依然每周工作6天，穿着卡其布裤子和开衫毛衣，脸上挂着那种着迷的专注神情。

为什么金钱没有改变他们？原因是他们从没把赚钱当作工作的目标。对于我父亲而言，努力工作是因为热爱，迎接挑战让他感到兴奋。钱是最终的产物，但激情和好奇则由始至终。钱是附属品，而非主导的源头。

这种差别的重要性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子女在接受那些潜移默化的教导时，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父母热爱他们的工作并且乐在其中，那么孩子就会看到工作本身的价值，而且更易于寻求和发现自己的激情所在。

如果父母不热爱或不尊重他们的工作，而只是将其看作是通往财富和地位道路上所必须经历的磨难，那么孩子也会吸收这种思想，这往往会给他们今后的生活，带来很多苦恼和挫折。

我最近听说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的故事就是这样活生生的不幸案例。

这个家庭中的父亲是个相当成功的投资银行家。我确信很多人真的很喜欢在高风险的理财投资中挑战自己的才智，但这位父亲却不是他们中

的一员。他承认自己讨厌这份工作，在25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每一天都在盼着退休。

虽然他对自己的工作很痛恨，但却靠这一行赚了大笔金钱。但这种有悖常情的工作逻辑，却开始影响了下一代。

由于这位父亲讨厌他的工作，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以某种方式，来补偿工作给他带来的痛苦，而唯一可行的补偿就是金钱，因此金钱在他眼中的重要性已经失衡了。为了赚到更多的钱，他在这份讨厌的工作中更加努力，从而使他更加不快乐。与此同时，财富的积累也带来了相关好处：避暑别墅、奢侈假期、豪华俱乐部的会员资格。

但问题在于，这位父亲无法从金钱中获得真正的享受，因为他在寻找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而非单纯追求物质享受或奢华，他希望这种财富回报能够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他想用物质来替代自己所缺乏的那种充实感。但这是行不通的。

这个家庭有一个儿子，像大多数做儿子的一样，他很崇拜自己的父亲，并怀着一种年少的冲动加以效仿。到了这个年轻人需要确定职业志向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不同的领域——房地产开发，但同样的模式在不知不觉地重演着。这个年轻人郁郁寡欢了好几年，并接受了几百个小时的心理治疗，后来他终于看清了这些模式并挣脱了

它们的束缚。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自己的工作，”他回忆说，“但在一段时间内这并没有给我造成多少困扰，因为我不知道一个人还可以喜欢他的工作！我只是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我在家里看到的是我父亲绞尽脑汁地工作，喝威士忌酒，服用阿司匹林，然后变得富有。我认为这就是一项交易。”

但最终这种交易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这个年轻人跟他父亲一样在工作中表现出色。虽然赚到了钱，但他却感到内心空虚。“我处在一个典型的两难境地，”他说，“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只能看到一个痛苦的尽头。如果不再继续，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一个比不上我父亲的失败者。”

就是那个时候，他决定接受心理治疗。

“我在治疗过程中懂得了很多东西，”他回忆说，“但最重要的也许是这一点：我意识到自己从父亲那里吸收到的并不是好的工作态度。父亲之所以忍受工作上的痛苦，大概都是为了家庭着想。因此，我也应该忍受。如果我没有这样做，就是在推卸责任。工作就应该是痛苦的。除此之外，我还能再学到些什么呢？”

父亲是不快乐的，而且这种强大的影响控制着儿子的人生。然而，儿子具有父亲所没有的优

势：他从小可以有机会观察到，单靠金钱就可以获得满足感是一种徒劳的做法。他在一定程度上知道父亲和他自己的道路，都不能真正使人获得满足感或心灵的安宁。这条道路可以让人获得外界眼中的成功，但会使自己的心灵枯萎。

尽管如此，一个人在童年时接收的价值观是最难抛弃的，不管这种价值观是好是坏。怀疑自己道路的正确性，不等同于有意愿和勇气离它而去并重新开始。他花了更多的时间，认真地进行自我反省，并冒险跟父母发生冲突。可以理解，父母会将儿子新设定的人生方向视为一种无声的抗拒。

但人生由我们打造，这是重大的挑战，却蕴含着无限的机遇。终于有一天，这个年轻人拒绝继续这样的生活状态，他认识到将自己的一生耗在不喜欢的工作上简直毫无意义。他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重返学校进修。

“当时我已经30岁了，”他回忆说，“我终于可以抽出时间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抛开薪酬和身份地位这些因素，什么才是我心中向往的工作？我最终决定的是心理咨询。我想到自己从心理治疗中受益匪浅，如果说是好的心理咨询拯救了我的人生，可能有点夸张，但它确实在我打造人生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其他的人，将这份关爱传

递下去。

“我现在做的正是这项工作。我的收入适中，但我热爱这份工作，而且我不因为爱它而感到羞愧！我早上起床时会知道自己当天将有所收获，并且对自己能帮助其他的人满怀希望。我领悟到了一个在家不可能获知的珍贵道理：工作本身就是报酬。”

所有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生活美满。大多数家长都认为他们能够将某种更好的生活，传承给自己的子女，甚至那些已经富裕的家庭也持这种观点。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陈词滥调。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表示认同。但也许我们不应该这样盲目地做出判断，而应该更深入地思考一下这些简单的话语和基本概念。

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有多大的自信？我们所谈论的“更好”生活指的是什么？难道它只等同于更多的金钱和更多的物质吗？我们是否思考过自己在获得金钱和物质享受的同时失去了些什么？

2009年年初，我探访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首都阿布扎比，期间我获得了看待这些基本问题的新视角。像其他波斯湾国家一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达到了令人目眩的速

度。在那里，有钱人生活的富裕程度甚至令西方人都难以置信。当“进步”和金钱取代了传统和自力更生，他们获得了些什么，又失去了些什么？在这方面，阿布扎比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与我们社会中所面临的没有多大不同，但由于它们变化更剧烈、历经的时间更短，因而也就显得更加生动、更富有戏剧性。

有一天，我有幸得到一位尊贵的酋长的邀请，前去参加午宴。他看上去见多识广、老于世故，但依然保持着贝都因人的传统。他的“宅邸”虽然奢华，但遵循着一定的模式，基本上类似于牧民的帐篷营地，里面都是类似帐篷的圆形建筑物。他还保留了贝都因人的盛情好客，毕竟，如果在沙漠当中没有人提供食物和住处的话，往来的旅人极容易丧命。虽然这里是大都市阿布扎比，人们不大可能会挨饿，但是这位酋长还是非常重视邀请外国来宾与他共进午餐。我后来才知道，他每顿午餐和每顿晚餐都会邀请30或40人，并慷慨地为他们提供骆驼肉和其他当地美食。

侍者将食物端上来，酋长亲自动手摆放。其他侍从手持机枪并排站立于宴会厅的两侧。毕竟，这样引人注目的奢侈可能会招致一定的危险。

尽管拥有如此非凡的财富，但这位酋长却很



谦虚，他直率地谈到自己朴素的早期生活。在他小的时候，这里既没有管道设施也没有电，而且没有学校（至少没有校舍）。孩子们坐在树下听老师讲课。地上插着一根木棒，当木棒的影子到达某一点时就会放学。唯一的书本是《可兰经》。就这样，《可兰经》不仅是宗教文献，而且还成了阅读课的初级课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用来学习阅读。至于食物，贫瘠的土地种出什么，人们就只能吃什么。对于外国商品，他们几乎闻所未闻。

我当时对这位酋长说，他的人生历程中所见证的惊人变化太多了，并表示如今他们国家的年轻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这位宴会主人却持保留态度。他说：“他们不会挨饿，也不会死于干渴。但我为这些年轻人感到担心。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如何演变的。他们到美国的学校去读书，他们驾驶着德国的汽车，他们穿着从法国进口的名牌服装。一切都很好，但这是他们创造的吗？”

他认为这些生活优越的年轻人，已经渐渐远离了他们自己的人生。他们从上代人那里获得的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自己的志向似乎已无关紧要了。既然如此，他们变得胸无大志。许多年轻人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处于闲散状态，因为没有特

定的责任和义务。这位酋长相信，大多数青年都心地善良、充满爱心，只要他们知道如何去做有价值的事情，一定愿意从事。但这些年轻人的生活环境，导致他们的潜力得不到开发。

在他们的世界中，历史的前进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即使是上一代人的习俗，也会显得过时且令人不可思议，市区中一个开着保时捷、戴着雷朋太阳镜的时髦年轻人与坐在沙漠中枣椰树下读《可兰经》的父亲会有多少关联性呢？

听着酋长的讲述，我意识到他对自己国家未来的担忧和我们是一样的。这种危险的疏离现象令人悲哀，人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身处何地，因为他们没有花时间去注意自己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人们误将转瞬即逝的快乐当作持久的喜悦，并且误将象征地位的标志看作是真正的成就。

当人们失去人生意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些症状，唯一的治愈方法也许就是尊重过去。这并不意味着走回头路或盲目接受旧的信仰，而是尊重并理解那些创造了今日繁荣的旧根基。

这意味着尊重那些金钱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即使金钱消失也仍会存在的真理。

这样做的一个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与自己的人生真正联结，也就是尊重自己的思想、愿望和志向，这些内在东西的价值不以金钱计数，也不因为先前存在的财富变得不再有价值。

## Chapter 12

# 回馈，是一门优雅的艺术

The gentle art of giving back

人生由我们打造。

没有人可以替代我们做什么，  
也没有人有权力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我们设定自己的目标，

我们定义自己的成功。

我们无法选择人生的起点，  
但却可以选择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无论你有无宗教信仰或信奉何种宗教，你都难以抵御《传道书》中的瑰丽诗篇。

“凡事皆有定期，天下万物皆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的，也有时……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事实上，这里出现的“舍弃”指的是现今说法中的“回馈”。它紧接在“寻找”和“保守”阶段后面，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已汇集了许多美好的事物——比如经验、知识、同情心以及物质财富，并且开始感觉自己应当、甚至有必要分享世界对我们的赐予并使之惠及他人。

在本书大部分章节中，我一直在谈论个人旅程的早期阶段，这里的早期并非依据年代顺序，而是就我们自身的发展过程而言。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如何形成并传递，如何发掘自己的天赋、培养勇气和志向，从自身所犯错误中汲取教训，找到如何在情感和理智上满足社会的期望，也契合我们自己内心的成功定义。

我认为所有这些阶段对我们的个人发展都至关重要。但这里仍然存在问题：这种发展朝向哪里？它的目标又是什么？

我认为问题的答案有两种，它们相辅相成，互不干扰。

在个人层面上，我们的发展方向是通过赢取报酬来获得自尊。我们的目标是通过选择要过的

人生，并追求属于自己的天命来获得心灵的安宁。

在社会层面上，个人成长至此，更有意义的人生目标就是有能力进行回馈。

回馈的方式有千千万万，它可以是最宏大的行动，也可以是最微小的善意。教导和指导他人的行为是一种回馈，付出时间和捐献金钱同等重要。拓展我们的工作意义，使其服务于共同利益，而不是牟取私利，这也是一种回馈方式。走出我们个人的舒适空间，去关心更广阔的世界，这同样是一种回馈方式。

当有人以巨资方式进行回馈时，我们似乎倾向于使用一个更加华丽的词语来对其进行描述，即慈善。

但在我看来，这又是一个熟词误用的范例，它偏离了“慈善”在纯粹意义上的原本含义。如此一来，慈善似乎只与大额捐款相关，似乎只有富人和显赫人士才有进行回馈的特权。

但在其原本定义中，“慈善”与金钱和地位均无关系。这个词源于两个希腊词根，一个词根是“爱”，另一个词根代表人类。掸去这层障眼的蛛网，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慈善就是彼此关爱，以及渴望分享的一种心意。

金钱当然重要，但它不是慈善的本质，其本质是一种回馈精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发扬

这种精神。

有些人似乎认为，回馈基本上只是为成功的人生“锦上添花”。我们赚了钱，然后再捐出一部分。这种给予成为我们身份的一个标识。我们捐赠得越多，我们就越尊贵。当然，与他人分享我们的财富，有助于消除恼人的“恩赐罪恶感”，也就是不公世界中的幸运儿常见的不安情绪。

上述情况没有任何不妥。任何给予意愿都是一种积极行为。

但我认为，最真诚和最自然的回馈远非锦上添花那么简单。它能真实地显露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这种更个人化的回馈与仅仅填写一张支票的简单做法不同，我认为它是一种良性循环的开端。我们给予，然后从世界中有所获得，再发现自己还可以给予更多。

我很高兴能够用自己的经历来说明这种循环的运作方式。

正如前面所述，我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早期，越来越对广告配乐这份维持生计的工作产生质疑，于是便转而写歌并制作自己的CD。虽然这类工作相对来说更具有成就感，但我仍然被一个问题困扰着：音乐的目的是什么？我至少拥有一定的天分和追寻自己梦想所需的才华，难道没有什么更崇高的目标和意义，值得我为之努力吗？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痴迷于美国印第安人的文化和历史，这种迷恋不仅是知性上的好奇，而且是情感上的触动。回首往事，我意识到这就是美妙的良性循环的开端。

与所有良知尚存者一样，我对于白人政府和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施以的暴行和“宿命论”感到羞愧和震惊。在“进步”的名义之下，土著人遭到欺骗、出卖和屠杀。他们失去了世代居住的土地，并受制于“所有权”这个令他们完全陌生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只是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随之遭到践踏和遗弃的还有土著文化，这种文化是几千年以来的生活经验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产物。谁又能估量这种已被无情抛弃的传统在环境、心灵、社会，甚至医疗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呢？

我决心做些事情，来唤起人们对土著智慧的重新重视，在这种行动中，至少某些支离的文化碎片可能会被重新复生。

没有人告诉我应该这样去做。这不是应该与否的问题，自然也不是所谓的锦上添花。我之所以要参与到保护土著文化的行动中来，是因为我想这样做，即使说我需要这样做也不为过。这种参与行动是人权、人的尊严和是非正义等最核心价值观的作用结果，是家庭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我的这些价值观。

对于我来说，最好的方式是通过音乐。但我很快意识到，如果我希望给予某些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我首先要学习很多东西。换言之，仅凭回馈的意愿，就足以启动这个良性循环。

我开始贪婪地阅读。我去图书馆找到介绍美国印第安人的书籍，开始从最入门的读起，并一直持续下去。其间我对土著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是它们的形式和含义吸引了我，我还着迷于它们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它特殊的节奏和韵律或许可以转变成音乐。

我在这种感受的驱使下，开始考虑创作合唱曲。

我的音乐创作生涯始于10秒钟的“插播广告”，后来提升到30秒钟的商业广告，然后到4分钟的曲子。但现在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促使我创作的动力上，我都在进行着一个巨大的飞跃。我为什么敢于这样做？是什么给了我干更大事情的信心？事实上，我现在所致力的工作冲出了小我的范围。一种更大的目标在召唤我创作更大范畴的音乐。于是我再次感觉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我所收获的丝毫不亚于所付出的。

就在这个时候，通过与凯文·科斯特纳的合作和在《与狼共舞》中的工作表现，我获得了一个绝佳机遇：为电视连续剧《500部落》创作8个小时的音乐。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的配乐广受业



界好评，但令我更加自豪的是，我所参与的这部电视剧集让人们看到了土著文化的多样性和重要性，并有助于引发人们对保留地内外的印第安人现状的关注。

这部电视剧结束了，但我对土著文化的参与热情却没有结束。借助《500部落》的势头，我开始筹划一部融合音乐、舞蹈、叙事和视觉效果的多媒体剧，因此便诞生了《魂》，这部多媒体剧在公共电视台的一个专题节目中首播后，便开始以真人舞台剧的形式进行巡演。

但在巡演初期我也遇到了一些小困难，因为我并不知道如何创作一部真人舞台剧！于是我被迫再次去扩展、学习并丰富自己。

当时，我在声像匹配和使用音乐烘托故事情节方面已经有了几年的工作经历。但之前的操作方式是故事都已预先设定，别人才是掌控者！如今，我第一次负责与若干优秀合作者共同创作故事框架。为此，我必须更努力、更系统地对叙事的手法和技巧进行思考。我阅读了约瑟夫·坎贝尔的伟大著作《神话》和《千面英雄》，这两本书探讨的是人类共通的本性和渴望。

坎贝尔的书籍对我的思索起了重大的影响，他对故事怀有的那种激情深具感染性。

在阅读坎贝尔书籍的过程中，我获得了自己正在找寻的那种神话故事框架：英雄的旅程。不

管细节如何，这种旅程都是一种心灵之旅。它的目标是探索自己，但是探索本身却没有尽头。这种探索是一种在更高层次上重新与世界联通的手段，从而使自己可以充当他人的向导。

我意识到这就是《魂》这部剧的整体思想：重新联通。这种思想所针对的不仅是那些为了保护本族文化而进行漫长、辛酸斗争的土著居民，而且也针对我们当中所有感到脱离了最真实自我的人。我希望它能够唤醒每一个人，让他们认清自己的起源和本真，并为此感到振奋。我自己也无比振奋，这也是通过给予而获得的另一个实例。

在华盛顿国家广场进行的那场演出对我意义重大。从舞台布景到巨人造型，再到定制表演用的帐篷，如果我将从中学到的东西一一列举的话肯定会占用大量篇幅。但撇开这一切，我不得不承认：这次经历还是一个煎熬而又恼人的炼狱般的过程！

筹备过程简直令人精疲力竭。后勤工作自始至终都十分艰巨，充满激情的同事们由于意见分歧而变得关系紧张，我和早期赞助商也都赔了钱。

我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抱怨，而是要说明这种个性化的回馈方式并不容易！也不应该容易！开张支票很简单，但用自己的精力、信念和独特

能力来回馈世界的方式则很困难。这需要人们全情投入，就像雄心勃勃的工作狂对待他们每天的工作那样。

既然回馈与获取同等重要，那么回馈时所需付出的努力和决心，又怎么会少呢？

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故事，它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种富有热情而又身体力行的回馈。

早在1990年，我的一位记者朋友受杂志编辑委派写一篇有关前总统吉米·卡特的文章。当时卡特正将大量时间投入到“人类家园”的工作当中，该组织致力于为无家可归者建造房屋，并拯救吸毒者、单亲家庭和其他极度贫困的人。见到前总统的唯一方法是与该组织的新闻媒体办公室取得联系，于是我朋友便给他们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安排一次采访。

他们很高兴这样做，但同时也开出了附加条件：若想采访卡特，这位记者朋友需要在该组织参加一天的体力劳动。

“我当然同意，”我朋友回忆说，“但我不太清楚自己需要做什么。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让我在8月份的一个特定日期去费城北部的一个地方，那天前总统和第一夫人罗莎林·卡特将在建筑工地上工作。我可以加入到他们的小组当中，并在当天工作结束后进行采访。

“事实证明，”这个记者接着说，“那绝对是残酷的一天，38.9摄氏度的高温和潮湿的天气，还有令人眩晕的刺目阳光。我见到了包括卡特在内的其他小组成员。我们在简短的碰头会中进行了自我介绍并分配了任务。由于我毫无建筑技能，所以负责的是搬运工作。我搬运了沉重的木材、石膏灰胶纸夹板和成捆的塑料壁板。

“但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卡特做了什么。我承认自己有点俗，因为我原以为前总统和第一夫人基本上只会装装样子。我以为他们会穿着工作服出现并象征性地钉一两个钉子，然后摆个姿势拍照，之后便会撤到阴凉处歇息。毕竟卡特贵为一国之君，他正在贡献着自己的名望和声誉，难道这还不够吗？

“事实证明这对于卡特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不得不说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夫妻俩跟其他人工作得同样努力。吉米（他喜欢被人这样称呼）在一个固定有电锯的长案子上，俯身切割塑料壁板。罗莎林在一旁进行测量，定位壁板，并确认尺寸长度。她戴着一顶很大的遮阳帽，即使是这样，她的脸仍旧被热浪烤得通红。而前总统戴着护目镜，镜片上蒙了一层潮气。

我朋友回忆道：“我在这一天中与卡特进行过交谈，但主要是‘把它放在这儿’或‘你看这样直

吗？’之类的对话，换句话说，前总统正在表明他关注的不是自己，而是他眼下的工作。他不像是一个名人，而像是一个普通人，在为自己所信仰的事业付出汗水。

“我们一直干到下午四点，一幢房子的框架和侧面基本完成，我们所有人也已经又渴又累。然后，传媒工作负责人走过来，问我是否做好了采访准备。这时我意识到，我不需要采访了，事实上，采访已经无关紧要了。卡特所能说的话不是已经得到证明了吗？我要提的问题他不是也已经用行动回答了吗？访谈只涉及语言，而那一天印证的是行动。

“所以我只是和前总统握了握手，感谢他让我有幸跟他一起工作。卡特回答说，做好这项工作是我们每个人的荣幸。”

由此，我们在前面两个故事中发现了“回馈”艺术的一些看似矛盾之处。

《魂》的排演经验告诉我，决心回馈的做法可以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但这一进程也有可能充满冲突和挫折。

吉米·卡特的故事说明，在高温和烈日这样的恶劣条件下，从事脏兮兮的体力劳动是一种荣幸，这一点对于前总统也不例外！

我们应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我会说：接受它

们并继续前行！

要想自己打造人生，要想让我们的人生尽可能充实并富有质感，我们就必须找到克服它们的意志。

是的，自我奉献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事情，也是一种冒险，一种自我探索。在自我奉献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本真，看清了我们可以给予的东西。没有人可以保证给予的过程会很顺利，并且事事如我们所愿。

但有一点相当肯定，那就是我们在自我奉献的过程中需要扩展、跨出我们的舒适空间，并打破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也正是这种潜在的艰辛和痛苦，让人们会很自然地对真正的自我奉献产生一定的抵触。我很清楚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就有过这种经历。

在我们家，赚钱和囤积财富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分。当然，我父亲已经用他非凡的能力证明了他很擅长赚钱，但这只是因为他很热爱自己的工作，而非受金钱的驱使。我父亲的赚钱能力充分证明了他所做的预测很正确、分析很精准，同时他也履行了自己对股东负有的信托责任，他干得相当不错！当然，如果其他投资者想用自己的收益购买游艇或豪宅之类的东西，那是他们的权利，但我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计划过。既然财富来源于社会，父亲的计划是让它们再回归社会。

在十几年前，我们兄弟姐妹就应征加入到这个计划当中。1999年圣诞节，我的父母首次捐资为我们创建了基金会。每个基金会的捐助额为1000万美元，这确实是一笔巨资，但也不难管理。和其他行业一样，慈善事业的运作也需要一个学习过程，犯错是不可避免的。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和妻子詹妮弗越发适应并参与到了基金会的工作当中，我父母不断增加捐赠金额。2004年我母亲去世时，我们需要管理的金额已经超过了1亿美元。

我需要坦率地承认：我对所有这一切都感到极度矛盾，幸好詹妮弗不仅很积极，而且也是个彻底的投入者，因为基金会中的大部分管理和繁杂的工作都由她负责。

就我而言，我还是被一些相当基本的问题所困扰。我曾是一个喜欢独处、喜欢与钢琴为伴的害羞男孩。我对摄影的兴趣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与各种事物保持距离——做一个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

有一位智者曾经说过：人是不会改变的，只会越来越像他原有的样子。即使在成年之后，我还是喜欢独自工作，喜欢与琴键交流。我很珍惜自己的私人空间。

同时我也知道，作为我父亲的儿子并拥有巴菲特这个姓氏，参与更公众化的生活是情非得已

的事。这个基金会正在成为参与公开活动的助推器，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此有所抵触。

我的抵触感源于一个简单、自私并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在保护自己已经拥有的生活、我的音乐生涯、清静的日子、阅读的时间，或者只是安静地与我的妻子偎依相坐的时间。

我非常满足于这种生活。但我没有意识到的是，一旦自己能够克服这种抵触情绪，并通过慈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到更广阔的世界当中，我所获得的满足感会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2006年6月，我父亲宣布他即将捐出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世界各地的报纸也在头版位置对此进行了报道，标题中出现的数额是370亿美元，这笔钱捐给了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报道结尾处提到我们三个孩子每人将获得10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

父亲在几个月前，已经把这个计划透露给了我和哥哥姐姐。我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给父亲，告诉他我真的为他感到骄傲。这是我唯一想要说的话。

渐渐地，我父亲的慷慨捐赠中所蕴含的深意真正影响到了我们。我和詹妮弗现在管理着一笔相当庞大的资金。我们应该用它做些什么呢？

是同时支持多项事业，还是将焦点集中在—



两个事业上？哪种做法更加明智？

如果是后者，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我们怎样才能将自己投身到给予当中，而不是简单地分配现金？

我们怎样才可以在能力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提供更多的帮助呢？这一切都令人极度眩晕！

我父亲具有一个特殊的本领。有时，他会在交谈中提到一些看似无关的东西，这可能会令听者感到费解，但结果却往往证明这些话完全合乎逻辑，只不过是提前一步想到他人还没想到的事。

在我父亲公开宣布捐赠之前，我们一家人碰巧在奥马哈团聚，然后一起飞往纽约。在飞机上，我把自己对于基金会的困惑告诉了父亲。突然间，他问我是否认为基金会的工作会对我的音乐事业产生影响。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是在问基金会是否会分散我用于作曲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指基金会的工作可能会为我的创作过程注入新的元素？我含糊地说，我不觉得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基金会的工作当然对我的音乐产生了影响！我父亲似乎比我预先看到了这点。

同时，在突然觉醒后的几个月中，我和詹妮弗对基金会的使命和定位进行了长久而又深入的

思考。我们将基金会命名为“NoVo”，这是一个拉丁单词，意为“变化、改变或创造”。然而，我们最希望看到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可以创造或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帮助发生这种变化呢？

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在和更有经验的捐献者和管理者进行探讨之后，我们明确了工作中的一些指导原则。

首先，我们希望避免我所说的“慈善殖民主义”。善意的局外人往往认为自己比当地人更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认为自己更清楚问题所在，并进一步认为自己能够有效地实施解决方案。这不仅是一种傲慢且居高临下的态度，而且这种方法也往往行不通。因此，我们的做法是为那些认清自己需求，并自己制定出解决方案的人提供支持。

其次，我们希望采用我父亲长期遵循的一个经营理念：对被低估的资产进行投资。这个理念很简单：找到世界中的被低估物，提供支持，不做干涉，然后靠时间让世人明白它的真正价值。

我们开始思考在世界许多地方被低估的人文资产是什么？后来我们想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却令人震惊的答案：女童。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许多不同文化中的女童都遭受着不平等对待。儿子可以去上学，女儿却往往无法接受教育。男孩

有机会体验到更广阔的世界，女孩却往往被她们的家庭所束缚，然后被她们的丈夫所束缚。我们希望做点什么，来解决这个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此外，我们在这一做法中看到了一种奇妙的“倍增效应”。今天的女孩就是明天的母亲。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她们提高健康水平，获得更好的教育，使更多的年轻女孩能够在经济上独立，那么这些益处将会传递给后代。我们的礼物将会持续馈赠下去。

我们的初步援助举措是针对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这两个西非国家。我们资助那里的学校，使其能够为女孩子们提供避风港，同时通过教育课程与某些非常实用的技能培训，使姑娘们不仅可以学习读书写字，还可以在无需电力的脚踏缝纫机上学习缝纫技能。此外，如果某些姑娘可以成为电工技师，那也是一个可喜的成果！最大的理想是促使女孩拥有更广泛的选择，使她们在经济上能够自立，有自己的收入，并由此拥有一个独立和自尊的未来。

这一援助举措缘起于我的第一次非洲之行，那是一次很深刻的体验。

我从未见到过这样巨大的反差，一边是物质上的贫困，另一边却溢满了欢乐、希望和团结。作为一个西方人，我感到非常惭愧，尽管我们拥

有如此丰富的物质，但却往往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忧虑和抱怨。在我遇到的许多非洲人中，往往连基本的食品和住所都没有，却依然会平静、勇敢而幽默地面对生活。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弥补物质条件上的贫富差距，哪怕只是轻微的弥补？

还有一点同等重要，那就是，从这些重视集体而非自我表现、重视心灵圆满而非冷酷竞争的社会中，我们这些西方人应当学习些什么呢？

回到家后，我仍在试图梳理旅途中的复杂情感。我坐在钢琴前写了一首歌，这是自然而然的做法！我每次想要表达那些不可言喻的思想和感受时，都借助于琴键。这很像我用小调弹奏《扬基歌》的情形，当时我只有7岁！有一些东西萦绕在我的脑海和心头，不吐不快，音乐则是一种很好的宣泄方式。

我父亲那个看似不合逻辑的问题真的变成了预言。我的音乐人生和我的基金会工作像缠绕的基因链一样，彻底地交织在了一起，越来越密不可分。

此后不久，有人把我介绍给一个名叫阿肯的歌手。坦率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文化在某些方面相当闭塞，因为阿肯已经是颇具知名度的流行歌手了。他听说我从利比里亚的经历当中获得灵感，并创作了歌曲，

于是让我把音乐带寄给他。最后，他对歌曲进行了混音处理，并配上了自己的演唱。

我们因为共同的音乐和理念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9年，我和阿肯一起演唱了我创作的另外一首歌，并有幸在联合国大会的一次特别活动中进行表演。

于是，我在迈入50岁大关时，发现自己的生命中萦绕着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跟每个人的人生一样，我的人生既有改变也有坚持。无论是10岁时的我还是30岁时的我，他们都是同一个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关注范围已经逐渐向外扩展。在经历了更多的岁月之后，我对自己的需求思考得越来越少，因为年轻时那些困难和决定性的工作已经大致完成（绝不是全部完成）！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志向并已全情投入，我已经证明了自己需要证明的东西。我现在关注的是不断继续扩展音乐和慈善的边界，从而使我能有更多的东西馈赠他人。

老实说，我对自己打造的人生感到自豪。这种自豪中涌动着感激，我真心地承认自己很幸运。然而，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挑战，正如我在开篇提到的那样，我需要应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优势。

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感到自豪，因

为打造人生是每一个生命所享有的机会，这个机会有着深远而又神圣的意义。人生由我们打造。没有人可以替代我们做什么，也没有人有权力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我们设定自己的目标，我们定义自己的成功。我们无法选择人生的起点，但却可以选择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 尾声

## 开始行动吧

有一段名言我一直很喜欢，这段简短的话，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信念，并巧妙地浓缩了本书的中心思想：

“投身之前，难免犹豫，考虑退缩，置身事外，然而所有进取和创造性的行动都蕴含着一个基本的事实，忽略这一事实，将扼杀无数的创意与雄图壮志：一旦决定从此投身，天意随之而至，种种机缘相伴发生，以促成非由此无以成真的奇事。一连串事件肇始于此决定，有如天助，各式难以预见的事情、巧遇、物质助力等等，无人能梦想，却转眼出现。只要能力所及，甚或梦想所及，就着手实行吧！勇气之中自有天赋、力量与神能。立刻行动吧。”

我之所以喜欢这段名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强调了全情投入的重要性。

力量与神能来自哪里？它们并非来自卓越的天资、卓越的才智或任何卓越的品质。相反，这种力量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拥有，它是藏在我们每

个人内心深处的潜能，这种潜能就是坚定地投身某个志向、选择某条道路、奋发进取的能力。

而天意并不是独立于我们身外的一种力量，而是我们体内所存在的未知能量、勇气和直觉，只有当我们全情投入时，这些品质才会如花怒放。

我们都听到过这样的故事：母亲为解救被困的孩子而将汽车抬起；地震灾民举起屋顶使其亲人可以逃生。所有经历过“9.11”事件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幕场景：就在市民们极度恐慌地向外奔出时，仍有大批消防人员涌入正在燃烧的大楼中。显然，这些都是特殊情况下的非凡壮举，但我相信当中所蕴含的都是很基本也很值得参考的道理，这些道理也适用于日常生活中：

我们比想象中的强大。

我们在需要勇敢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勇敢。

我们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甚至那些自己尚未预见的困难。

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利用这些力量和勇气，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

是全情投入、勇敢和塑造自我生活的决心。

我在写这些话的时候，全球经济正处于一种



复杂、令人担忧的局势。失业率很高，很多公司面临破产，许多行业正在收缩或遭遇淘汰。老年人在担心自己的养老金和退休储备金，年轻人看到的未来似乎险阻重重。

或许当你读这本书时，经济前景已经出现曙光，但也可能依然黯淡。似乎无人可以知道。当然我也不能。甚至是我的父亲，这样一位对金融问题独具慧眼和判断的传奇人物，也坦率地承认他也处于困惑之中。这一段困境，似乎是前所未有的。

我提到这些经济困境，并不是为了制造恐慌。相反，我认为这些经济困境，代表着一个艰难却绝佳的机会。

当某些宽慰人的假设无法成立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这个世界，以及自己所拥有的选择。

如果连某些“稳定”的行业都不再如此稳定，该怎么办？如果我们不能期待今年比去年赚得更多，并且不能保证自己50岁时比30岁时更富裕怎么办？如果我们发现“铁饭碗”这种令人宽慰的想法只是一个幻觉怎么办？

2009年4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现在是追寻职业梦想的时候吗？》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名叫帕梅拉·斯利姆的职业顾问。据他观察，许多人在本业之外，都会幻想自己能够从事

某种理想职业。

在许多人看来，幻想中的职业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和声望，但有很多人的状况，却是依循着另外一种逻辑：人们并不是梦想赚到更多的钱，而是享有更多的自由；不是更大的权力，而是更小的压力；不是更高的地位，而是更富有创造性的满足感。一位IT项目经理梦想着去远足探险。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幻想着能够成为联邦快递的一名司机，他喜欢有规律、连贯性并且可以锻炼身体工作。

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看来，这些令人意外的“梦想工作”代表着对传统偏见的一种挣脱，这让我们回到了那个童年时代的问题：我们长大后想要做什么？

于是，这又引出了另一个简单问题：为什么不做我们喜欢的事情呢？

我指的不是一些无关痛痒的选择、自我放纵的选择或懒惰的选择。

我指的是那些可以反映个人价值并且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的选择。

如果你喜欢音乐、绘画或写作，为什么不去大胆尝试呢？

如果教学工作能够给你带来成就感，为什么不选择这条道路呢？

如果你喜欢远离商业和财富中心去做户外工

作，为什么不去呢？

当然，在做出这类非常规选择时，人们会考虑到一些相当强大的“为什么不”的理由：艺术行业公认的收入不稳定；教学和护理等服务行业，往往不能获得相应的金钱或地位；远离大城市的行动，需要我们具备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

除此之外，当经济不景气时，人们往往表现得更加谨慎并且会在做出选择时畏首畏尾，这似乎是人类的天性。

我认为这种谨慎是人之常情。但想一想：难道不应该反过来看才对吗？

如果连最看好的MBA职业发展道路上都遍布危险和陷阱，难道我们不应该将视野扩展得更宽一点吗？

如果某一基于金钱的“成功”定义已经过时，难道这不是一次机会，让我们为自己的成功确定一个更加人性化、涵盖面更广的定义吗？

如果物质财富的日益增长不再理所当然，我们是不是更有理由强调以个人成就和心灵安宁为衡量标准的财富呢？

这是一本个人色彩很强的书，所以请让我以个人的感想为本书作结。

正如我开篇所讲，我并不是声称自己在驾驭人生方面有何特殊专长，也不认为自己彻悟了人

生的奥秘，更无雄心要扮演心灵导师的角色。尽管我在书中冒昧地提供了一些建议，但我并不为此后悔，因为我对某些事情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如果有机会可以证明这些都是符合事实的，如果可以提供一些清晰的角度和观点，我自然是义不容辞。

然而，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读者提供建议，其最重要的意义是，它得以让我深入地思索。

“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柏拉图这样写道。在2500年后的今天，这句话依然发人深省。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这个世界也越来越纷扰。我们的周遭凌乱地充斥着手机、即时消息，以及不间断的媒体狂轰，人们越来越难以滤掉噪音，难以记起自己的重心所在。这本书让我有机会安静地坐下来，享受重回人生重心的美好时光。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什么？

最重要的，我发现了一份感激之情。

感谢我的母亲，是她在生活中教会了我宽容、信任，以及对其他人的无尽好奇。感谢我的父亲，是他为我树立了一个自律、勤奋的榜样，并身体力行地告诉我去不懈地追求自己选择的人生。感谢我的妻子，是她在前行路上与我风雨兼程。

我还发现自己尤其要感谢音乐。当然，我一

直很喜欢音乐。现在我认为它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某些音调和节奏可以给人带来慰藉和欢乐，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并传达那些不可言喻的情感，这真是太神奇了！能够成为一名作曲家和演奏家，并步入音乐的神奇世界，是我人生之大幸。

当然，在我的思维中心，并非一切发现都令人愉悦。回首年轻时的自己，我发现了许多困惑。

假如当初接受正规教育，我是否可以善加利用自身的优势呢？为什么我花了这么久才发现音乐是自己的最终志向？为什么我会在人生的岔路口受控于自己的不安情绪？为什么即使是作为一个所谓的成年人，我还会犯某些本可以避免的错误呢？

对于这些问题，我给不出确切的答案。但是，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为我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途径，没有借口，没有尴尬，没有否认这些错误所残留的内疚感。我不能消除自己所犯的错误，我无法对它们进行否认。我能够做的就是从中汲取教训，接受它们并将其看作是人生必经的旅程。

然而，错误是一回事，遗憾是另一回事。错误发生并随之结束，遗憾则挥之不去。

最近这些年，许多人喜欢说不对任何事感到

遗憾，宣称即使能够再活一次，也不想改变任何事情。坦白地说，我认为这是一种无稽之谈，或者是对浑浑噩噩人生从未有所检视。在过去的几年和几十年中，我们会积累大大小小的遗憾。想一想我们每天要面临多少选择，我们为了抓住机遇迎接过多少次挑战？遗憾只不过是人生的一种印记，它们就像我们膝盖和肘部的小小擦伤。好在一段时间后它们就不再痛了，但假装它们不存在，则是自欺欺人。

当我想到自己的遗憾时，眼前就会持续浮现出一种微妙的景象：在事后懊悔的那些时刻，就是我未能遵循在篇头所引用的歌德名言的建议。

我为自己的犹豫感到遗憾。

我为自己忽略了“立志并全情投入”的神秘力量而感到遗憾。

因为我们的立志，这个世界才有很大的动力不断前进。立志赋予我们力量，抚慰我们的伤痛。它是我们能量的源泉，也是我们的医治良方。它是遗憾、冷漠、缺乏自信的解药。立志可以摧毁紧锁的大门，可以夷平崎岖的道路。它不但能激发我们的信心，还能让我们的信心变得坚定。立志可以倍增我们的能量，发掘我们最大的潜能。

在结束之际，我想对大家说一些我已经对自己说过上千遍的话：

你的人生由你打造。请对此心存感激，用热情和果敢抓住这个机会，无论你做什么决定，都要立下志向并全力以赴，现在就开始行动！

你还在等什么？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账号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 QQ群：550338315

# 致谢

## Thanks

我要感谢我的好朋友劳伦斯·山姆斯，他是个了不起的编辑和作家，我要感谢他的宝贵付出，还要感谢理查德·派恩的指导，利迪亚·诺伊查德的提议，以及约翰·格鲁斯曼对本书的信心。

感谢那些为我打造人生提供过帮助的人：我的父母、我的外祖父母比尔和多萝西·汤普森、豪伊和苏茜·巴菲特、帕姆·巴菲特、汤姆·罗杰斯、列塔·克拉克、肯特·贝洛斯、拉尔斯·埃里克森、莱恩·亚克、弗兰基·派恩、比尔·巴菲特、埃里卡和妮可·巴菲特、我的妻子詹妮弗，以及曾经、现在或将来给我教益的每一个人。



1、小编希望和所有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成为朋友，小编：QQ和微信491256034备注书友！小编有300多万册电子书。您可以在微信上呼唤我，放心，绝对不是微商，看我以前发的朋友圈，你就能看得出来的。

2、扫面下方二维码，关注我的公众号，回复电子书，既可以看到我这里的书单，回复对应的数字，我就能发给你，小编每天都往里更新10本左右，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籍，你给我留言，我在单独的发给你。

3、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



扫描二维码，加小编微信 扫描二维码，加小编个人公众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公众号ID：d716-716

小编：行行：微信号：491256034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  
QQ群：550338315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12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2、 20世纪最优秀的100部中文小说

- 3、 10部豆瓣高评分的温情治愈系小说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 .....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就关注这个微信号。